药裹慵谈

（民国）李详 著



江苏古籍出版社



药裹慵谈

（民国）李详 著



江苏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药裹慵谈/李详著;李稚甫点校. - 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2000.1

ISBN 7 - 80643 - 273 - 6

Ⅰ.药… Ⅱ.①李…②李… Ⅲ.笔记 - 中国 - 民国 - 选集 Ⅳ.Z429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56041 号



药裹慵谈

编 著 者	(民国)李详著
责任编辑	周　骋
出版发行	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—3223462
社　　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　邮编:210009
经　　销	江苏省新华书店
照　　排	南京理工排版校对公司
印 刷 者	盐城市印刷厂　邮编:224001
开　　本	大 32
印　　张	4
字　　数	100 千字
版　　次	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7 - 80643 - 273 - 6/Z·19
定　　价	6.50 元

(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、装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出版说明

《药裹慵谈》为审言先生记述当代轶闻掌故之作，内容丰赡。初名《脞语》，后又称《拭觚》、《窳记》。年事日增，闻见益富。凡学术风会之升沉，朝野俊逸之轶事，俱可于此得之。因体弱多病，后以百药生自号，乃废前名，括称《药裹慵谈》，取"药裹关心"之意。晚年定稿为六卷，今依原次付梓。书中所述，语必有征，非出之臆造。其学术参考价值，时人拟之为薛庸庵之笔记云。

李稚甫

脞语前言

余少接长老，好问轶事。四十年来，胸中所储，森然磊砢，又如杂贿纷纭，庋藏无所，因出其良售之。既论前古，又采当世，不必如赵岐之《决录》，聊附于裴启之《语林》，亦杂家小说类也。

李　详



载《国粹学报》七十九期

目　　录

卷一(脞语)

卷二（拭觚上）

卷三(拭觚下)

卷四

卷五

卷六

卷一(脞语)

谢先生轶事

丹徒谢先生庭兰字湘谷，临川李小湖先生督学江苏所取士。避乱至江阴，受古文义法于承受寷培元，读书植节，至老不衰。幼与魁若时将军，同受业于老诸生李某，忘其名。魁父时官京口也。后数十年，魁官江宁将军；谢先生亦馆江宁，所主桐城张姓为江苏候补县丞，赁居江西会馆，先生住楼上。值马、端敏被刺，魁署江督。江宁教授赵某，先生同里也。衙参日，泄言于魁曰："大人尚有旧同学谢某在此。"魁曰："吾久忆之，意其死乱久矣。君能为我致之否?"赵曰："敬诺。"登即访先生，先生曰："吾不欲谒贵人。"赵固请，则以"无衣冠"对；赵具衣，又嫌其华美；乃以葛袍进，先生曰："得之矣。"侵晨徒步往，具一刺，署曰"丹徒附监生谢庭兰"。文巡捕睨而微笑，有老而伛者戒之曰："此老先生不可侮，须上报。"入少顷，内传呼文武巡捕跟班开中门，趋迎入，魁端立厅事门外，先生进揖之。魁操丹徒乡音曰："渴想！渴想!"问先生近状，具告之。魁曰："君太自苦，余在行间，粗立战功，姓名稍著人口，君宜闻之，若屈己相就，吾将待以故旧之礼，纵不敢以章绂浼君，其必能溉君，不至如今犹困童子师也。君太自爱，太自爱!"先生曰："吾乐居此，每年束脩六十千，尚有馀，刻所著书。"魁曰："此间有江南书局，有采访忠义局，请君择一，当为谋之。"先生曰："书局有同乡韩叔起在内，不便与争；至采访忠义局，则分鬼之血食，又不忍为。吾老无子，愿甘寂寞，感公雅意，谨臧于心可也。"魁曰："吾访李先生后，先后冒认者数辈，吾终欲得一真。"先生曰："李先生子死于乱，有寡妇及孤子居通州。"

魁曰:“吾有四百金,请君致李,买田数十亩,可以供朝夕。”先生曰:“当招李来亲领,余贫士,骤见巨金,安知我不干没邪?”因大笑。魁留饮署中,至二更许,先生告别,魁顾从者:“请谢老爷轿。”先生赧然曰:“非轿。”曰:“然则骑马来乎?请坐骑。”曰:“生平喜徒步,特走来。”曰:“速备轿。”曰:“不可。”因命从者持灯送出。次日来答拜,再属赵教授道意,请入书局,又命中军某坚请,皆辞之。魁始叹曰:“吾乃终不可屈故人邪。吾望之愈远矣。”谢先生述魁之母夫人敬师轶事:每日入厨视膳夫治馔;暑日供西瓜,红瓤瓜则承以绿磁碟,黄瓤则白磁碟,必以颜色相配云。

顾秋碧之孙

江宁顾秋碧怀三以词赋擅名。其子死于乱,孤孙更生,与母逃出,匿江滩芦苇中,展转渡江至淮安,投秋碧故交鲁通甫先生所。通甫馆其母子别室,亲授更生书,取《史记精华录》,命更生尽读之。更生由是文藻翩然,以寄籍清河入学,为余老友徐遁庵先生弟子。更生居山阳北乡,一日回家,饮锡壶酒,中铅毒感病卒,盖此酒置壶中已十馀日也。更生,《清河县志》、《淮安府志》俱有传。秋碧为无支祈后身,通甫有诗言此事。

雷副都杀钱江

雷副都以诚之杀钱江,实以江为画厘金奇策,骄蹇不逊,每被酒辄言:“若非我,焉有今日?”雷积不能平,设计杀之。时又因之部卒哄斗于泰州城门中,江白雷:“必参泰州牧某。”雷不应,江大骂不已,雷谨谢。次日治食招江,江踞高坐,复陈前事,雷俯首唯唯,预伏勇士张某屏门后,开门持刀猛斫,江首堕阶前作数转,目犹左右视。雷即以江摇惑军心入告,奉旨“雷以诚奏,讯明狂妄悖逆之已革监

生，即行正法”等语。又“军营用人，不拘一格，如有才能出众者，原不妨舍短取长，藉收指臂之效。若造作谣言，情同叛逆，岂可稍示宽容？据奏已革监生钱江，以发遣赦回之犯，辄敢妄陈图谶，摇惑人心，实属狂妄悖逆。雷以诚将该犯讯明，立即斩首枭示，自应如此办理，以肃军律而靖人心”。案：设卡抽厘，计虽出江，折稿实为孔宥函继镓代办。雷倚二人为左右手。江既不保首领，孔亦三世死于非命，亦可畏哉！宥函殉难天长；子死浙江；孙昭采从张勤果巡河舟覆溺死，刘伯山先生婿也，妻刘不食殉。

魏默深先生

默深先生官余乡日，在道光二十九年。时运河东七州县屡被水，先生至高邮保坝。运河水涨，越堤上且数寸，先生着草履立水中，募夫挑土筑子堰，以手书券向钱店贷钱，堰成，坝以无害。江督沔阳陆立夫制军，与先生有旧，先生力请陆以令箭饬工员，可保则保，毋许擅开，能成先生志者，陆也。盐城人感先生之德，举人葛振之等，撰匾联至兴化恭上，先生宴葛于署中，各赠《圣武记》一部，匾为“保障淮扬”四字，至今犹在。光绪初，某县令匿灾不报，百姓聚数百人，捣毁大堂上匾对无算。有一挑水夫指魏匾示人曰：“此魏大老爷匾，不可毁也！”水夫不识字，不知何以如此？

赵㧑叔遗事

赵㧑叔之谦与李爱伯慈铭为中表兄弟，咸丰时，避乱同赴京师，徒步重茧，展转乞食始达。既而名稍起，互相诋毁，遂不通往来。赵多谲，善出其技眩人，私造北碑以售于世，为所绐者甚众。㧑叔书有润格，如敬亲友之作，于首一字必用淡墨书之，使之有别。其续《寰宇访碑录》初成，携稿至京师，过宜都杨先生守敬，属觅刻工，杨荐

汇文堂书坊代刻。刻成印十数部，潜身出京，不付一钱，杨不知也。已而，汇文堂书坊向杨索值，杨不得已曰："我荐人不偿汝银，汝欲卖板于我，当稍减原价乃可。"某曰："愿之。"杨乃买回。复转售于京师懿文堂，携印本数十部至江南，沪上诸坊据之重刻，即是本也。

朱竹垞风怀诗

朱竹垞先生《风怀诗》，杨谦注隐约未指其人。吴槎客《拜经楼诗话》云："杨本欲显其姓氏，既而言不如其已。"桐城萧敬孚先生藏有《风怀诗注》，不下万馀言，蒯礼卿观察曾见之。萧死后，藏书荡然，此稿不知落于何处。

阮芸台太傅引接后进

芸台相国予告归里，喜接后进，于书院所取高材生，尤为留意。每次第招饮于家，菜不过数簋，命其孙陪食，公略一举箸而已。问以所长，无论经义词章，听其纵言，公徐核之；再问以家世，乃馆谷几何，书院膏火几何。公略为致思曰："每年尚不敷。"因出编书条例示之，属以每日交数则为日课。淮商时有公谷以应往来宾客，公具一纸告之，列名其中，每年或得百馀金，至少亦数十金，必使小有饶馀，得以专力向学。扬郡人才，咸成由公手，不似后人专以乡里为溺攒也。

潘四农先生

四农先生屡应解试不第。道光戊子科，首题"视其所以"三句，先生通篇不敢用人字，虑犯上也。小讲以物字代人。出闱后，以稿质江宁某公，某曰："今科君可得解元，然不敢用人字，何畏葸也？"

先生曰："诚如尊言。"

汪瑟庵先生遗事

吾乡任子田先生，主讲淮安丽正书院。汪瑟庵幼孤好学，留止院中读书，先生言于德定圃漕帅，稍给膏火，俾养其母。先生官京师，汪举丙午乡试，入都谒之。先生有女欲妻汪，言之夫人，夫人于屏后窃窥，见汪饮啖兼人，身躯雄伟，曰："奈何以吾女予武夫？"后此女嫁草堰场袁氏，贫不能自存，病殁于草荐上，亲友醵钱敛之。汪官协揆，谥文端。袁以一穷诸生，年九十馀始卒。

孔东塘桃花扇

孔东塘尚任随孙司空在丰勘里下河浚河工程，住先映碧枣园中。时谱《桃花扇》传奇未毕，更阑按拍，歌声呜呜，每一出成，辄邀映碧共赏。后入都，映碧之子楠，官总宪，以授金斗班演之，名噪都下。每王公借演此班，伶人得缠头费甚巨。值东塘生日，诸伶演此为寿，纳东塘上座。唱至佳处，东塘为点一筹；或有小误，则亲加指授，合拍乃已，自是金斗班超跃群班之上。

莫子偲先生殁于兴化

子偲先生奉曾文正公札，访文宗、文汇遗书。先生由泰州北下，至吾乡，驻东门外时思寺。先生感秋邪，晚发患，虚阳上越，额汗沾濡。赵小湖先生来诊脉，命速备参、附，先生不可。少顷，即眩晕不能言，旋卒于寺。县令甘君绍盘亲为治丧，送柩归江宁，停莫愁湖寺中。文正来吊，后其弟祥芝请假送先生柩归贵州。其后人犹住扬州，先生藏书尽出。唐写本《说文》，后归丰润端制军。所刻陶诗，先生

题为宋本，实明刻也，吾友丁君秉衡有原刻本。

李　芋　仙

李芋仙士棻官江西南丰县，为刘仲良中丞劾罢。初芋仙虽客曾文正所，使酒嫚言，文正以方外畜之，不甚重也，然时怜其才。文正官江南日，芋仙屡有干请，文正戒门者勿通。芋仙以诗四首，用禀封达，文正读之称善。次日，梅小严方伯入见，文正曰："李芋仙终是才人，务为之地，勿使失所。"芋仙得以温饱数年。文正卒后，乃流落上海，教一二女伶度曲自给。所藏书有"忠州李芋仙随身书卷"一印，余得数种。芋仙上文正诗，有云"怜才始信得公难"，文正为之动心者，此也。

李龙川先生

扬子李晴峰先生，自张先生积中黄崖山被祸后，先生遁居泰州，讲学谈艺，弟子著录者数百人。先生之学，无所不包，有来问者，大叩大鸣，人人得其意以去。每日至泰州北门外，储文懿公坊左右茶肆小集，以两桌接坐，先生居上，弟子分别两旁，气象肃穆，有东汉师弟之风。一日使弟子言志，戒勿矫饰，有某言"弟子不好色"，先生呵之曰："非人情，曾狗彘之不若耶。"先生有仆，后为庖人，精治馔。此仆乃咸丰初由江宁贼中逃出，甫十馀岁，先生收之，终身依先生。有暇则听先生讲学，渐能识字读书作文。昔知其姓名，今忘之矣。先生殁后，仆有一长联挽之，余仅记其上下末语云："徐甲发肤非己有，刘安鸡犬尚人间。"隶事工切，使文人操翰，不过如此。先生之学，世名为泰州教，人多不知其详。余友高星仲、袁淡生，皆李门弟子，每为余言之，故余能举其大略云。

许石华兄弟

海州许石华桂林、月南乔林兄弟竞爽，有名东海间，能承凌次仲之学者。石华早孤，家有积赀，其父病革时，召老仆命之曰："吾两子皆幼，汝能佐主母，延师教之成立，吾瞑目矣。"仆泣诺，后延某君为师，仆终日侍左右。值盛暑，师为二许讲某经，挥汗不已，为时甚久，仆进曰："请先生暂停讲。"某呵曰："吾为若家敬余，至不惮教之，何请止也？"仆曰："主母值先生开讲，必盛服跪庭中。先生已乃已，今不稍停，主母则中暑矣！"某后访之，果然。仆侍两许，动止必戒，如严师焉。仆有子能归养矣，迄不去。石华分数千金赀产与其子以报，闻尚有后。石华家青口，藏书甚夥，余姻丈周香坪先生入都会试，时王家营道梗，由盐城海船至青口上岸，曾主石华后人家，尚见书簏累累，叩以其中有何佳书，主人多不能举其名云。

方植之汉学商兑与夏仲子
乾隆以后诸君学术论

诸子竞起，百家争鸣，自周末以来，至于今二千馀年，迭为胜负。两汉大儒，传经皆有师法，稍有立异，摈之不齿。至东汉末逮于三国，始有取辨口舌学术之一种。王何之罪，浮于桀纣，前人已论之矣。大抵其源远者其流长，潢污之盈，转瞬易竭，盖一蹈空，一征实也。本朝之学，开于昆山顾氏、太原阎氏、元和惠氏、婺源江氏，此四大宗，犹江淮河汉之四渎。渎者独也，谓能独自赴海也。乾隆诸君，益承其绪而扩张之，其体益尊，其例益严，虽有聪颖后生，亦只入于其囿而受其范围，不容稍鼓狂喙，以为众矢之的。乃有于此稍窥藩篱，知不能求胜，因倒戈而出之，冀收鲁阳之功。其心术之黠，弥不可问，而空疏无识之士，至揭其帜，以为道在于此，亦洪水猛兽之害

也。桐城方植之诗文俱有门径，称心而言，其学亦自名家，忽为《汉学商兑》一书，毛举细故，弹射诸老，至无完肤。而其书盛传于时，翻刻者至有数本，虚舟飘瓦，贤者不咎，其与诸老固无损也。以世多有其书，不复论之。复有当涂夏炯《仲子集》，拾植之已弃之丸，转之不已，天壤间固有无独有偶者。《仲子集》第三卷，起自《读四库提要》，止《书经韵楼丛书后》，此一卷中，无非以微词肆讥。其尤缪者，在卷一《乾隆以后诸君学术论》，其言曰："乾隆以后，近百馀年来，专为一节一句，一字一文，盈千累百，剌剌不休，不特丝毫不适于用，且破坏碎裂，转为贼经。今就其著者论之：穿凿性理，故为难深；句股割圜，改宣城之面目；六书音韵，窃江氏之绪馀，是休宁戴氏之学也。据此校彼，改异为同，明知无用之辨，好为小慧之行，是抱经卢氏之学也。生今反古，以篆代真，说《尧典》不让三万言之烦，诠《禹贡》独无一二端之得，是艮庭江氏之学也。炫博矜奇，以多为富；读史不镜得失，仅详某本或作某；《养新》萃为一编，令人味之无可味，是嘉定钱氏之学也。妄诞已邀宽典，著述仍窃虚名；汉魏之音，掇拾前人所唾弃；传志诸作，不明体要而立言，是稚存洪氏之学也。考工何补匠氏，辨谷止算老农；资禀既愚，不能贯通经注；傅会不合，因而转驳郑君，是新安程氏之学也。割裂本经之句读，变易传注之原解；《广疋》一字，疏至千言；语助之词，积成巨帙，是高邮王氏一门之学也。自知浅陋，依傍他人；原注：谓依傍东原。著书亦觉其多多，鸣虫终诮其唧唧，是金坛段氏之学也。"案，夏氏之言如此，颇如马融之厚诬李固，路粹之枉奏孔融，其文独作偶语，有似乡俗盲词，余亦不复缕辨，录传于世，以俟后之平心亭决者处断焉。其或有鼓夏氏之焰，而并诋余之左袒者，则又愿与诸君子分谤也。

顾文子黄仲则结姻逸事

高邮沈既堂先生业富官太平府十馀年，幕中诸友，并为时彦。

吾邑顾文子为沈子枫墀授读，洪稚存、黄仲则皆书记也。一日顾、黄得家书，顾生一男，黄生一女。仲则谓文子曰："吾愿与君结儿女姻。"稚存在旁怂臾之。后顾、黄各别去。顾举乾隆辛丑进士，道出津门，疽发于颈，卒于逆旅。黄客死山西解州。两家久不相闻。吾邑水灾频年，顾氏虽贫，诸子皆秀出，文子长子超宗，固有声当世；次子麟瑞，亦崭然见头角，即仲则婿也。稚存自伊犁释回，语人曰："吾当为仲则了婚嫁愿，顾氏吾媒也。"驰书就徐礼华访顾家息耗。徐复书言："顾有子皆贤。超宗虽死，麟瑞足继之，特患贫耳。"洪即请徐属顾涓吉完娶，奁具皆稚存主办。黄孺人能诗，陪奁有《通鉴》及《陈检讨集》。余与顾氏为姻家，犹得见残本。麟瑞，字仲嘉，嘉庆辛酉拔贡。妻仲则先生女，字仲仙，有《仲仙诗钞》，见县府志艺文。余亲家名硕字石孙者，即黄孺人曾孙也。

刘壮肃克江阴

江都陈某，咸丰初客余家，先考主簿君资之。旋去投营，隶刘壮肃麾下，积功至游击。乱平至吾家，携亲兵二人，皆十八九壮男子，行走如飞。主簿君历问其战状，陈云："攻江阴日，贼城守严，昼夜不懈。我军肉薄仰攻，死者踵接。贼每二人保一城墙垛，独有一人保城墙垛十数，持刀如门扇，驰突往来，我军乘云梯上，贼一挥刃，头纷纷落。壮肃曰：'能击杀此一贼，则可乘此隙上矣。'并力攻之。下令曰：'有能杀此一贼，官保守备，赏二千金。'攻正酣，忽此贼中跄踣，众乘之上，遂克江阴。访之则一棚中火夫，携枪于壕外，注目拟贼。此贼但御乘城之兵，不及虑远。火夫觑定，发枪中贼而殒。克城后，屠贼一日，令封刃。"此亲兵二人，皆贼童子军也。贼日令杀人，初犹不敢；久则以杀人为快，每出阵，冲锋莫当。陈欲留一赠先君为仆，先君谢不敢收。陈后官至副将，同治戊庚间，犹与余家通书，未几即死。

沈文肃张文襄喜诵自撰联语

沈文肃于同治十三年，值日本与生番构衅，奉诏渡台。奏建延平王庙，公自撰联悬之。官江督日，与僚属宴集，饮酒数巡，即朗诵此联，以手拍案为节。江宁府孙海岑太守，屡闻公诵此，后向人道之。联云："开千古特未曾有之奇，洪荒留此山川，作顽民世界；际一生无可奈何之运，缺憾归诸天地，是破格完人。"诚佳联也。又张文襄官粤督，承张靖达之后，时张被深劾待勘，死后，文襄挽之云："继公惭武库之才，岘首哀思，片石人传羊太傅；据鞍示矍铄可用，壶头瘴疠，明珠天鉴马将军。"亦喜向人道之。二公措词极圆，"破格完人"，"明珠天鉴"，皆函有事实在内，非二公不能作也。

裕靖节死事状

道光辛丑，西人薄镇海，裕靖节公谦以钦差大臣死国难，读鲁通甫记靖节临死处分之语，叹其勇决。冯景亭宫允《显志堂集·陈君若木家传》言："裕公镇海兵溃，僚属将拥之走。君曰：时若木为幕府上客。'吾无官守，可不死。公不死，则万矢集公。终一死，死西市死此孰愈？百代瞻仰，在瞬息间，愿勿悔。'靖节以为然。则酬酒生奠伏地哭曰：'公从此千古矣！'靖节意遂决。"又《为陈若木文学跋裕靖节公督师研图》云："余往在京师，颇闻裕靖节死事，决于先生一言，而先生讳之莫能明也。余因思忠义本天性，非他人所能强。自英夷入寇以来，大小官吏禽走豕窜者，不可胜数。先生试以死事语之，其应之否？然则先生有是言邪，亦靖节素所树立，有以致之？靖节之能死，于靖节信之也。既无是言邪，以先生之侃侃正直，守道不阿，其能为是言，又于先生信之也？窃思靖节不歼贼，固志在必死，先生为之揆时势，审先后，因事所宜，有靖节之杀身成仁，先生之爱

人以德，其咸可敬也已！”案景亭此跋推勘靖节死志早决，不待陈言，而于陈传又不忍没其慷慨区画以报知己，亦史家别见互勘之法。通甫言：“吴人陈时《上诚勇公书》，论裕靖公死节事，陈故靖节客，亲见公死状甚核。”时即若木名。又云：“公既死，颇有异论。”则亲见陈、裕之事者，胥动浮言，若木讫不以自多也。

朱伯韩先生保张忠武

张忠武国樑就抚于广西巡抚劳文毅崇光，文毅为改今名，纳之门下。初文毅犹豫未决，朱伯韩先生时在籍团练，愿以全家保之，浮议始息。忠武死丹阳，常、苏瓦解。杭州既陷，伯韩先生亦徇焉。伯韩时以候补道经王公有龄调赴浙。伯韩《怡志堂诗集·黄少兰司马自江南来席间话张殿臣镇军战事诗以纪之》，有云：“我亦旷举类敬仲，乡曲百口解谤伤。笑言太白无岂敢，但冀渠作郭汾阳。”纪此事也。

西南莫郑之学

余前有《怀人诗》，内王益吾先生一首云：“投劾湘江老病身，远贻书尺媵文鳞。汝南小学传校长，毋歛惭非尹道真。”余友山阳段笏林感余言尹道真事，因忆西南莫郑之学，欲作诗表章两君。余乃赋一诗为致师之先驱，诗云：“牂牁名士起盛览，道真经纬嬗西南。浸淫莫郑辟门户，屈强巫黔如靳骖。琼枝人表方竞秀，谏果清文自回甘。只今耆旧委黄壤，皭蔚时复资游谈。”

张文襄回鄂督任谢恩表

文襄于光绪甲辰回鄂任，其谢恩表云：“伏念臣自惭衰朽，获望清光，屡陪禁近之班联，稍慰江湖之梦寐。聆禹汤之自责，感激

涕零；企周汉之中兴，忘其老至。迩者强邻构难，东土震惊，虽暂时中立之从权，恐此后外交之益棘。臣惟有勉殚驽钝，仰禀宸谟，统善邻治内以兼筹，以兴学练兵为首务。储木屑竹头之用，敢抛寸晷于江城；续笠檐蓑袂之诗，犹忆恩波于禁苑。”此表极似宋人佳作，段笏翁及殷君孟乔问余“笠檐蓑袂”所出，余答云：“似为查初白《纪恩诗》。”检之果然。文襄屡召见于南海，隶事自切。初白诗云：“笠檐蓑袂平生梦，臣本烟波一钓徒。”遂宣旨呼“烟波钓徒查翰林”。此四字又出于放翁诗。文襄此表，余于报中见之，录置日记。后回兴化，表侄杨曾纶出其日记，亦录此表，两人不觉相视而笑云。

王永清笔

包安吴《艺舟双楫》，论笔工王永清善为笔。安吴以永清笔大小五支，赠合肥弟子沈用熙，时道光乙巳岁也。余友刘泽源得其最巨者于沈之孙，以饼金八枚易之。其管径七分，豪长三寸许。泽源字访渠，沈之弟子。访渠重为两先生物，宝若球璧，其实已颖挫不中用矣。

庄子王氏注

王壬秋先生有《庄子王氏注》。或谓不得以氏称，余案《左传》首卷“杜氏”下《正义》云：“注述之人，义在谦退，不欲自言其名。刘炫云不言名而言氏者，汉承焚书之后，诸儒各载学名，不敢布于天下，但欲传之私族，自题其氏，为谦之词。”壬秋先生之意，亦犹是也。

汪浮溪为孟太后告天下手书

《浮溪文粹》十五卷，前有赐进士出身庐州府知府、前刑科都给事中周瑯识语。白绵纸印，每半页十行，行二十三字，有“古盐马氏”、“笏斋珍藏之印”两印，首诏策类弟一篇《为皇太后告天下手书》，目下刻有评语云：“悲伤痛悼，真足感动人心，此书盛为当时所称，比之陆宣公兴元一诏。今特录之，俾读者感激。”书云：“比以敌国兴师，都城失守。祲缠宫阙，既二帝之蒙尘；诬及宗祊，谓三灵之改卜。众恐中原之无统，姑令旧弼以临朝；虽义形于色，而以死为辞。然事迫于危，而非权莫济。内以拯黔首将亡之命，外以纾邻国见逼之威。遂成九庙之安，坐免一城之酷。乃以衰癃之质，进于闲废之中，迎置宫闱，进加位号。举钦圣已还之典，成靖康欲复之心。永言历数之屯，坐视邦家之覆。抚躬独在，流涕何从？缅惟艺祖之开基，实自高穹之眷命。历年二百，人不知兵，传序九君，世无失德。虽举族有北辕之衅，而敷天同左袒之心。乃眷贤王，越居近服。已徇群情之请，俾膺神器之归。繇康邸之旧藩，嗣宋朝之大统。汉家之厄十世，宜光武之中兴；献公之子九人，惟重耳之尚在。兹为天意，夫岂人谋？尚期中外之协心，同定安危之至计。庶臻小憩，同底丕平，用敷告于多方，其深明于吾意。”

鹿文端生日谢客

鹿文端傳霖官陕抚日，余同邑姻丈顾耳山先生騄以丁忧知县，馆其署中。文端于生日前，召中军某语之曰：“君知我某日生日乎？”答曰：“唯唯。”曰：“烦君传语僚属，至期不得来署拜贺，一切寿礼，不准送入。”中军勉诺而出。文端于是日素服致祭先人，署中宾友，概不接见。至数日后，始治数簋宴幕友。后其亲戚向人道之，谓文

端之父壮节公，即于是日殉难，故鹿氏讳之，文端尤为终身不忘云。

海州王家佐泰山堕泪图

咸丰辛酉捻众东掠海州，王君家佐字翼臣，年尚少，被掳。展转至山东泰安府，与同辈十八人逸出，叩城求庇，逻者以为奇货，缚献诸官。时泰安训导为济阳艾君绍洵，独怜王似书生，请于县令释之，其馀十七人皆斩矣。艾为王栉沐，爱护备至，遣仆送回里。王父母惊喜，以为再生。王旋补附学生。同治癸酉艾君六十生日，王往祝寿，留一月馀，恸哭别去。艾勉以学，期再见。光绪乙卯艾君卒，王设位而哭，心丧三年。绘《泰山堕泪图》记此事。广征诗文，以纾报艾之痛。王君自记言："游九原者流连随会，过大梁者伫想夷门。案：此傅季友《为宋公修张良庙教》语。缅怀古谊，尚且无端感泣，而况夺生命于土伯，追游魂于墟墓，戴邱山之恩，而未竭涓埃之报者乎？"又云："进不能荣取禄养，如张苍之于王陵；退不能庐墓独居，如端木之于仲尼。谨为图记之，将以叩天阍，排日观，神游目想，追随于苍崖碧巘中也。"武引贺刑部涛此图书后，述艾君之侄观亭言："捻众将及泰安，时城无备。其守令素不悦于民，乡民不集，人情大恐。吾伯父说守令谢过于民，而躬亲谕之，晓以利害。民大悦，誓以死守，贼不敢逼。守令皆以功迁，而吾伯父独不得与。"据此，艾君不唯能拯人于危，且能保全一城，其功大矣。王君感恩知报，其亦古人与！

钱竹汀先生称李南涧

竹汀先生，乾隆己卯山东试，得益都李南涧文藻。南涧官桂林同知卒。刊有《贷园丛书》，其中《九经古义》、《古韵标准》，惠江两君，皆素未相识，访其遗书刊之者也。竹汀尝戏论南涧有三反："长身多髯，赳赳如千夫长，而胸有万卷书，一也。生长于北海，官于南

海，二也。湛思著书，欲以文学显，而世称其政事，三也。”又云：“使其得志，必能使古之文士有以永其传，今之文士不致失其所。”古之文士，指南涧所刻书。今之文士，则指罗台山辈也。竹汀之痛南涧，岂止师弟已耶！南涧同时山东人有名者，曲阜孔广森、桂馥，历城周永年。

计甫草论处士

甫草《改亭集·吴野人诗序》：“今天下何处士之多也？以余所见，今富贵利达之家，多世俗之称处士者焉。彼富贵利达者，视其家，玩好珍异之物无不具，独不能具古今载籍之语，乃挟其势利，思笼罩钩致一二贫贱失志、稍知诗与文、又自骄语为高士者，以充其家玩好之一物。而彼骄语高士者，汲汲然欲以其诗与文求知于人，遂俯首甘心，永为富贵利达者之玩好而不辞。”案：甫草此论，隐有所指，盖清初人沿明季山人旧习，要津阔扁，希旨承颜，不免供人玩好，如甫草所云者，亦处士之羞也。龚定庵记金德辉事，中有“摹富家坐客敝衣冠”云云一段，极有致，皆不免为玩好之一种。士而不安于贫贱也，其亦慎所投哉！

潘孺初先生

余识宜都杨星吾先生，问潘孺初先生遗事。杨曰：“潘先生名存，琼州文昌人，以咸丰辛亥举人官户部，湛冥不与俗接。得其一艺者，皆足名家。余与邓铁香承修、关季卿棠，为其入室弟子。先生读书，能看透数层。每日作书，随手涂抹，弃之纸篓，余幸拾得数纸。柯逊庵处，有所临《九成宫》，直逼真迹。先生热肠冷面。有好事从游，教导如恐不及，且周其乏。与贵人达官遇，则避之若浼。阎文介掌户部，屡往拜不见。铁香疏稿，半出先生改定。先生写小楷，亦悬腕

以三指撮笔端。先生年五十馀无子，同人为置一妾，生一子。晚归文昌，主讲乡中书院。没后，其弟择书院隙地祠之。先生年七十五六卒，余屡欲为先生墓志，以文不工，未敢辄为。间以先生事语陈伯严，请其缀次为传，伯严亦谢不敢。"详曰："先生老矣。若不为文传潘君，恐无以见故人。"先生曰："然。"详又曰："曷不效马永卿撰《元城语录》，记潘先生绪论轶事？"先生曰："即当为之。"先生又谓详曰："潘先生粤人，吴人罕知之。君问之独审，信为佳士。我顽固党，君亦顽固党耶？"因相与大笑。杨先生与余问答甚多，将具录之，今特举其一云。

严　鹿　谿

扬子严鹿谿玉森为许海秋先生弟子，官部曹日，从潘文勤游。王廉生忌之，撰出本借诋谿，因请假游陕。屡主书院讲席，晚年丧明，后卒于陕，葬同州。鹿谿父官陕，亦葬于此。鹿谿为人清介有守。余姻丈顾耳山先生官白河县，交卸至省，闻鹿谿甚贫，居逆旅中，往拜，赠以三十金；次日鹿谿答拜，赠顾书一捆，云答赠金，否则不受，顾无以难也。余亲家石孙至同州，往见君，犹力疾导之游隋清娱墓，且为言故事。严卒后，石孙甚念之。先后客葬于陕有名者，前有谢麟伯，后即鹿谿也。

朝天宫顾亭林祠

江宁朝天宫顾亭林祠，在飞霞阁之南。余偕友人谒之，先于亭林先生神主前三揖。东一龛祔祀有顾与治、程绵庄、严冬友，又有刘伯山、戴子高、唐端甫、刘恭甫，则飞霞阁内校书者，又有毛生甫、黄汝成、张石洲，毛、黄为撰《日知录集释》者，石州撰"顾谱"，故得祀之。但《日知录集释》为李申耆先生及毛生甫、吴山子三人为之，刻

赀出黄氏，独尸其名，生甫从祀，而李、吴阙如，考古者所当知也。

江慎修先生后人

余有友人为婺源教官，告余江慎修先生居处名江湾，地极秀异，今其后业豆腐店；余告吾郡焦里堂先生后人，亦卖饼为生。友人笑云："此公羊卖饼家也。"不觉叹息。

王箓友教童子法

王箓友先生《教童子法》，寥寥数番，其中有云："功名、学问、德行，本三事也。今人以功名为学问，几几并以为德行。教童子者当别出手眼，应对进退，事事教之；孝弟忠信，时时教之。讲书时，常为之提倡正史中此等事，使之确证，且兼资博洽矣。学问既深，坐待功名，进固可战，退有可守。不可痴想功名，时文排律之外一切不学。设命中无功名，则所学者无可以自娱，无可以教子，不能使乡里称善人，士友称学，当此时而回想数十年之功，何学不就，何德不成，今虽悔恨而无及矣。不已晚乎？"案，世之悔恨失学者甚少，时文排律，既不逢时，不免怨天尤人，潦倒以终。父兄既不肯以此法教童子，童子又不安于命，此所以老而无成者多也。

亭林先生与友人论学书

《亭林文集》卷三，有《与友人论学书》，此与张稷若先生书也。附见《蒿庵文集》卷一内。亭林之言曰："圣人之道如之何？曰博学于文，曰行己有耻。"稷若先生答书云："论学书，粹然儒者之言，特拈博学行己以为学鹄，确当不易，真足砭好高无实之病。行己有耻一语，更觉切至。至学之真伪，只以行己为断，行己果有耻也，博学

固以考辨得失，即博学亦未免玩物丧志之失。"案，番禺陈兰甫先生爱此二语，特篆为联以赠同学，余往乞罗君叔韫书，亦篆此联见赠。通人翰墨，偶尔寄兴，其亦不苟如此。亭林之言，固立后世儒者之防，蒿庵引申之语，尤思之有味也。

何子贞先生不满包安吴

子贞先生书名继包安吴，遂极意倾之以为己地。子贞晚游扬州，时定远方子箴为运使。方书宗平原，与贞老意合。何有议论，方辄左右之。安吴高弟吴让之老矣，栖于佛寺，求书者踵接，吴赖以赡家。贞老闻之极不平，谓方曰："吴某其师尚不懂笔法。况吴邪?"方抚掌称善。渐传于诸鹾贾之耳，吴之声价顿减。恶其人者，憎其绪馀，殆何之谓矣。何《跋张黑女志》云："包慎翁习北碑，先于我二十年，书名甚重于江南，从学者相矜以包派。余以横平竖直四字绳之，知其于北碑未为得髓也。"又云："《英义夫人墓志》及《仙女祠祝版文》，慎翁果曾见邪？近年北碑出著录，未闻此两种也。"

卷二(拭觚上)

王潄岩南洋劝业会杂咏

王潄岩葆桢为子常先生族弟，工书能诗。南洋劝业会开，潄岩幞被来游。操弱翰，赍油素，周览各馆。详其位置物产瑰奇名迹，注之于椠。凡历数旬，眩精洞观，体为之敝。每事纪以七言绝句，条疏其下，综括无遗。先已印行，赠余一册。余以张伯松语告之曰：“此悬诸日月不刊之作也。”潄岩复有改定，乞余题词。余记以小文云：“南洋劝业会，权舆江宁，经始不日，广场奥区，列队杂肆。铺陈侈于吴都，奇崛轶于王会。解署棋布，穷般尔之伎态；蛊媚玉映，竞士女之昌丰。诚千载之胜集，大吴之巨丽也。虽其弹指即见，转瞬易墟，辽东城郭，人民遽非，新丰枌榆，鸡犬岂识？不有纪载，曷推嬗迁？潄岩王君，子长爱奇，文考观艺，厕身其间，积日累月，摘铅注椠，画地成图，比缀联吟，略逾百首。意主纪事，兼工修词，子注自疏，一览即得。昔道元注经，善状名物，炫之伽蓝，旁及傀伟。传于后世，潄岩此咏，并堪不朽，毋谓比迹古人，辄椣黑而谢也。”余撰此文，在辛亥五月，逆知有八月事者。由今思之，作“梦华”“梦粱”之馀观可也。

王子常屈逸珊夫人

黄岩王子常咏霓，丁卯副榜贡生，以对策用本朝著述人名被黜，副考南皮张香涛太史力争不得。后以庚午举人、庚辰进士，由部曹随许筼星使游于欧西。未满差归国，改官安徽知府，补授太平府知府。辛亥六月后，甫摄郡符，旋值世变，脱屣归矣。先生年七十馀，

余在皖，颇与往还。配屈逸珊夫人，能诗。一门酬唱，当世争羡。先生赠余《雅希集》及夫人诗，计高尺许，罹于皖劫。南北相望，自谓此生与先生恐不能再见也。先生篆峿台铭字篆联见赠云：“其人好古有奇作，从君望道乐无涯。”余谦不敢当，然亦可见先生于余倾倒甚至。余自先妻赵孺人逝后，广征名辈诗文表章之。以孺人事述奉夫人，乞为题诗。副以小启云：“伏维夫人，高阳苗裔，灵均远孙。阆风緤马，佩解高邱；邃闺扬娥，衽敷灵琐。诗传十索，夫人有《十索诗》。玉台然脂之遗；美求九洲，彤管归荑之俪。同心并结，比翼联吟。艳若神仙，遥通河汉。比之墨琴之侣惕甫，照圆之配兰皋。远溯乾嘉，更传韵事。详自吟蒙楚，永忆稠桑。复堑埋云，曙星替月。政苦食淡，誓欲报以平生；握兰折麻，愿广征夫篇什。纾哀九逝，贲宠三泉。企注瑶华，饰为冠冕，林下清风，勿嫌唐突。”夫人题诗云：

廿载持家耐甘辛，萧然长伴仲卿贫。牛衣自写凄凉绪，读到情深语最真。

白华手洁奉羹汤，曲意承欢侍北堂。明日还愁缺甘旨，开箱私典嫁衣裳。

霜露晨兴夜睡迟，人前讳病强支持。可堪添叠栖雏日，未及栽松调鹤时。

上计秦嘉悔远游，虚帷凉月一痕秋。灵修傥解长开眼，定慰深思未答愁。

四诗皆絜事述之要，俨然诗人之旨，余读之不禁陨涕。夫人年约五十，余曾见其照像，丰容静逸，绰然有大家之风范。余誉为林下清风，不虚也。

跋吴野人诗

吴野人嘉纪，泰州东淘人。生于丧乱，穷老以没。为诗直抒胸臆，不假雕饰，乱头粗服皆佳，直可闯入少陵之室。遗民诗能规模大

家者，嘉纪与高淳邢昉，屹为二宗，他非所预也。野人友汪舟次楫，言之周栎园先生，大加称赏。盖明季乘华亭虞山之派，体近酴縟。野人诗出，如孤云荫暍，清风疏襟，宜知之者瀸然心服也。渔洋官扬州五年，一时如杜茶村、孙豹人、邵潜夫、费此度，皆被赏遇。野人不为之下，其诗派亦与渔洋异辙。渔洋云："一个冰冷的野人，被人吹得稀热的。"未尝不深忌之。卒之，渔洋、野人，各张一帜，毋庸是丹而非素也。杜茶村貌为学杜，而不免有犷气，今所传《变雅堂集》与《陋轩诗》并观之，读者自可识真矣。

钱东生文献征存录

东生先生讳林，仁和人。诗学王渔洋，其集收入《粤雅堂丛书》。先生初亦阮文达诂经精舍弟子。通籍以后，沈冥不与世竞。所著《文献征存录》，以王渔洋、袁子才、江郑堂三家之书为本。旁征曲引，以人存诗，或以诗文存人，为谭艺者必不可少之书。惜只有南通州王氏刊本，版本漫漶。海上书贾，但重李次青《先正事略》，不知印此，是贵近而贱远也。此书函有子史集三部之长，虽有遗漏，然大略可睹。余尝题诗云："清斋绝俗太常妻，秉烛修书目电低。三部体裁丁丙乙，惜无写副负天扉。"盖甚爱其书也。"天扉"，见韩公《送区宏南归》诗。

潘云阁河帅

潘云阁河帅锡恩，为江督李文恭公星沅劾罢。相传云阁奏补南河诸厅，皆择年少俊美者。红巾之乱，云阁家乡荡然。孑身至盐城西乡之丁马港，访旧门生毕道远，借资入都。毕适至邻乡收租，云阁踵门呼毕，门者出，曰："毕道远在家否？"门者以衣冠甚伟，不敢轻之，延入厅事，请村人凌君举贤陪谈，急促毕归。毕于屏风窃窥，大惊，

即肃衣冠拜谒。云阁掖之曰:“世乱毋行此礼。”留宴数日,谓毕:“吾从君贷百金赴都,就诸儿曹,以毕馀年。”毕亲送至王家营,视其上车而去。后潘卒于京师。凌君告余,潘须髯如银,议论澜翻不绝。毕湖北人,官阜宁知县,以詈误投陈总兵庆云营效力。陈鏖战困极,毕导以服食雅片,陈日久为瘾所累。毕假归,陈遣材官逮毕,将加楚辱,毕惧,吞金死。

王菽原方伯

王菽原方伯藻,南通州人,分校礼闱,得俞理初为门生,时誉归之。红巾乱起,奉旨在籍团练。江北团练奉旨者,扬州晏彤甫副宪、淮安丁俭卿中翰及藻也。晏从循故事,丁专揽大权,勒捐富户。王恃何根云制军为门生,以故恣自逞,丁雅善经学,所交通人遍海内,且有保障淮安之功,毁誉参半。惟王所部,练勇暴等群盗,搜牢虏掠,以其上者献王。江南逃难渡江者,率诬以匪,杀之没其赀,妻其妇女。根云被逮后,凶焰稍戢,然怨者衔之入骨。晚年中风不语,群妾宣淫于前,或批其颊为乐,报极惨酷。丁为陈某控列罪状,奉旨逮捕,拘于邵伯雷副都以諴营。经祁春浦相国面奏文宗,贷其一死。后得优游林下,著书自娱。晏晚为扬州书院院长,皆享大年以终。

王 文 敏

福山王文敏公懿荣,前清光绪庚辰进士。王素负博雅名,居京师久,士子公车入都,咸得以一识面为荣。王答拜刺用三种:平平工制墓文者,用楷书;稍知古今学,不名一体者,用隶书;姹精汉学,旁通金石,用小篆。此歙县汪仲伊先生为余言。汪与王为同年。余问曰:“王与先生何如?”答曰:“用隶书,尚是看同年面子。”因大笑。庚子之变,文敏竟以身殉。流传翰墨,声价愈重。礼臣议谥,得谥“文

敏”，雅称其为人。虞山钱氏偁，宏光补谥，董玄宰以风流人物，继迹承旨，得谥文敏。是时恤典杂乱无章，独仅玄宰之谥，庶无虚美。余谓清德宗末年，谥典颇亦杂乱无章，惟文敏之谥，而无虚美。华亭张照、武进钱维城皆视福山为逊云。

许仙屏河帅遗事

许仙屏河帅官宁藩日，一切循承故事。委任处分，先行后咨。制府垂拱，仰成而已。恃制府曾忠襄为吉安旧府主，且世叔也。忠襄初亦忍之，谗人交构其间，猜嫌日生。忠襄将于年终考语，少示贬抑，循例转京卿去矣。许微知之，旁皇无计。六合知县姚允平，忘其名。素号智囊，许心腹也。召与计议，姚请建文正书院，可以解结。许曰：“无资奈何？”姚云：“官有养耕牛费，可以借用。”许从之。落成之日，请忠襄主祭。许陪祭，伏地恸哭不起。忠襄心动，捐除前事。荐章上，许升擢河东总督。姚以此权大县，获资数万。余识许幕府旧友，告余如此。

刘葆真遗事

葆真名毓麟，壬辰会试，改名可毅。冠南宫，里巷炫卖题名小录，误刊为“可殺”。果于庚子拳勇焰炽时，乘车往通州，半途为贼所害，并夷其尸。其从弟树屏字葆良者，使人持相片遍觅不得。盖葆真在大学堂昌言拳匪祸将败国，彼党仇葆真甚，因肆毒刃焉。余于癸巳夏晤葆真于清江浦，略同饮燕，赠余乡会试朱卷一册。别后，葆真往河南，谒许仙屏河帅，此后遂未见也。戊申己酉间，与葆良相识，以葆贞事实册属余题诗。余作七律一首，其稿失去，记用晋闾邱冲事，与葆真事相仿佛。今检《世说·品藻篇》刘注引《兖州记》，以示知葆真者抒痛也。记云：“闾邱冲字宾卿，高平人。博学有文义。

闻义不惑，当世莅事，务于平允。操持文案，必引经诰，饰以文采，未尝有滞。清名令望，为光禄勋。京邑未溃，乘车出，为贼所害，时人皆痛惜之。”京邑谓西洛京。

蒋叔起遗事

江都蒋叔起超伯，道光乙巳会元。官广东潮州府时，引疾归。诗学苏长公，律体饾饤酷摹樊榭而失其真。叔起幼慧，与兄继伯齐名。家世甚微，县试龃龉。诸城李方赤先生璋煜，廉其状，奖而掖之，群小屏迹。方赤引至衙署，教以作文之法。叔起每晨必到教场吃茶，方赤阻之。叔起避至下街，方赤乘舆出北门，至茶寮命从者呼蒋出，责其无状。叔起自搏悔过，由是闭门读书，擢高弟。叔起罢官后，但与方子箴运使日以斗韵为事，诗益不工。没后无子，扬州士大夫无肯吊者，足为休官归田不礼乡党之戒。其官京师，尚知风雅为事，诗文自有源流。后之扬，人不如叔起者层累而下，几不可方物。以今视叔起，则又若天际真人矣。

与金蘅意论悲溗阳诗

余著《拭觚》，仿晋裴启之《语林》，兼论同时人物。泰论金蘅意名钺，余石交也，阅报见余《悲溗阳》诗，谓如睹异宝。在渠视之，即宝华庵中物也。移书来质所疑，余答书云：“详《悲溗阳》一诗，自诡为异日诗史，此公泛骛风雅，胸无所主，潦尽潭清，本质自现。详以王涯、贾师宪相况，特以其巧攫豪夺，同归一劫。断章取义，古人本有此例，非竟以师比渠也。‘指挥狎客承下风’，‘出山富贵甘为奴’，固自有人，足下可揣摩得之，亦非专指某君。盖我辈议论，不可稍示假借，一有低昂，即为后世丛诟之端。昔杜老《悲陈陶》，不肯为房公掩过。韩公《永贞行》，至诋刘柳为私党，王厚斋推为公论。详援杜、

韩两公自解，足下幸无见责为幸。又承问庐陵、鄱阳及卞、宋两中丞事，庐陵谓欧公《集古录》，鄱阳指洪氏《隶释》，皆金石著录家；兼用东坡'他年刘郎忆贺监，还道同时须伏膺'诗意。朱竹垞《论画和宋中丞》第十二首：'妙鉴谁能别苗发，一时难得两中丞。'自注谓：'宋公暨闽抚卞公也。'案卞名永誉，著《书画汇考》六十卷。夫以牧仲令之比溧阳，是谓举其所长。至'泰山鸿毛'以下，哀音促节，自谓不减梅村《鸳湖曲》。足下虞入，故贡其狂言，恃惠子之知我耳。"余此诗出，颇有病余昔籍溧阳馀荫，议论甚苦，似不为溧阳地者。故于复金君书，发其旨云。

记张子虞观察语

张子虞观察管理苏州学堂时，余曾见之。后为江苏通志局总办，间偶谈云："鹿文端官陕抚，赏识两人，一柯逊庵，一樊云门也。余官湖南学政，巡抚张煦蓄怒于余。初见，问：'与张南皮有旧否？'答曰：'是丁卯座师。'又问：'贵乡王石夔相识否？'答云：'不仅相识，兼有连。'自是来往公事，日形龃龉。诸生不率者，理应学政主政与巡抚会衔，张必挠之。张去后，继任吴清卿，旧好也，相待亦异。故事，学政出棚，夫役多至四百人，余核减至二百人。州县有诬揭诸生，余斥不允；州县衔之，禀余多用夫役，不堪供给。吴以函告余，有云，'若能于仆从经行之处，不过需索，则州县受福矣。'余大怒，到省封学政关防，诣吴请具折揭参，听候查办。吴称荒唐再四，复经同人劝阻乃已。由此观之，柯、樊之得鹿者，幸也。"

徐季和刻张文襄

张文襄以"中庸之为德也"一节文擢解。至庚申会试题"大学之道"四字，徐季和致祥，直钞张文冠南宫，但改"中庸"为"大学"耳。

文襄是科被黜。徐通籍后，与张文襄如尹邢之避。一日，卒遇诸涂，季和以袖翳面，而文襄遽前挨其腕戏之。京师喧传其事，徐由是衔张。后张官鄂督，季和劾张，至举其寿李文忠文中“舞袖回旋”，为丧心病狂之语，阴示报复。相传徐疏稿出会稽李爱伯手，李与张亦情好不终者。徐折上，奉旨交李瀚章、刘坤一查复。李勤恪复折有“世每有文字渊源，昧心反噬”云云，亦不直徐以前事相及也。徐长躯耸立，状如北人，简放浙江学政，过清江浦时，余曾见之。此事人多不得其详。余之录此，以为文学中之雅闻，非轻诋也。

白练裙剧本

《白练裙》杂剧，休宁吴非熊、新城郑应尼合撰，以嘲马湘兰者。吴名兆，喜为传奇词曲，一时游冶少年，推渠为帅。此剧既出，青楼人皆指目，有樊川薄幸之名。《板桥杂记》言：“郑应尼公车下第，游金陵。时南曲中马湘兰负盛名，与王伯穀为文字饮，遇应尼不以礼。应尼作《白练裙》杂剧，极其谐谑，召湘兰观之，微笑而已。应尼轻薄儿，思欲染指禁脔，宜不值湘兰一哂。”王渔洋《秦淮杂诗》：“新月高高夜漏分，枣花帘子水沈熏。石桥巷口诸年少，解唱当年《白练裙》。”即记此事。此剧传本甚少，缪艺风先生云：“钱塘罗矩字千秋者，曾在江西睹此曲本，后未再见。”应尼名豹先，江西南城人，与钱牧斋为同年，万历庚戌进士。不审彼中藏书家尚有此书否？又案，应尼书出，李九我署南礼部，追书肆刻本，毁其版。则在明时，此书亦罕见。语见沈景倩《顾曲杂言》。

谢子受先生

子受先生名元福，广西临桂人，同治辛未翰林。光绪己丑，补授淮扬海道，观风两府一州。余以《拟阮籍咏怀》、杜老《咏怀古迹》及

《竹枝词》受知。辛卯往谒先生，留为书记。时诸幕宾，皆衣服丽都，余笼东朴野，蒙加礼异。性好购书，有书贾至，必委余决择。藏书四百箧，属余司其钥，分别部居，始有条理。先生好谈医。一日，衙参漕帅松椿，松病甫愈，先生劝服琼玉膏。松问出何书？以《洪氏集验方》对。先生回署，即遣钤下取书。先生甫卸外褂，惶急不知书隶何部。亟召余往，告以在《士礼居丛书》内，先生大喜，付钤下复漕帅，谓解其窘也。先生官淮海久，性懦忍，小人夤缘为奸，先生不免假借之，为其受过。刚毅奉使下江南，劾先生滥刑，罢去。后再起，复以请开海州矿，为张文襄劾罢，恐于其中影射洋股也，时先生已老贫，不能回籍，仍居清江浦，抑郁以终。余寄一诗挽之云："淮水东流感逝波，北游日复叹蹉跎。异乡客死唯蝇吊，穷巷门深有雀罗。白首敬通赍恨没，素交到溉负恩多。升堂虽晚居宾右，昔日西园忍重过。"丹徒陈君祺寿，赏余此诗，谓有古人不忘府主之谊。所谓到溉者，由先生卵而翼之，历典大州，拥资十馀万，捐升道员，先生存日，既无凉秋及时之酬，又无西华葛帔之恤，易姓以后，嗒然若丧。思所以负先生者，应视余诗为刘峻《广绝交论》矣。

周左麾

周左麾，上元人，由癸巳举人官河南南阳府知府。履任才三月，为陈小石中丞劾罢，非其罪也。余与左麾定交于淮扬海道署，升堂拜母，亲若昆弟。左麾罢归，庋书满楼六楹，其下会宾客。所居在燕脂巷，自署门联云："呼龙耕烟种瑶草，驻马衔杯问谪居。"以寄其无聊不平之意。左麾举戊子科优贡生，同年中朴学如江建霞、陈惕庵、谢锺英皆早世，左麾亦被严劾，于戊申十二月病没。藏书俱归洪幼琴，虽无宋元本，皆佳椠也。左麾好书，由余一言导之。自是每有所得，远隔千里，亦函书相告。左麾有《孤鹜赋》，后求之不获。左麾所奉府主为谢子受观察、刘景韩中丞、张香涛制军。左麾于壬寅随南

皮来宁，余赠诗有："累欷请为陈前事，压雪严更剔灯穗。检书才罢歌吴诗，邱嫂闻声撼不睡。"又云："栖鸦流水孽子妹，可怜亦署霜砧婺。"盖左麾在清江浦，与余深夜倾谈，检书互举其概。诵梅村《永和宫词》抑扬宛转，闻之凄咽，其孺人隔房微咳，促其就寝，左麾阳若不闻。又左麾妹，端慧善读书，能背诵蒋苕生九种曲，早寡，依兄为命，故以纪映淮为比。《易》"归妹以须"，正义谓妹为须，余本之。左麾在清江眷一妓，集义山句赠之云："相携花下非秦赘，新得佳人字莫愁。"此亦左麾韵事也。

王西溪诗

盐城自得县以来，以诗人名者，宋邠臣曹、孙箨庵一致、刘水心沁区。宋规放杜陵，好撑高调，语有犷气；孙章句谐畅，一览即尽；刘五律步趋文房，苦无变化，皆未餍余之望。今年家居，为王氏修宗谱，获见其远祖信字西溪者，诗集附谱后。其人官进贤县主簿，以忤长官自劾归。旧与唐襄文顺之稔。襄文视师盐城，枉过其庐，亲为其集制序，而襄文集未载，盖襄文次年即病没通州，遗稿逸去故也。西溪诗有佳句，如《塞下曲下荆川》云："阳羡龙韬二十霜，一朝专阃视边防。营中不用征飞将，厮养犹能搏虎狼。"五言如："林鸟知昏晓，山云辨雨晴。""看镜伤时遇，抽簪与世违。""山泉鸣晓月，辽雁度寒云。"皆自然清绮，不烦雕琢。其《挽荆川》诗自注，言"荆川临终，青天有霹雳之声"。又言"荆川练兵，每兵养猴犬各一"，此事为纪载所无。余录西溪诗，见宋、孙、刘三家之前已有此人，交游未广，无推挽之者，著于余书，所以扬幽光也。

丙戌戊子文字之交

光绪丙戌之交，王逸梧先生为学使，按临泰州，兴、东、泰三邑

人士，同以文字受知先生。若泰州袁淡生衔、李极轩星南、卢希吕求古、东台汪作舟济、夏虎臣寅官，余与同县顾石孙硕，并定衿契。时淡生为魁，雌黄月旦，出其一言，其意气，公然笼罩人也。淡生如深山大泽，字育万有；极轩如璞玉浑金，精气内函；羲侣如魏晋年少，风神谐畅；作舟如熊罴呈欲，姿态横生；虎臣如鹤立鸡群，轩轩霞举；石孙如长河直泻，千里一曲；余则如市鲑村酿，差可献酬。戊子秋试，淡生、作舟、虎臣同举。虎臣以庚寅入翰林。淡生屡试礼部不第，廖仲山枢府荐以应召，选授浙江景宁县知县，旋卒于官。希（羲）侣由优贡官甘肃，不相见者二十馀年。极轩充丁酉选拔贡生，病瘵以没。作舟罹疫，相继下世。石孙官河南，甫摄一县，鼎新以后，仓卒东归。虎臣致官知府，寖得志矣，降同白望。余幸逃皖劫，多病呻吟。逸梧先生，年逾七十，闻亦窜迹平江山中，绝景吞响。师友之间，沦替如此，可为太息。悲夫！涸鳞呴濡，本自相依；孽鸟回翔，讵无旧念？人间何世，天道宁论！秋灯书此，不禁泪之渍纸也。

黄仲弢学士

仲弢学士，余入学受知师漱兰先生子也。先生没后，余有诔，由京师友人属叔颂编修转致其兄，因是仲弢颇知余。仲弢客鄂，余寄一诗云："汉殿传闻近太清，侍臣晓露挹金茎。丐祠官观叨恩泽，浪迹江湖识姓名。灵琐欲留淹日莫，疏林遥折剧含情。东曹西掖应回首，好听君王问长卿。"仲弢得书，叹味不置，复书凡数百言，藏余箧中，为鼠啮尽。昔为仲弢编《蔘绥阁集》，不及补入，至以为憾。壬寅，仲弢随张文襄来江宁，欲招余至两湖学堂，余以已受蒯礼卿聘辞之。仲弢官湖北提学，张文襄筹办存古学堂，招缪艺风及蒯礼卿至鄂，共定存古章程。文襄时来学署谈论，宴客亦假于此。仲弢久病甫愈，酬应疲苶，竟以是死，可哀也。仲弢遗集，经余审定，此事自有本末，见余笔记中。名"蔘绥阁"者，杨雄《方言》："荆扬之间，凡言广

大者，谓之恒慨；东瓯之间，谓之篸绥。”仲弢集名以此。温州故东瓯地也。

施均父爱士

施均父补华，湖州人。同治庚午举人，古文最佳。从左文襄西陲，保至道员，复以文襄劾罢。后经张勤果奏请开复，以道员留山东，未几卒。咸丰七八年间，均父馆湖州钮氏。余昔所识盐城江君濯锦，流冗贫食，展转至湖州，寻亲未遇，憩于佛寺回廊下，时已岁莫。江携有书箧，不过时文短书而已。施挈钮氏二学子来游，见江，怜其状。问：“能作诗文律赋否？”答曰：“粗能之。”施命以“漂母饭信”及“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”一节文赋题，属翌日呈。江如之言。施改窜大半，命重誊。优加奖语，持示诸世族中，岁除诸家以糕果压岁钱就寺飧江，相属于路。施语赵忠节公景贤，请留江就湖州试。忠节曰：“渠江北人，自应回江北考试。”因此未果。忠节时已办团练，江能道忠节遗状。江后归北，施醵金赠之，并附一诗。有云：“妻不杜陵仍瘦面，子非王霸亦蓬头。”又云：“怕说尚书诗句好，绿杨城郭是扬州。”余闻于江，年甫十四五，未能尽记也。江后为廪膳生，伧楚鄙僿，不知何以获施一盼。盖施爱才激于天性，如雨露之不择垯堉。今求如施者，鲜矣。施卒官后，余偶见江，语之曰：“子昔为施君存恤者，顷施已下世。”江不为动，乃叹知己忘恩。此事亦须就古人求之，风俗之衰，已非一日也。

庚戌九月大观亭之集

余庚戌客皖，方伦叔先生约九日登大观亭，同游者朱先生孔彰也。姚叔节期而未至。余与两老乘肩舆，过清水塘，观余忠宣殉节处，折赴长啸阁小饮。坐毕，叔节适至，畅谈甚久。余即日有长句呈

三君，两老皆有和作。惟叔节将赴京师，匆匆未成。辛亥，滦州仲甫方伯连早，重修大观亭，丹青炳焕，气象一新。余屡以病喘，竟未再至。今日思之，如孙兴公之冥搜吟想，不可得见也。余有诗云："大观亭上作重九，高处何如太华峰。我从二老蜡游屐，薄值喘息翻龙钟。皇天不畀济胜具，虽有五岳无由逢。历览得此亦壮观，类濯齿发开心胸。江流滚滚洗秋练，山势蜿蜿趋群龙。壁立横绾吴楚钥，时平久绝兜铃峰。故事静从两君问，忠宣埋笔湘乡封。"时余病起，作此诗颇具豪兴。去年八月后，仲老逆走临淮，伦叟屏居上海，叔节逃归桐城。方、姚两君，闻人且欲得而甘心焉。余幸未当浔军之乱，然亦亡书三箧。自计此生大观之游，将不可续。叔节年甫不惑，或有见时。仲、伦两老俱同暮齿，脱获再见，则摩挲铜驼道往事，直以先人拟之矣。

汪梅村先生

梅村先生有冯敬通悍妇之厄。每值不豫，必令先生长跪，自批其颊。惟畏洪琴西。一日，逢彼之怒，势不相下。琴西猝命亲兵以肩舆迎之，藏先生于涂仙朗舟中。妇大索三日不获，既知为洪所为，则宣言："渠若不出，吾将其著述诸稿焚去。"洪闻窘极，因送先生回。妇诟之愈甚。蒯礼翁又说先生一事。蒯寓江宁，冬日清晨，先生披短袄叩门甚急。蒯延入，问："何事？"先生气不相属曰："家难！家难！"蒯命仆曰："汪太太来，阻之。"未几果至，詈于门，蒯仆不应，色沮而去。汪仲伊先生言，渠在采访忠义局时，值曾文正欧阳夫人生日。杨仲乾、陈虎臣属汪曰："此间须梅老作一寿文，请君言之。"仲伊诣汪，告以来意。梅老作色曰："古无寿妇之礼，不但我不作此文，诸君亦不可作。"汪默然而出。既而梅老以寿文进，隶事精切。仲伊怒："此老非人，何忽见卖？"继访知，梅老盛色折仲伊，时妇于屏风后窃听，随责梅老："古何以无寿妇人之礼，然则妇人非人耶？为

我速作一文，须将古来应寿妇人罗列其间，否则吾与若不甘休也！”梅老惧而为此。仲伊后告琴西，琴西曰：“此妇应为霍小玉后身，梅老即李十郎也。”相与叹息而罢。

任子田先生身后厄运

吾乡任子田先生大椿，官止御史，年甫五十而卒。无子，有继其后者辄夭绝，因之纪文达笔记中轻信诬蔑之语，为子田玷，非其实也。子田著《燕禧堂五种》，版存任氏，光绪初尚可刷印。子田墓道傍农家场地，碌碡声时震于幽宫。余昔闻任驯斋言此，常为恻然。甲辰客扬州，请于蒯礼卿观察，言之恩新甫运司，捐赀取任氏书板，置淮南书局发卖，而以捐赀畀任氏，别建农场，留其馀生息，为岁时祭扫之费。蒯君并属余致书兴化陈晓珊大令，招同任氏诸君商之。陈以蒯意告诸任，皆相觑有难色，或云家集不可作官物。陈复书如此，余告礼翁，惟有感叹而已。今日板为蠹蚀空，腐不能充爨材，任氏亦未闻有移农场之举。信乎，先生运之穷也。

李爱伯张文襄诗

宋严羽创“诗有别材，非关乎学”之说，空疏耳学之士，籍以自便。吟风弄月，流连光景，大半筐箧中物。一遇郑重题咏，扬榷今古，即瞪目腐毫，莫敢应命。《诗》三百篇，虽妇人女子，皆娴雅训。《古诗十九首》，以第一首论“生别离”，用《楚辞·九歌》；“胡马”二句，本之韩婴；“浮云蔽日”，又陆子《新语》也。大抵虚实相间，前有浮声，则后须切响，为诗家不易之旨。国初之诗，以朱、王为大宗。竹垞隶事清新，铢两悉称。阮亭贪使事实，而情意每有不属，故为秋谷、潜邱所讥。初白薄弱，樊榭伤于典实，两失其平，俱非正轨。瓯北病与樊榭相似，而工致不及。钱詹事大昕序《瓯北集》，发明朱竹

垞纠严沧浪之说，而归于“有真材别趣”之说，以免于“祭鱼点鬼疥，骆驼掉书袋”之诮。数十年来，吾持钱氏之说以衡作者，则李爱伯、张文襄诗，庶乎近之。爱伯诗，久有刻本。文襄诗不多作，俱典赡遒美，意与词副，事与人配，虽托体不高，究不愧为一代作手。余本非南威，妄议淑媛，然诗家流别，味之数十年，雅有所得，辄因李、张之诗揭其指；亦如王弇州素不工书，而自诩善于评书，谓腕有羲之鬼也。

诗学将衰

七八年前，蒯礼翁于苏州见汪柳门侍郎，曰：“近日书坊无《诗韵》卖，子闻之乎？”蒯云：“似不至此，老前辈无乃过言。”后回上海，遣人问书坊，果无此书，告余以为异事。余谓自乾嘉以后，诗学凡数变，其间以惜抱先生源流最正。嘉庆诗人尚才气，大抵承随园馀习，以聪明俊快议论为诗。船山、兰雪二派，互为雄长。又有学浙派者，横亘其际。道光朝，梅伯言倡学韩、黄，参以大苏，如黄树斋、孔绣山、朱伯韩、任子贞、曾文正、冯鲁川、孙琴西，皆奉梅为识志。梅去京师，叶润臣倡为五言，与其同门生孔宥函，善用平韵，殊有雅音。而其师潘解元德舆，专宗杜陵，以禄位不能动人，虽有张亨甫和之，风气迄不为变。润臣官浙后，京师贵人改为学苏，或兼考据，近师覃溪。其下者，仍不外船山、兰雪，如摩登伽咒之易为所摄也。当咸丰中，湘绮王先生命世间出，各体兼工，七言似高岑，跌宕处直入少陵阃奥，五言学选体，五律一以杜陆为归，七律似空同于鳞，而武岗邓弥之先生和之。初刊《白香亭诗》，诗最佳，续集不在此论内。以傅长汉诗例之，真可谓“双鸾游渚，二离扬辉”矣！独山莫先生子偲，诗亦学韩、黄，间有清矫绝尘之作。虽不免摹拟，然就当时鲤鲜杂陈，而蔬笋可口，自然果腹，亦为上也。后来之秀，薄厌唐体，而趋学宋。北宋则宗后山、半山，南宋则一屏务观而尊诚斋、后村为祖。意取清

微，兼标兴象，似明公安、竟陵，而去其纤仄，高者为世所称。甲午以后，文宗定庵，诗亦善之。七绝龚派，遂蔓延海内。近数年来，又有所谓昌谷、义山派者。学昌谷，则牛鬼蛇神，重以无理，茫然不识其义所在；学义山，则无题恻体，烂然溢目，而谬云结念君国。其显有《柳枝诗序》之自发其核者，往往而是，高明点定，相率假借之，沧海横流，渺无涯涘！诗道既衰，国运随之，刍狗重陈，益为世取爨矣。昔宋崇宁后，时相不许士大夫读史作诗，陈去非以《葆真宫池避暑》五言一首，不过规摹山谷，一时坐上推为擅场，传写遍京师。见《容斋四笔》十四。吾恐中国异日，求去非不得，将出一胡钉录，庄定山辈群将铸金事之。诗学之衰，萌芽于此，可叹又可痛也。

二研堂缘起

乾嘉诸老，著书广博无涘，一屏矜张虚侨之习。接人以枻，使人心领神会、悠然自释者，吾得二人焉，曰钱少詹大昕、阮太傅元。阮视钱文词稍逊，然每事必尽其语，唯恐人小有未悉。昔人大司马子长功德，吾谓两先生其功德不小也。《潜研堂集》原椠本，吾三见之，有顾南雅所书上木者，长沙龙氏刻本，比原刻较狭。《研经室集》，吾得足本，有阮亨梅叔印记。太傅晚年诗文，随作随刊，分经史子集补入。文以有《顾亭林祠记》为最备，余藏本缺此，从缪艺老本补入。二书携以自随。辛亥客安庆，暑假回里，徇吴棣轩提学雅意维系，留书三簏。浔军之乱，书为偷儿擢去，或云为湖北李君明卿所匿，疑不能明，此二书并罹其劫。余闻之挥泪，几有宋公闭门目肿之痛。昔者署侨居西一室曰“二研堂”，仿彭尺木《二林居》之意。今二书既失，与友人书强自署为“二研堂主人”。友人来问所指，故记于此。

惠定宇称小门生

惠定宇为经学大师，注渔洋先生《精华录》，署"东吴小门生惠某"。盖其父惠天牧士奇，为渔洋弟子也。定宇经生，乙丁两部之书，雅所研究，故于史有《后汉书训纂》，于集有《精华录训纂》。注《精华录》，凡例最严，而不能自守其说，致为《四库提要》所讥。然于渔洋同时人物，言之甚详，往往不减任天社、施武子之于黄苏；小小故实，又其后也。余壬寅至苏州，访先生之后，云有一支寄广东。复有一友云：某年，先生后裔自他省归应试，某廪生攻其冒籍，其人称冤。此廪生不知有惠红豆，亦为一奇。余时在学士街买得张宗楠所编《渔洋诗话》，故余《苏州杂诗》中有一首云："顺康人物见新城，诗话新编照眼明。忽忆元和惠红豆，经师肯署小门生。"谓此事也。

谭复堂先生

余有句容门生经君家龄，以县丞官浙江，屡书来告："谭复堂先生为诂经精舍院长，负时望，何不函所为文，请谭君为玄晏之序《三都》?"此庚子年十二月间语也。余感其意，写文二十馀首，令面谒先生。先生患臂痛，扶一婢出，视经有加礼。亲作札复余，淡墨敧斜，极有古趣。评余文云："熟精选理，自铸伟辞，无从来旁采胠箧之敝，当制序以张之。"辛丑五月序至，有"年已七十，不能妄叹"之褒。此序在余文集之首，并文数十首为樊云门方伯丢失，余移书樊君索之，卒不答。盖有古帖投溷之惨，合余而三。今先生原稿尚未检出，余有负先生矣！余复书去，而先生已没。余寄挽诗云"书报秣陵垂尽日，死当汉代中兴时"是也。经生往吊，见两诗，一为余诗，一为宋平子诗。先生有数子，长名宝瑜，字子刘。

唐尉迟乙僧天王像

尉迟乙僧天王像，项墨林故物，有子京亲题，藏于仪征张氏，由张归于蒯礼卿观察。标其购值，张某以价之廉也，改十为千，蒯病见同驵侩，深以为恨。端匋斋在江南，从蒯假观，未许赠也。后蒯自欧州回京，告假归里，端时罢直督，置酒祖饯，谓蒯曰："天王像在此，携去何如？"曰："暂留君处可也。"蒯后告余："爱此巨迹，终不忍赠。因渠失势家居，遽携归，颇伤友道，故以暂留作圆通语。"近观李君文石《论画诗》，竟以此为匋斋所藏。盖匋斋本欲效王子围不反之假，李君据实纪之耳。蒯、端俱下世，此画又虑失所矣。

杨果勇侯

果勇侯杨芳，以钦差大臣赴粤，道经江西，自巡抚以下郊迎，官厅供张甚备，椅垫皆绣缎者，侯坐食时许，适巡抚命从者撤垫，视之则虮虱蠕蠕，至不可数。巡抚问故，告言从征张格尔时，不解衣卧者数月，遂生此疾，虽易新衣亦如此。余族侄香树时客江西学使幕中，亲闻其事。香树告余在光绪二三年间，年已七十馀。

张文襄金陵杂诗

张文襄以甲辰与江督魏午庄制军，会勘湾沚工，驻节江宁月馀。每日乘肩舆历览名胜，得诗数十首。至鄂，遣材官送张子虞观察，属传示诸门生和之。蒯礼翁以文襄诗示山阳段君笏龄及余代和。段有足疾，余为其和金陵杂诗十六首。礼翁不易一字，叹为温雅。余稿藏箧中，今检未获。记其第一、二首云："龙虎山川王气销，伧荒人物忆南朝。废兴七姓无馀子，剩觅清溪长板桥。""上流屏蔽

拥荆襄，北负淮淝作战场。三百年中江表传，更无人语旧沧桑。”又有“可怜跋扈桓宣武，强迫兴公赋遂初”二语，此指文襄癸卯展觐后，为当事龂龁，久留不出，有“何不寻君《遂初赋》”迫胁之语。及礼翁任淮扬海道，与上官不合，欲投劾自免。艺风先生以书告余曰：“‘可怜跋扈桓宣武，强迫兴公赋遂初’，此礼卿诗也，不觉成谶。”余语艺老，此余代作，当时别有所指，礼翁补官尚未有萌芽也。艺老叹以为奇。

刘霞仙中丞

刘霞仙中丞，以五品军功随骆文忠入川，即摄蜀藩，洊升陕西巡抚。霸桥一战，死者数千人，智勇俱困，后与乔勤恪公互相揭参，复辩蔡梅庵诬奏，词气亢厉，因此落职家居。卒后开复原官，附祀蜀中骆文忠祠。余取其《养晦堂集》读之，优游揖让，居然有极似曾南丰者。罢官读书，发为冲醰之音，可谓善于变化气质。惜其不复出山，而使海内未有尽用之叹。曾文正诗谓“四海一刘蓉”，又云“空山捉卧龙”，时霞仙尚困童子试，文正心折如此，其必有以取之矣。

杨仁山居士

仁山先生为研究佛学之耆宿，数十年来，海内翕然宗之。先生本名家子，父与曾文正公同年，官杭州知府，晚主讲安庆敬敷书院。卒后，马雨农学使继之。先生当文正驻安庆日，委办平粜局，与涂朗仙同事。自言二十以前，声色狗马，无所不好；二十以后，始醉心西方之书，老而不衰。少好吟咏，曾有句云：“客味鹅儿酒，乡心燕之鱼。”燕子鱼，石埭所出也。癸卯遇先生于蒯礼翁座上，礼翁治伊蒲之馔款之，先生谓然。余后以赵凡夫、悉昙、章阁托、陈宜甫问先生，为析其义。去年闻先生下世，南北戒严，不克偕宜甫及李晓暾膜拜

遗蜕，与未助礼翁执绋之役，俱为恨事。

谢麟伯编修

谢麟伯编修维藩，巴陵人，生长陕西，曾官山西学政。诗学李于麟，格高调响，陆襄钺为刊行。谢以染疫卒于京师，同人因其先世葬陕西，舁麟伯柩附焉。麟伯无子，以从子为后，捐职典史，需次陕西。鹿文端官陕抚日，张文襄电请鹿恤其后，遂属藩司委谢署某县典史，实陕西第一优缺也。

卞忠贞墓

江宁卞忠贞墓，在朝天宫西。余馆江宁书局，居红纸廊，去忠贞墓仅一牛鸣地。每谒墓下，辄想昔日峰距之状，父子同为国殇，不似近时士大夫，唯以檀公走为上着也。墓依冶城山麓，墙垣陊卸，无人过问。《南史·何点传》："从弟遁以东篱门园居之。园有卞忠贞冢，点值花冢侧，每饮必举酒酹之。"今则左右皆饿隶居矣，曾赋诗吊之云："松桧吟风罨昼阴，苔延残甃碧沈沈。千年杯酒无人酹，孤负庐江处士心。"即用点事也。

顾亭林诗笺注

山阳徐宾华先生嘉，同治庚午举人，笃嗜亭林先生诗，为之笺注。甫刻成，先生即属点勘，为补白数十条，已具刊原诗下，而未标余说。后刻补遗，载段笏林及余之说，作"段曰""李曰"者，大半皆非余言。余说皆考事实，捃摭字面非余意也。先生此注，于时事考据最备，然有时将亭林自注混入本注中，而待补者亦夥。一人之力，何能尽之，不足为先生病也。余为之撰序，极推先生此书，有云："遂令

务观杜口，惭诒凤巢。”用放翁《施注苏诗序》，示余之谦。先生年八十馀尚在，别已八年。所著《味静斋诗》已刻，与余倡和者，皆在续稿中，先生客盐城时作也。

吹网录鸥波渔话

吴县叶调生廷琯，著《吹网录》、《鸥波渔话》两种。咸丰以来，工为子部杂家言者，推先生为最。《吹网录》考据精审，议论抑扬，咸有悱然忠厚之意。《渔话》虽近诗文评语，怀旧思古，文采彬蔚，不为标榜之词，有同市利。此二书者，期于不敝天壤。先生为陈云伯婿，诗集刊入潘文勤丛书中。先生避兵上海，同治初元尚在。余友丁君秉衡，曾见先生朱履扶杖，神采翩翩。此书刻于吴门，久不印行。徐君积馀言板藏某孝廉家，如有人汇刻丛书中，庶几不负先生著书苦心。余幸早购此，客中每携以自随，所谓二友也。

黄子寿先生

黄子寿先生彭年，主讲保定莲池书院，手定堂规，广置书籍，课以时文经史词章，门下斐然，著录者甚夥。先生请于李文忠，以官赀购各直省书局刻书，于院中发卖，仅加运费之半。暇时即召诸生讲艺。先生无志出山，由文忠密保，简放襄郧道。诸生人贺，先生笑曰：“吾守节多年，今日不免嫁人，奈何？”此正定崔尚之为余言，崔时在院中。崔言地本元张柔故宅，规模宏敞，为北方书院之冠。继黄为院长者，武昌张廉卿裕钊、桐城吴挚甫汝纶。

陈惕庵

盐城陈惕庵玉树，以孤生崛起海表。博闻强识，志行卓然。以

史学兼经学，为文皆见实际。文宗《鲒埼亭集》，而较有畔岸。惕庵于经有《毛诗异文笺》、《尔雅释例》；于史有《卜子夏年谱》、《光绪盐城县志》；于子有《教育刍言》、《民权释惑》；于集有《后乐堂集》，著书满家。卒年仅五十有四。惕庵优贡同年中，如江建霞、谢锺英皆早世，惕庵继之。其得第尚存者，江宁魏家骅耳。惕庵受知师，为黄漱兰、王逸梧、黄元同、缪艺风诸先生。以礼聘惕庵者，则有岑西林制府、柯逊庵中丞、程雨亭都转、徐积馀观察诸君。惕庵文集，其友同邑马君为瑗，官畿辅，移书于余，谓"重编惕庵集，非君莫属"，致写官之费二百贯。余数年来，核定不下百篇，皆可缮写。当时欲为惕庵谋儒林一席，今则已矣。惕庵之文，有过伤繁富者，有显触时忌者，余拟编为惕安内外集，以质于世。惕安与余定交，在光绪辛卯，其后益密，欢乐恤夷，历久无间。余为撰墓铭，艺风采入《续碑传集·经学门》中，厕于曲园先生及吾乡赵君蓉裳之间。余籍以报惕庵，庶几古人所谓死友也。惕庵光绪戊子科优贡生，旋中本科举人。从子名宗谌，谨守惕安家法，亦与余善。

卷三(拭觚下)

緛　　病

余乡谓臂短屈不能伸者为绻膀。午桥中丞端方署江督日,檄州县致二人,送诣日本习普通师范。吾友顾听秋、成兰征往。兰征右臂拳曲,且折其一支,如悬赘然。作书画兰征皆用左手,故自号“左腕生”。一旦改服短衣窄袖,则右不能举,诸友多为兰征悔此一行。余谓表侄杨君甫臣曰:“《战国策》李牧病此,为木材以接手。曷放之?”而未能言其详。后检《秦策》,知吾乡所云绻膀即緛病也。策言:“武安君曰:‘緛病钩,身大臂短,不能及地,故使工人为木材以接手。请以出示。’出之袖中,状如振梱,缠之以布。”振梱不知作何状,然知其材为木,外以布缠之。录此见余说之有征,而性多遗忘,知非书不核矣。

成容若龚定庵

成容若、龚定庵,为清朝两名公子。容若有徐健庵、查初白、姜西溟为师,朱竹垞、高澹人、顾梁汾、徐电发为友,名章俊语,价重鸡林,不假《通志堂经解》为重也。定庵为段懋堂外孙,两世礼曹,交遍海内,绮纨附骥,齿挂通人。此两公子皆足自致千古,余每羡之。友人合肥李健父国松,生自兰绮,风流儒雅,宾从翩翩。余曾以成、龚两君比之,而不敢著于诗文,因健父齿逊纳兰,虑为语谶。健父年过容若,时遇于安庆,始为诗赠之云:“三万牙签插架新,难从计簿乞闲身。风流异代成容若,慧业当时龚自珍。幸舍加餐多上客,谓子开、

访渠诸君。誃台逃责愧诸宾。江南江北常相见，犹是栖栖一旅人。”附见于此，有深知健父者，当信余言非妄也。

莫子偲先生纳妾

子偲先生为曾文正公老宾客。辞县令不就，被处士服，往来吴会，颇饰简牍，谒当路，致其馈赆。客扬州，尝以数百金纳一妾，载之舟中，效范蠡夷光故事。妾本扬州瘦马，乘莫熟睡，攫箧金，自后舱窜去。莫属江、甘两令侦逻，数月不得。李雨亭运司谓程尚斋曰："子偲老取吾辈钱，于此失去，一展转间，不为己有，何如多积书画耶！”此事余闻之歙县汪仲伊先生，汪闻之尚斋。汪，尚斋妻侄也。

大学士验人才

宣统庚戌，保举人才入京。经大学士验看，加以考语，改授部曹。水南水北，向以“山人”名者，皆供驱使矣。余尝有诗纪之云："南郡诸生说上京，《后汉书·申屠蟠传》。东山果有济时情。谢太傅。宾贤枉被群公热，吴野人。是镜能高处士名。见《茶馀客语》。万柳新荷谁主客？冯文毅溥事。一丝九鼎费将迎。黄鲁直《咏严子陵》。坐中惜乏渔洋老，请诵当筵蛱蝶行。顾亭林先生事，见《古夫于亭杂录》。”余此诗，不免陷于轻薄，然从康熙己未宏词科开，犹嘲谤蜂起。其致余为此者，盖亦勉副其实也？

玉峰志校勘语

《玉峰志》上中下三卷，凌万顷、边实同撰。《续志》一卷，边实撰，附于其后。艺风先生以红样本属勘，云："原书亦有误字。”因视原钞，有不误者，有传写尚可辨其形似，而红样本误改误阙，不可不

正之。如卷下“黄由诚应纪”，原钞本下有“图回经济”，校点者粘签于上曰“图回疑”：红样本改“回”为“维”。不知“图回”出《荀子·儒效篇》：“图回天下于掌上。”是原钞本不误也。《续志·谢公应践》有“斡乘周鼎之疑”。校原钞者于“斡乘”外作方围：红样本因阙刊此二字。又卷上：“昆山陆机居此。机《思乡诗》：‘仿佛谷水阳，眷恋昆山阴。’”案：《文选》卷二十四，陆机《赠从兄车骑》诗：“仿佛谷水阳，婉恋昆山阴。”而修志者改为《思乡诗》，又改“婉恋”为“眷恋”。此皆待勘于后人者。边实《续志》于《人物》后，继以《自序》，如史公、孟坚之例，序其先世独详，而末云：“属摄令谢玉渊以书先讳。”盖实已为县人，陈留书其地望耳。此《自序》为县人一手修志之例，而书讳亦古人碑志之填讳也。自序云：“其先世名肃者，为咸平、景德名臣，一时人才号为二十四气者，肃居其首。”此明末二十四气所仿。检日记此条，因录其校语，覆视尚不谬云。

俞曲园先生遗命

曲园先生于光绪丙午十二月二十三日下世。陈小石中丞以先生学行入奏，诏入国史儒林传。先生临终赋《自喜诗》七律四首、《留别》七绝十首。其孙用先生手迹石印附哀启赠人。尤奇者，以启代讣，另夹一刺，“俞樾”两大字，“辞行”为两小字。启云：“敬启者，德清俞曲园先生于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考终苏寓正寝，年八十六岁。遗命不讣，留片辞行，并附《留别诗》及临终诗呈政。苏州马医科巷俞寓亲友公启。”右事前人未有行之者。有之，自先生始。其了然于死生，与随园《告存诗》迥别。传之后世，盖亦谈者所资也。

吴枚庵与稽斋丛稿

长州吴翌凤，字枚庵，工诗；善藏书：多精钞本，与鲍渌友、吴槎客、陈仲鱼互飨所无，名在黄荛圃之前。其自定《与稽斋丛稿》三十卷，未有刊本。同治乙丑，先升华府君得于常州书肆中。精钞，有亲笔改定语，惜仅存诗词二十卷，计四册。枚庵诗宗渔洋，沿沈碻士之派。东南劫后，由先府君得之，余力不能为之刊布于世。按其目录，写质于世，或有吴郡人物色及此，余当借之录副。稿前有韩對、张思孝、陈学海、虞敏诸序，又自序一首，题为嘉庆六年辛酉。今载其目录于后。卷一《纪年诗删》，古今体诗六十五首，改为五十首。卷二《纪年诗删》，七十四首，改为六十八首。卷三《无双集》，乐府四十首。卷四《辛壬杂诗》，古今体诗五十二首。卷五《东斋馀稿》，古今体诗五十八首。卷六《东斋续稿》，古今体诗五十二首。卷七《登楼集》，古今体诗六十七首，附四首。卷八《见山楼集》，古今体诗五十六首。卷九《据梧吟》，古今体诗三十八首，“据”改“倚”。卷十《宋中游草》，古今体诗九十三首。卷十一《庐云小录》，古今体诗一百五首，附一首。卷十二《抽帆集》，古今体诗三十首。卷十三《湘春漫兴》，古今体诗七十三首。卷十四《湘春漫兴》，古今体诗七十二首。卷十五《清浏杂咏》：古今体诗八十三首。卷十六《清浏杂咏》八十三首，附一首。卷十七《曼香词》，四十二首。卷十八《曼香词》，四十三首。卷十九《曼香词》，四十九首。卷二十《曼香词》，四十首。卷二十一《杂文》，二十五首。卷二十二《杂文》，二十四首。卷二十三《杂文》，二十三首。卷二十四《杂文》，二十一首。卷二十五至卷二十八为《雨窗怀旧录》。卷二十九为《诗臆》。卷三十为《楚游纪程》、《宋游纪程》，附《楚游赠言》、《借书图题词》、《拈髭索句图题词》。诗词俱有圈识，其删去者无之。间有西庄、竹汀、琢堂、耘圃诸家评语，录于眉端。惜《怀旧录》四卷，散逸不著；抑有好事者得之，矜为帐中之

秘，久之仍传于世，未可知也。

立　年

友人问：其乡某，年三十，诸友制扁为寿，扁俗作匾。文曰“望垂立年”，以“立年”二字为疑。余曰：此人学问甚不苟，陶诗“是时向立年，志意多可耻”，此所本也。魏晋至隋，多假《论语》纪年，如十五，则曰年始“志学”；四十，则曰年逾“不惑”，又曰行向“不惑”；五十，曰年已“知命”；六十，曰年垂“耳顺”；惟“从心”罕见人用耳。

张幼樵学士

幼樵学士，被议以后，婿于李氏，侨居江宁，颇为时流所轻。蒋诩姻王，无损清高之节，况文忠非王氏邪？此事须综本末论之。幼樵卒于癸卯正月，时余馆江宁，为诗挽之云：“霸台白简震朝端，废籍书空党禁宽。元祐旧臣甘屏逐，陈涛往事剧辛酸。秦楼列宅栖萧史，华屋西州感谢安。叹逝尚书频自念，并添忧国泪汍澜。”幼樵治宅未毕而死，南皮尚书时署江督，往哭极哀，且为之题主焉。幼樵得仁和朱氏藏书，冀以晚年蹉跌，暮志不遂。辛亥之变，黠贾暴徒，剽掠其第，精钞佳椠，悉索无遗，酬以贱值，利市赢数十百倍，诚书林一厄也。往者归安陆氏皕宋楼书，售予日本，余读岛田彦桢所记，有诗伤之云：“太常秘籍归丰润，善本图书乍眼明。未预楚弓忧得失，绝忧罟里与聊城。”今罟里瞿氏藏书无恙。聊城杨氏无后，垂没，请山东巡抚保护，其后不知何如。而所谓丰润者，先尽矣，哀哉！幼樵病喘嗽，服小青龙汤，大剧。北人腠理缜密，何以不耐麻黄？盖久居南方，体质渐变之故。余诗出，居停主人蒯礼翁见之，云借以挽张。读后四句，曰“不可矣”。因幼樵为癸未知贡举，例称师生，“秦楼”之句，非所敢施尊行也。

见一楼

余馆江宁，陶斋制府寄情风雅，一时属吏皆善自矜饰，投其所好。星期五夜，戟门之外，轩盖如流。故有滓视缨绥，泛咏皋壤，制府顾而和之，谓吾虽在朱门，如蓬户也。有观察某君，籍隶南康，于庐山筑楼数楹，请制府书扁，题为“见一楼”。用唐灵澈酬韦丹诗“相逢尽道休官去，林下何曾见一人”句意。某君后并宅献焉，制府未受；或云受之，不能详也。制府量移直隶，罢官后得完颜氏园治之，庋置金石，几遂林下之志。踬而后起，江南僚吏贺电相属，尽两日未毕。余在安庆闻之，曰：“祸其始此乎？”以时方汹汹，公为射的，以集流矢，愚者不为也。亦不意有资州之祸，如此之酷。“林下一人终未见”，是韦公明之后，又得陶斋负澈诗矣。右军誓墓，特以愤慨，况区区一诗，焉能激之邪！

翁叔平相国喜骂监生

咸丰戊午，叔平相国与潘文勤共典陕西试，故姻好也。当时人为陕西庆。二公并坐一堂阅卷，翁得劣卷，横抹，大声骂曰：“必监生卷！”潘言于翁曰：“来朝将与君分堂阅卷。”翁请故，曰：“子诚大秀才、拔贡生，我乃监生，不堪遭君骂也。”翁大笑，允改口。数日后，骂如初。是科有陆吾山襄钺于师门风仪最殷，欲刻翁日记，未果。余言吾山刻谢麟旧诗于艺风先生，先生告以此事。

晋东海彦璋墓砖

盐城县治西北九十五里收成庄，于同治十年十二月，耕者得古墓砖。启其藏，朱棺粲然。砖长九寸，广四寸有半，厚寸许，质粗而

量极重。有“东海王”三字，右侧有“仪熙三年”四字，皆隶书。余友陈惕庵玉树，新修《盐城县志》，考为晋东海王彦璋墓。其《考古卷》云：“古无纪元，仪熙者义熙，为晋安帝纪元。”原注：仪与义古字通用。《毛诗·楚茨》“礼仪卒度”，《韩诗》作“礼义卒度”。《周礼·小宗伯》“肆仪”，故书仪为义。《春秋》“郝仪父”，《汉书·邹阳传》作“义父”。安帝以会稽王道子次子彦璋继东海王冲为后，为桓玄所杀，见《晋书·东海王越传》，即其人。陈君从子宗湛，昔以此砖赠余，今尚存在家。

记震在廷

震在廷钧，满洲人，光绪壬午举人。前扬州府知府式梁先生英杰之子。在廷累世官京师，二百年来门阀，游谈者乐道焉。在廷以知县需次江苏，褒衣大袑，一望知为迂儒。然胸罗今古，多识前言往行，有叩辄鸣。著《天咫偶闻》、《香奁集发微》。辛亥八月以后，人谓在廷死矣。余闻之大戚，谓失此读书种子，奈何！后知其潜喙未出。在廷即不死，终必不为世所重也。今记其官甘泉时所言于余者，以见在廷居官梗概。在廷言：“屡至甘泉山访雷塘旧迹，尚见沟汊，远望北湖，地高于此，若引北湖水以溉雷塘，则甘泉高地，成为腴壤。”又言：“北湖阮公楼尚存，楼有九窗，窗各一景，文达署曰‘九景楼’。摹刻华山碑及泰山二十九字皆在楼下，嵌于壁间。文达后人，群利其楼之圮，斥卖材料，以供薪米。因牒制府，请即以此楼改为北湖学堂，官绅互管，以杜阮氏后人觊觎，令名贤旧迹，危而复存。阮氏闻之，亟将楼板拆去。适当交卸，犹属后任留意此事。”又言：“广陵厉王中殿石，嵌置扬州府学，及改学堂，为圬者幂以石灰，恐其焦裂。又尝至雕菰沟，访焦里堂旧居，其楼已属别姓，并蒋叔起所言之山茶花，亦无之矣。”以上皆余所问，在廷答之如此。嗟乎！使在廷当太平时，不且为一清白儒吏邪？

叶润臣遗事

叶润臣名澧，东乡先生之子，两广制府名琛之弟。由内阁侍读改官道员，需次浙江。咸丰己未卒于浙，不及见庚申之劫也。润臣家世华朊，官京师日，缟纻之交，遍结名士。居虎坊桥西，善为平韵五言古诗。受诗于山阳潘解元德舆。潘弟子孔宥函继牒，俱工五言。当道光之季，苏诗竞日，读润臣诗，觉洒然尘壒之外也。吾友山阳徐宾华先生言，咸丰戊午，应京兆试，吴稼轩先生招饮，坐客有润臣，润臣一目上视，时久不得其伯兄昆臣消息，相对欷歔，不复作平生豪语。润臣诗名《敦夙好斋后集》，由胡心耘活字板印，前有朱伯韩撰传。余有其书。伯韩以庚申殉节杭州，此其己未所作。叶氏子孙重刻本，余托张荆野求之未得。原刊前集，在扬州文枢堂书坊见之，以索价昂未购。

戴文节告病归里

清宣庙末年，为穆相壅敝，略不省事。时民患已萌芽，督抚承穆风，莫敢奏闻。文节为广东学政，期满还朝。召见问："汝一路由江西、安徽、江苏来，民情如何?"文节遽对曰："盗贼蜂起，民不聊生。"宣庙大骇曰："如汝说，尚复成何事体!"怒询穆相。穆免冠谢曰："戴某见皇上春秋高，欲以此撼皇上，沽直名，非实也。"宣庙遂恶文节。照例年终赐南书房翰林福字，戴不与焉。文节见几，遂以病归。至咸丰庚申，殉难杭州。

孙琴西内转太仆缘起

琴西先生为渠田学士胞兄，诗文俱擅场。道光庚戌榜中，与曲

园先生，最有名者也。孙官宁藩，沈文肃为江督。孙于沈馆阁称后辈，而以世谊与沈往还。以其属吏修衙参故事，不数数也。沈积不能容，于年终考语揭之，照例内转太仆。奉旨次日，孙诣沈，直以京卿拜会，俟开中门，肩舆而入。沈恚甚，相见犹举倪若水送班景故事，颂孙云："世叔此行，何异登天？"孙瞪目作尔汝语，云："赖君一见，遂作散人，受恩多矣。附片请假数月，可乎？"沈愠然于色，然无可奈何也。孙归里后，优游林下，年逾八十而卒。当琴西先生去宁时，渠田尚为钟山书院院长，次年亦辞馆归。论者谓文肃于师门恩谊太薄。后来又有许仙屏与曾忠襄一事，已记于前。许以计免，琴西峭直，所不能为也。

书完颜恽夫人

完颜夫人恽氏，讳珠，常州人，麟见亭河帅母也。夫人父尉直隶之肥县，见亭祖官肥县知县。夫人以僚属女谒太夫人索绰罗氏，试以锦鸡诗，夫人按笔立成，云："闲对清波照彩衣，遍身金锦世应稀。一朝脱却樊笼去，好向朝阳学凤飞。"太夫人大赏之，聘为子妇。时夫人年甫十四也。夫人课见亭严，好谈经济，日以循良导其子。古人言"女有四行"，夫人庶几近之。余见夫人刻《李二曲集》，为道光戊子刊本。序文侃侃论世，居然有法度。巾帼女子，知研小诗而已，其能刊理学名儒书，殊为可异。集凡二十卷，后附《恽逊庵先生事略》，称"族孙恽珠编"。又附恽寿平事，言："随其父客建宁。陈锦破建宁，被掳。锦无子，纳以为子。锦至杭州，遇寿平于途。因与僧谛辉设计，怵锦妻：'此子当度为僧，不然将死。'以此得脱。"较袁子才所纪为详。夫人又善画，传瓯香馆家法。余昔于南清河僧寺见之。近世女职不修，虽才秀翩翩，有林下风，未纬之以学，求如夫人之早闻道者鲜矣。

蒯 礼 卿

晋人云："廉颇、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，凛凛有生气。"蒯礼卿光典是也。余于壬寅馆于其家五年，余伉直自遂，往往与之相忤，君好上人，而独下余。于余诗文，未尝有訾议。为《答宋芸子书》及撰《周壬山制府寿序》，所使典实，属为其子讲读一番。好贤礼士，未有若礼卿者。余既为别传传之，馆沪以后，又乞缪筱珊先生及冯梦华中丞撰铭墓之文，两君皆许之矣。礼卿第在江宁碑亭巷，地直孔道，辛亥住兵，藏书掠出，售于沪上。如戴东原《直隶河渠书》稿本，原为曲阜孔氏所藏，亦在其内。今年再有此举，恐捆载尽数出矣。礼翁若在，不过推为民政长而已，性刚而疏，必不久于其位。傫幽告终，不露新命，其早死幸耳。惜任昉瞑目渍酒无宾，雍门鼓琴，曲池就圮。"谁当九原上，郁郁望佳城。"未尝不思之而流涕也。

杨惺吾先生

杨惺吾先生守敬，从黎莼斋钦使游日本。黎刻《古逸丛书》，皆杨手定，世多知之。杨在日本，所得宋元刻本及卷子本甚夥。余昔问先生："何以有此财力？"先生言："日本将甫维新，土苴古籍，余所带汉印及古钱满麓，彼中方喜购此，以易其书，渠等欣然，如苦窳暴得大赢。逮其老儒倡复古学，追悔无及矣！"杨年七十馀，声若洪钟，惟耳患重听，须高声对谈。与余在江宁七家湾江南图书馆，为一日之集。先生问余："《水经注》则何如？"余曰："佳书也。"先生曰："不好，有叫嚣气。"余敛衽称善。先生之谦，诚不可及。先生因余问潘儒初、邓铁香诸君事，哂然异之曰："我顽固党，君亦顽固党邪？"相与大笑。先生与柯逊庵，为代刻书籍几致绝交。谓余曰："我没后，君须记上。渠现在有势，我儿子做官，不敢得罪。"今柯已死，先生闻

客沪上提篮桥左右，余与丁君秉衡冒雨访之，未得也。

胡稚威

胡稚威天游，古文学韦，时阑入皮陆一派，俪文则上追燕许，刘舍人所谓“负声有力，振采欲飞”者也。袁随园云：“吾于稚威则师之矣。”又言：“钞骈文数十首，为杨蓉裳窜去。”今《石笋山房集》具在，蓉裳虽要为帐中之秘，其自撰《芙蓉山馆文》，实不能窥稚威万一。沈约集中作贼，吾于蓉裳知免此语。稚威试鸿博，污卷获黜，以副榜贡生客死河东。小仓山房《稚威哀词》最佳。杭大宗《词科掌录》称稚威“藻耀高翔，才名为词科中第一”。大宗因举次风与己俱下之矣。稚威俪文，近代竟未有能学之者。随园自矜骈文，欲继稚威而起，其俗调犷气，尚逊迦陵之雅，又安敢望稚威乎？学稚威不成，必有秦武举鼎之应，故世群趋而学卷施。湖南人说部，记稚威后身为阮文达。又言：“文达督浙江学，按部绍兴，道经稚威之居，怦然心动，询其老媪，则稚威之妻也。因搜其遗文刻之。”情事虽不合，然足为稚威吐气。偶阅《词科掌录》，见大宗之推稚威，其言有征，故累举稚威梗概如此。

朱鼎甫侍御

义乌朱鼎甫侍御一新，以劾李莲英去官，主广东端溪书院。旋移广雅书院，卒于院中，年甫五十也。醇邸当国初，设海军，盛用满员，鼎甫抗章，极言非是。醇邸大怒，抄折寄示李文忠。文忠就幕府汪君宗沂商之，嚄然大声曰：“写白折子作八股的翰林，亦参起海军来，你看是可恶么？”汪阅毕，置案上，默然无语。文忠曰：“如何？”汪曰：“鄙意亦以朱言为是，故不敢遽答。”文忠曰：“七爷不肯答应，我们要回覆的。”汪曰：“暂缓复之，七爷徐思，其气自平，再为缓颊，朱

可以免。”文忠如其言，事获寝。否则，鼎甫早以海军得罪矣。鼎甫于二十四史，曾读一过。与袁爽秋游西山遇雨，衣襦尽湿，遂得昏瞀之疾。此友人告余者。

蒋果敏公

蒋果敏公益澧，提兵入桂林，救劳文毅于垂死，克复诸郡。湘绮先生《湘军志》谓，广西山谷皆立小庙祀之。余询之桂林人，语果不爽。果敏既得劳文毅之资，戡定两浙，声施烂然。官浙藩日，延文人为记室，且请师之，戒以无预他事。居然能操笔为尺牍，善如人意。因是折节读书，真英雄也。果敏家居后，奉召入都。召见时，未如小珰所请，奏对毕，故迂其道行数里始出，果敏因是暴卒于京邸。朝野谓蒋若不死，必可大用。蒋与张勤果，同以未尝学问，复事笔砚，乃率有儒者气象。古人云：“非复吴下阿蒙。”可于二公证之。

吴僧觉阿

吴僧觉阿，张姓，与冯景亭宫允同学，同为附学生员。绝意婚娶，为僧于苏州之通济庵。博雅工诗，吾于叶调生《吹网录》、《鸥陂渔话》、《显志堂集》，知觉阿遗诗，有通隐、梵隐两刻。庚申劫后，其徒悦岩与宫允之子芳辑芳辑学诗于觉老。复合刻两集。余贻书于叶鞠裳编修，求其集，未得。觉阿诗友朱伯韩，谓觉阿出家前作，似和尚诗；出家后作，似秀才诗。于其胸中曾不介蒂，寄以吟咏，固宜似和尚。逮为和尚，袖手局外，蒿目时艰，一腔抑塞幽愤之气无所发纾，不觉见之于诗，又宜似秀才。观察可谓知言。余考伯韩虽一时持平之语，亦有所本。明宋潜溪好佛，太祖目为宋和尚。僧宗泐好儒，呼以泐秀才。皆在家出家时，同游于方之外者。觉阿可继李谭，后有撰《清诗综》者，当不可遗也。

吴梅村立帧山水

余于张子虞寓斋，见吴梅村立帧山水，淡远萧疏，极有士气，题有《菩萨蛮》词一首。款为："澹心索画，庚寅重九前五日，骏公吴伟业并题。"澹心者，莆田余怀也。庚寅为顺治七年，不署年号，殆有陶公仅书甲子之意。若于诗文集见之，乾隆四库馆开，必为采访督抚所纠，有毁板斫棺之祸矣。

郑 板 桥

吾乡郑板桥，以书画名海内，真迹渐少。在板桥当时，即有扬州某观道士学其体，足以乱真，见李艾堂《扬州画舫录》。后又有同县黎氏仿之，皆书也。兰竹，钟氏昌凤能为之。板桥楹帖，乡中所见者，粉笺居多。板桥初学晋帖，余尝见板桥雍正九年书杜老《丹青引》横幅，体仿黄庭，对之磬折，后乃自为一体。蒋心馀指为晚摹瘗鹤兼山谷者，然余尝见李长衡书，板桥极似之，其渊源固有自也。

顾亭林先生肇域志手稿

亭林先生《肇域志》手稿，德清许周生藏。庚申浙乱后，为吾乡黄氏所得，于同治丁卯为黠贾市去。黄先世多藏书，任子田侍御曾假十数种至京师。有经周书昌、丁小雅勘定者，俱为黄氏后人用贱价售出。余闻之谢先生庭兰，谢客吾乡三十年，习知此事。

牛腹血治金创

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"牛血发明"下引《元史》云："布智儿从太祖

征回回，身中数矢，血流满体，闷仆几绝。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，纳之牛腹，浸热血中，移时遂苏。”又云：“李庭从伯颜攻郢州，炮伤左胁，矢贯于胸，几绝。伯颜命破水牛腹，纳其中，良久而苏。”余昔遇歙县汪仲伊先生，言同治庚午马端敏被刺，官吏仓黄觅医。往见洪琴西先生欲陈此方，值街市逻卒填塞，禁人出入，行至半途而返。后知端敏被刺，即噤不能言，虽有良方，亦无从施救。当汪告余时云“有奇方”，余云：“得无纳之牛腹中乎？”汪讶云：“君何从得知之？”自是定交遂密。

论扬州学派

扬州学派，吾尝与友人断断争之，有似伏玄度习彦威之论青楚人物，自笑其偏，然不可不举示后人，以助谈柄。盖吾扬自卢雅雨先生为运使，延惠定宇修定《感旧集》及《山左诗钞》。华亭沈学子、青浦王述庵与惠同馆卢署，休宁戴东原往来其间，扬州是时已开小学校雠一派。而吾乡顾文子、任子田相继而起；高邮则贾田祖、王石臞、李孝臣，宝应有刘端临，江都则汪容甫，仪征为江秋史，并研精汉学，各树一帜。再次则焦里堂、阮文达、王文简、黄氏承吉、钟氏怀、李氏钟泗、徐氏复，及寓居扬州之凌氏廷堪、江氏藩，是皆继贾、王而起者。其后又有凌氏曙、汪氏喜孙、薛氏传均、梅氏植之、刘氏宝楠、成氏蓉镜，与凌氏之甥刘氏文淇。文淇传子毓崧，毓崧传子寿曾、贵曾兄弟，贵曾传其从子师苍及子师培，是为刘氏四叶之学。刘氏之门有田氏溥光、薛氏寿、陈氏立，又有刘氏恭冕、梅氏毓，皆传其家学，羽翼刘氏，不背师法。光绪以来，唯仪征刘氏，尚守先人矩矱，其馀五县两州，未有能奋自树立，毅然以前辈为师者，盖骛于功令文字，冀其速化。为书院院长者，率多巧宦黩官，据为窟穴，本无学术，不知提倡，谬种流传，递扇无已。禄利之途广，苟简之习成，凌夷衰微，遂有今日不绝如线之势。余虽生顾、任之后，少壮习为辞

章，四十以后，略知涉猎，而不能为专门之业。近者老病纷乘，炳烛馀明，犹思自勉。窃念经史一途，陈陈相因，至难再凿户牖，唯子部杂家，其类至广，性与之近，姑以寄吾好焉。而追念扬州学派，昔为人所颂者，今且一蹶不振，前贤可伤，后者难继，余综其始末陈之，未尝不为之长太息也。

曾国藩古文派别

湘乡曾氏古文，导自梅伯言氏，熟于阳刚阴柔之旨，极其伸缩变化，铿訇隐辚辚，自成清越，刘彦和《文心雕龙·风骨》一篇，固曾氏所心摹手追者。国藩门下，有武陵杨彝珍、东湖王定安、武昌张裕钊、无锡薛福成、桐城吴汝纶、遵义黎庶昌。彝珍、定安，肉多于骨，长于用复，而短于使单。裕钊善叙事，而规模不免狭小。福成具体而微，首尾完密。汝纶习于间架，其铭词陶铸诗骚，颇堪继武。庶昌读书较多，不囿于法而范围较广。此六君者，虽未能各自树立，然皆湘乡入室之弟子也。龚、魏之学兴，偏霸之才，易饰耳目，求其优游揖让，不诡于正者，以余所知，海内不过十数人。推原其故，知于古文中求古文，而于古人为文所从事之书，未尝肄业及之；况古人与不可传者俱死，其存者糟粕而已。吾虑湘乡一派，积久渐绝，读书者少便于习《古文辞类纂》，他书概从束阁故也。

论先正事略

李次青方伯《先正事略》，每传皆立一帽子，以自见其议论。此碑版文字，偶一为之，非史裁也。其自相抵牾处，如何文安及汪辉祖传同一事也，而是非互异，此据诸家碑状而不加剪裁之病。又同一道光死夷事者，葛壮节及陈、王、郑诸公皆有传，而独遗关忠节天培，关事见鲁通甫文。又其附传多失次序，虽据他人之书，而不免有

未去葛龚之诮。此无他，仓卒成书，遽以餉世；而适承中兴之后，海内引领，欲见诸公本末，故不胫而走，遍于天下，方伯再出山，不及追改。读此书者，贵以他书参之，勿为所惑也。

徐星伯先生

大兴徐星伯先生松，继朱文正兄弟翁覃溪后，招来后进，天性敦挚似竹君，胸次宽博较覃溪为胜，四方宿学之士，客京师者以先生为归焉。先生官湖南学政，为武陵赵文恪公慎畛劾罢，斥戍伊犁，且籍其家。余问缪艺老："先生何以得罪如此之酷？"言随棚厨夫卖茶点与诸生敛钱，事涉徐之封翁，赵摭以入奏。然不经此，先生之《新疆赋》及《新疆识略》不成。天山南北路，冰崖雪窖，皆畀先生著书材料也。先生归后，仍官中书，门下往来者，乌程沈垚、平定张穆、泰兴陈潮、甘泉杨亮、阳湖董祐诚皆谈地学之友。先生事迹见艺风文集。大兴赤县，自先生没后，未有能继先生者。人士星散，京师雕耗，而国家于以不竞，陆生之宴喜西都，有道之人论东国，孰谓与国家无关哉？

湘绮楼缘起

王壬秋先生，以湘绮楼名集，海内举此称先生者久矣。顾未知湘绮命名所自，叩其弟子，亦未能答。余己酉在江宁，谒先生于俞恪士观察宅内。先生问刘融斋宫允后裔何如，余一一具答。又论六朝诗云："鲍谢五言，已开唐律。"先生举"大江流日夜，客心悲未央"，余以"朔风吹飞雨，萧条江上来"应之，先生抚掌称善。余因请曰："先生湘绮名楼，出于何书？"先生曰："子真有心哉！"示以未刻文稿第一首，即《湘绮楼记》。盖先生初娶蔡夫人时，筑楼于湘水之旁，题曰"湘绮楼"，取江文通《拟魏文帝诗》"高文一何绮，小儒安足为"，

其意谓湘人能为绮丽高文耳。余始释然。顷来沪上，告于沈子培提学，沈曰："初亦疑之，不知用江诗展转如此。"

刘张侯

仪征刘张侯师苍，曾祖文淇，祖毓崧，父寿曾，俱见《清史·儒林传》。张侯世传左氏学，故师汉计相而字其姓焉。丁酉科拔贡生，旋中本科举人。余昔与张侯试经古覆试，诸人皆携书籍满竹笼若负畚者，至力不能胜，张侯提一小篮，载笔砚数事，余窃伟之。张侯试《穀梁》大意，振笔直书。余与之语，口答手写，几于五官并用。壬寅始交张侯，访于青溪旧屋，门署一联，为"红豆三传，儒林趾美；青藜四照，宝树联芳"。余曰："君家四传矣。"张侯亟对曰："不敢！不敢！其实惠氏亦四传也。"既与张侯游梅花岭，皆方地山昆弟为主，以扬州前辈遗事质张侯，张侯应之如响。本年张侯从弟师培应秋试，张侯携一仆来江宁省其弟，在镇江怡和趸船失足堕水死，仆呼救不及，尸经渔舟捞获，已流至焦山门左右，面为鱼啶如创瘢，一手曲掩其心，盖极文人之至惨已。张侯目短视，躯干庞硕，褦襶无比，星夜登舟，故及于难。张侯遗集，为歙汪君宗沂所定，尚未刊。余有《杨季子集》，即从张侯假钞。

父附子集之例

姻丈顾先生骒，同治庚午举人，官陕西凤翔县知县，余亲家石孙之父也。先生好为诗，没后集经余定，题为《顾凤翔遗集》。南通州范仲林钟官河南，石孙以家集赠仲林，见余序文，谓可跻乾嘉作者，余颇自愧。先生之父名继春，工诗，有集未刊。石孙及其弟燕卿，欲刊附先德集后，问余有例否。余曰："宋《黄山谷集》，附其父《亚夫伐檀集》；王楙《野客丛书》，附其父《野老纪闻》，此前例也。"石孙曰

善。集亦属余审定，诺之已五六年，尚存箧中。黄、王两家附刊之例，《四库提要》极不谓然，云："子虽齐圣，不先父食。"其说诚善，谓有子粗立名誉，其父暗澹无华，畸零遗箸，倏为灰烬，因挈与同刊，冀传于世，此亦扬清芬述祖德之用心，必以苛礼绳之，亦过矣。

渊雅堂文

王惕甫芑孙《渊雅堂文》，沉厚雄健，寓复于单，善学东汉，而下逮于韩柳，其源流甚正。当时未肯俯首姬传姚氏之徒，如管异之等，遂昌言攻之。长沙王逸梧先生选《续古文辞类纂》，知取鲁通甫，而深摈渊雅，毋亦徇姚氏门徒所言与？然通甫究与桐城异辙，阑入其中，波澜态度，殊觉不伦。张南皮《书目答问》，不以通甫列之桐城派中，非为无见。余深好《渊雅堂文》，而能继渊雅者有通甫，故并论之。

卢雅雨先生提引事

雅雨先生官扬州，主持风雅，继踵渔洋，片言一艺，皆见褒赏，致亏累官项七八十万，不能考终牖下，为人所怜。然至今称于人口，比之狐狸貒貉啖尽者，较有区别。先生提引查钞事发，吾乡徐君步云，以召试中书直军机，遣健骑泄之于卢，以故无所获。承审官拘卢幼子，诱其尽言，云："某日，徐世兄自京城有人来，我父忧见于色。"徐以此革职，戍军台。卢，徐召试举主也。当召试旨下，卢牒兴化县令，属举所知。令正踌躇，有礼房书吏素宠于令，询之，言："邻有徐先生，吏归舍，深夜尚闻其读书，每日无间。可请访之。"令遽造徐，言论立合，以名上。由雅雨先生考送，召试赐举人，官中书，校四库书，年至九十馀而终。同时为卢累，谪军台者有纪文达，罢职者王昶、赵文哲。纪为卢姻亲，王、赵旧宾客也。

晚 翠 轩 诗

《晚翠轩诗》，侯官林旭暾谷著，暾谷之友李君宣龚，属梁公约赠余者。暾谷年少，欲有所为，不幸如柳仪曹，其取祸亦酷。诗大都宗节庵苏堪，饶有生造之趣。友人言正阳关某僧寺，暾谷题诗殆遍，盖随其妇翁沈爱沧居正阳最久。天生此才，遭非其会，哀哉！余初得李君之赠。题诗卷端云："玉树青葱映紫宸，孙刘才望一时新。梧桐露涴凉飙起，输与空庭扫叶人。""北军百万典熊罴，故老元臣横涕咨。并世高文韩吏部，变骚馀影写罗池。"知人论世，于余诗或有取焉。

卷四

吊端忠敏二诗

端忠敏方，满洲人名不系姓，公私称谓，截取首字，代姓呼之。其例已见唐白居易《无虞集》之文，亦见梁玉绳《瞥记》，今用其说。继西林之后，带兵入川，其时，人怀异志，忠敏犹以前此督鄂旧部子弟视之。及至，四方瓦解，争为奇货，加刃忠敏，非与为仇，直鼓众取富贵耳。身首异处，且具智伯月氏之痛。海宁王静庵国维有《蜀道难》，余有《悲洇阳》，二诗皆为忠敏而作，同录于此，以俟海内诸贤论定焉。

蜀道难

对案辍食惨不欢，请为君歌蜀道难。蜀江委蛇几千折，峰峦十二烟云间。中有千愁与万冤，南山北山啼杜鹃。借问谁化此，幽愤古莫比。云是江南开府魂，非复当年蜀天子。开府河朔生名门，文章政事颇绝伦。早岁才名扬名硕，中年书札赵王孙。簪笔翩翩趋郎署，绣衣一着飞腾去。十年持节遍西南，万里皇华光道路。幕府山头幕府开，黄金台畔起金台。主人朱毕多时誉，宾客孙洪尽上才。奉使山陵绝驰道，幸缘薄谴归田早。宝华庵中足百城，更将何地堪娱老。呜呼！乾嘉以还盛文物，器车争为明时出。士夫好事过欧赵，学士考文陋王薛。近来山左数吴陈，江左潘吴亦绝伦。开府好古生最后，搜集颇出诸家右。匋斋著录苦未尽，请述一二遗八九。玉刀三尺光芒静，宝鸡铜禁尤完整。古本精严华岳碑，千官谟训毛公鼎。河朔穹碑多辇致，中馀六代朱文字。丹青一卷顾长康，唐宗纷纷等自郐。开府此外无他娱，到处琳琅载后车。颇怪陶公储木屑，不愁

马援谤明珠。比来辇毂多闲暇，倦眼摩挲穷日夜。自谓青山老向禽，那知白首随王贾。铁官将作议纷纶，诏付经营起重臣。又报烽烟昏玉垒，便移旌节上荆门。玉垒荆门路几许，可怜遍地生榛莽。木落秋经滟预堆，风音暮宿彭亡垒。提兵殊少贼苦多，纵使兵多且奈何。戏下自翻汉家帜，帐中骤听楚人歌。楚人三千公旧部，数月巳歙共辛苦。平时武帐称元戎，此日辕门呼索虏。彻户万户金千金，首级还需赠故人。此意公私君莫问，此时恩怨两难论。爱弟相随同玉碎，赠官赐谥终何济。铜鼓聊当万里歌，铁笼便是东园器。杀胡林中作帝羓，蜀盐几解相交加。留取使君生面在，顺流直下长风沙。南楼到日人人识，犹记使君曾驻节。将军自卫为周防，父老遥看暗呜咽。昔闻暴抗汉与明，规摹还使后人惊。和州有庙祠余阙，西楚何亲葬谷城。即今蛮邸悬头久，枯骨犹为老兵守。白狄谁归先轸元，集场空请王琳首。玉轴牙签尽作尘，兰亭殉葬更无因。颇闻纪甗归齐国，复道龙文委水滨。首在荆南身在蜀，归魂日夜西山麓。千里空驰江上心，一时已挟城门目。可怜萧瑟满江潭，无限江南与汉南。莫问翠微旧山色，西风落木归庵来。

悲 泾 阳

泾阳好古天下稀，永宁多宝足配之。西园轮直忽再出，资洲饮刃真堪悲。忆昔长安盛文史，旌旗遍树潘翁垒。东观馀论宣和图，孔融尊酒平原履。此时奔走趋声价，此时人物称王霸。波斯大贾碧眼胡，倾倒公卿鲍残炙。如君齹厕竹林游，入仕山王亦胜流。监税金钱搜秘册，起家持节镇方州。方州持节无龃龉，西历咸秦东吴楚。兼権盐铁赐铜山，交会流通夸少府。毕良史与廖莹中，指挥狎客承下风。清明河图定窑鼎，争献门下矜奚童。抟扶九万摇银海，珠槃玉敦凝光彩。百缣密拓沮渠碑，埃及文求五千载。庐陵鄱阳且伏膺，何论卞宋两中丞。后生特起此天意，举令尝水分淄渑。好官滋味崦嵫影，斥去犹能保要领。出山富贵为群奴，交胸铍剑生俄顷。泰山

鸿毛有重轻，惜君此死太无名。头颅万里同谭尚，谁是田王田涛、王修。涕泪倾。智瑶饮器伤残忍，掷去模糊嗟泯泯。持首无客殉田横，归元有子求先轸。昔为人羡今人怜，纷纷过眼如云烟。精灵啼血时来往，莫使空山化杜鹃。

李 莼 客

李莼客慈铭，官京师数十年，为词坛领袖。咸丰年入都，即友潘郑庵。后潘官尚书，莼客仍以兄称之，人劝其少屈，曰："吾不友郑庵邪?"莼客甲戌会试，房荐出长沙王益吾先生门。已中式矣，主司再取卷视之，试帖为十韵诗，格于例被摈。庚辰，拟不复应礼部试，海宁羊辛楣、会稽陶仲彝敦促之，遂成进士。数年，补户部郎中。会考御史，莼客以资浅不及格，黄漱兰通政、盛伯希祭酒代顶俸满。考取后，自期当言人所不敢言。一补御史，即参顺天府尹孙辑"辱骂属员，威逼自裁"。属员者，东路同知郝联薇，为兰皋先生孙，实有此事。嗣经潘文勤查复，取郝氏家人切结了案。莼客由是深恨文勤。阎文介管户部日颇重莼客。莼客以丹初轮日接见十四司，以一司官唱名，如呼囚点隶，诒书责之。文介颇嗛于心。当邓铁香鸿胪以言事噪动中外，其折悉由莼客与潘孺初改正。莼客好骂人，名位居其上者，务倾之以为快；而于后生一节之士，殷殷求见，未尝不推襟接纳，教以诗文门径，且时招集以杯酒示礼。故誉莼客者参半，贵人大僚多阴疏莼客。其与人书亦言"南皮吴县，久已绝踪。顺德谓李若农。善谀，渐成隙末"。莼客刻《白华绛跗阁诗》，甚精，价银一两二钱，人谓莼客不欲流传。至今石印本尚须一元有馀。莼客诗从实处入，能读莼客诗者，颇少也。

郑成功忠于明室

成功以父芝龙投诚明室，由任子肄业南监，执贽于钱牧斋。唐王起闽，成功奉隆武号，纵横海上将二十年。病革之日，诵高皇帝宝训，掩面而逝，时康熙元年也。自台湾入版籍后，台民私祠成功，如蜀人之于诸葛。其后朱一贵、林爽文迭乱，疆臣惩台事，不敢以祠郑为请。至沈文肃为钦差大臣，勘定台地，奏建延平王庙，台民始张目伸胆，铿钟吹鼓，赛祭不绝。文肃自撰祠联云："开千古未曾有之奇，洪荒留此山川，作顽民世界；际一生无可奈何之运，缺憾归诸天地，是破格完人。"文肃此联，含蓄不尽，不敢作一激烈语，而毕申忠义之气。延平有知，当为首肯。相传文肃官江南日，每晏僚属，酒半辄诵此联，呜呜歌之。至复诵，则大声拍案为节，群相愕视，敛衽称赞。文肃引满举白，一笑而罢。孙海岑太守时官江宁府，屡预此宴，告于余友阮君晋朋，余问于阮如此。台湾自归日本后，延平之享不废，匪独贵其自出也。又闻光绪丙戌以后，德宗迭梦朱衣人，自言姓郑，云："好还我台湾！"德宗错迕莫对。后复梦，且盛色相逼。述于孝钦，后言："汝告可以驴年马年还他。"及甲午事起，次年果割台湾偿之，马年之谶应矣。延平精爽阅二百馀年，尚自耿耿，为明遗臣之最。此事闻之泰州袁淡生衔，皆延平故事也。

曾文正靖港之败

文正靖港之败，贼炮伤坐船，文正自后舱跃入水中，舆人某负文正易他舟，摇橹拒逆风，至对岸免。文正舁至行馆，不脱湿衣，自矢以死，命幕客李元度、陈士杰草遗折。元度诡言塔师湘潭大捷，可易衣矣，文正不信。左文襄自抚署视文正，见污泥满身，笑言："好象猪子。"黎明塔忠武湘潭捷书至，文正乃易衣，语人云："此之不死，

天也。”长沙张沅荪述此事，沅荪名百斌，文达百熙族弟也。

蒋心馀以袁子才比陈眉公

尹文端再官江督，子才已罢官，被处士服，出入节署，又善以谐词媚尹，材官骑士，折简嘉招，盖一日无子才不乐也。心馀游江宁，文端招饮，坐客有子才及秦涧泉学士，分韵赋诗。涧泉诗先成，文端不以为佳。心馀次上，阅毕不作一语。至子才诗，则启颜称善。心馀阴有不嗛，所撰《临川梦》，极诋眉公，云：“装点山林大架子，附庸风雅小名家。终南捷径无心走，处士虚声尽力夸。”又云：“翩然一只云间鹤，飞来飞去宰相衙。”隐然一子才也。钱受之《列朝诗集小传》评眉公诗：“取其便娟轻俊，聊可装点山林，附庸风雅。”心馀本此。牧斋称眉公：“重然诺，饶智略，精心深衷，妙得老子阴符之术。”又云：“交游显贵，接引穷约，茹吐轩轾，具有条理。”子才为人，亦颇近此。心馀虽以传奇修文德私憾，实为子才作一重公案也。

冯竹儒观察

上海自通商以来，苏松太道有名者，吴煦、应宝时、冯焌光。吾尤以焌光为贤。焌光字竹儒，广东南海人。由咸丰三年举人，从曾文正、李文忠军，历保同知，总办江南制造局。留心经世之学，设局译西书数十种。又购明代实录，置于广方言馆。造第一轮船成，欲乘之以环游地球，其志甚壮。父玉衡，先以事戍伊犁，同治元年卒戍所。西人陷伊犁，竹儒在曾文正军，告假求父柩，历蒙古草地，至古城子，不得进，恸哭而返。光绪二年，左文襄定伊犁，竹儒已官上海道，求解官访父柩。奉旨赏假一年，不必开缺。时回疆虽定，道路犹梗，非商贾不能往。竹儒从父祖霨，诡为贾客装先发，竹儒随其后，祖霨果得玉衡柩于伊犁广东义园，载以东返。竹儒遇于安西州，扶

柩归葬。至江宁龙江关，疾作，抵上海而卒。竹儒归至中途，有旨寄谕疆臣，冯某不论行抵何处，着即入都引见，盖将大用也。夫尊官厚禄，人之所欲，上海道膏腴甲天下，竹儒独舍之不顾，以殉亲闻，此仁和吴氏、永康应氏所不及也。竹儒之子祖勋，为张文襄公所赏。冯少竹之名，遍于人口，不知其先德积基如此。瑞澂欲致少竹死地，此宜援古人及子孙之例争之。吴氏力保上海，应宝时继其后。吴子无闻，应子某以公债票几陷于祸，又以智免。孰云无天道哉？

阎丹初相国

丹初相国官部曹，胡文忠奏引办湖北粮台，崇尚俭朴，风为之变。官山东巡抚日，躬御布袍，着靴，下缀上布。州县及候补人员，衣服有鲜明者，必遭诃斥，或则撤任，或则停委。人皆相习为伪，衣冠敝陋，怀胡饼坐官厅啖之，公密访得，至加优保。有齐河县某，御狐袍谒见，公盛怒云："汝何得如此？想是朘百姓脂膏。且汝独不闻吾有条教榜示官厅否？"某令故为觳觫状云："诚负罪，但卑职此袍价视羊皮廉。省中比承大人之示，同寅皆争购羊皮褂。狐皮骤落，故卑职以贱价具此。凡今之寅僚，出御羊皮，入御狐貂，但以取悦上台，其心殊不可问，卑职不敢附和。"公色霁谢之，列诸荐章，数年由直隶州擢知府去。李君清用，为公门生。官苏州时，访之陆稿荐熏腊店滷锅外围之面饼，价廉而味美，滷锅上用蒸桶，汁易漫出，以生面条围之，汁渍入，滷锅熟而饼亦熟，贫家购以当肉食。告之卫中丞荣光，因共饬该店，日进此饼，苏人传为笑柄。李升陕西布政，署中不具厨传，宴客则取之外间菜馆。有一菜馆，以藩台初次定席，肴馔精美，开价甚廉。李后宴客，皆责如前例，馆主人移他处避之。李在签押房，见仆抱衣出浣，云："何不交太太洗？"仆言："太太今日无空子。"则云："俟明日。"陕抚叶伯英后因事劾李去，丹初在枢府力争，失上意，乞罢，壬辰没于解州。遗折入，初拟恤典甚渥，后悉改常例，独谥以文

介，名实相副。孝钦常语人云："可恨阎敬铭骗一好谥法去。"孝钦好侈，阎管户部，阴加裁节，故有此语。然丹初一派，究不失为好官，其矫枉过正，则非也。

徐进之先生

吾乡徐进之先生，初名宗勉，字谈月，工书，画兰竹，师板桥，然不多作，自号种竹道士。刘融斋宫允《昨非集·种竹道士徐退说》，为进之作也。时已改名退，字进之。徐性简易，好诋诃人物。大兴查芙波为山长，徐诘以制义幽奥，查不能答。县令贵筑周际华，自居文场老斫轮，徐为四书文，隐寓刺讥，周不能堪。治具谢徐，故为谩语慰之云："如子高才，非游京师不可。吾儿子项官京曹，可为主人，何局促乡里为？"厚资促徐行，而阴以一书寄项云："徐初至时，当以宾师礼待，渐薄具礼，使不自容，将流落无所归，庶逞吾志。"项如其言。徐遁入西山为道士，正书之外，又学篆隶，几十年。西山严冷，反衣羊皮，长袍短褂皆如此，毛鬖鬖若猿猱，自喜其状。或着道士服，白绫为表，遍画兰竹。道光丁酉，复入京师，居南城莲花寺；仍应京兆试，不中，取监照贴国子监署壁，日益纵酒狂歌于市。红巾初起，警报沓至，徐着道士服如故，一童子负药笼随其后。为步军统领所侦，拿交刑部，穷其党羽，因疏数人："宋晋、刘熙载、厉恩官、蒋超伯，皆吾党也。"问官骇然，以颠狂咨步军统领销案。童子姓张，父为永定河守备，以此坐童子父不善择师，将守备革去，童子泣无所归。僧忠亲王时带兵讨贼，僧曾以重币求书于徐，乃使童子投僧军，书一序送之。略云："方今专阃之帅，恇怯相效，遇贼非败即走，无能为国家冒死击贼，唯亲王为天下英雄，誓与贼为存亡。吾令汝投其军，能随贤王驰骛左右，立功不难。汝父虽被斥，有汝以军功继之，世庶不谓河员之儿不武也。"童子谒王良乡，呈徐序，王掀须大笑。曰："徐进之亦知我为天下英雄邪？"立派童子入亲军队。后积功至参

将，认徐为师，时有馈问。咸丰八年，融斋宫允集乡人醵金资徐归，遂不复出。张童子，大兴人，遇礼部试年，必就巢珠街扬州新馆，访之吾乡赴公车者，问徐师安否。每致数十金或百金，媵以药物，且请过其家，宴之有加礼。云："吾对诸君，如见徐先生也。"徐年八十馀卒。有子，早慧，死；孙为邑诸生。先生入茶寮，专席独坐，唯余与亲家顾硕，侍坐左右，与谈道光时事。余穷之不已，务使竟其说，先生呼为小友。右皆得之先生亲述，世间所不知也。先生言，步军统领侦骑往拿时，刀矛如雪，虑为其辱，曰："吾为诸君贺，诸君已得妖道，其功甚大，何必用武？当随之去。"故未受束缚。先生所供"党与"，除宋雪帆为溧阳人，馀皆扬州籍。

刘金门侍郎获谴

金门侍郎名凤诰，江西萍乡人，官浙江学政。阮文达巡抚浙江，时以防海往来宁波，奏请金门代办监临，事在嘉庆十三年戊辰。金门常骂詈教官，积怨已深。入闱，又以竹片击号官头，责其巡察不勤。其仆受诸生徐步鳌贿，印用联号，金门知其情未举，闱中诸生哗然。诵一联嘲之云："监临打监军，小题大做；文宗改文字，矮屋长枪。"改文实无此事，乃锻炼语，取以配对，欲致金门于死。浙人监察御史陆言销假入都，至学署辞行，金门既缺祖饯，又无馈赆。陆直揭其事，钦差侍郎托津周兆基、光禄少卿卢荫溥查办。讯明得实，金门戍伊犁，文达坐此革职。金门喜集杜诗，在伊犁三年放归，集联云："三年奔走空皮骨，万古云霄一羽毛。"论者谓下语非金门所敢当，金门后以修《全唐文》卒于扬州。

董文敏送王侍御按黔诗卷

文敏送王侍御按黔诗卷，纸本，长约七尺，高七寸许，齐梅麓旧

藏。有“齐学裘”、“玉谿”两印，又“双溪草堂鉴赏书画”印，又“戴光曾”印。诗格调遒似子麟学杜之作，字似不经意，有水流云在之致，真名迹也。诗云：“绣衣持斧拥旌旄，戎马间关气象豪。报国肯回王子驭，酬知频拭吕虔刀。皂雕弹事风霜笔，羽扇谈兵虎豹韬。行矣捷书宜早奏，汉家麟阁五云高。”其二：“夜郎氛祲未全消，使者单车万里遥。自昔长缨曾请借，即今铜柱未重标。阴符圯上书三卷，令甲明廷诏六条。圣主宵衣眷南顾，舞干何日罢征苗。”后记云：“送王侍御按黔，时有兵事，侍御兼视师之节。董其昌。”下钤董其昌印，白文方印。玉谿跋云：“董宗伯送王侍御按黔诗，的真唐音，折入少陵之室。其书如行云流水，略无滞迹，又如游丝走空，逍遥自在，其神妙当与知者道耳。此卷昔为先大夫梅麓公珍藏有年，手书其签，什袭秘阁。不意兵燹之后复得见之。翰墨因缘，烟云过眼，抚今追昔，感慨沧桑。儿年八十，久旅无归，亦可叹已。侄孙畏三出此索跋，遂书数语而归之。时壬午八月八日，客于申江城南天空海阔之居，星江齐学裘玉谿氏谨识。”按玉谿为梅麓长子，与吾乡刘融斋先生善。文敏此二诗实佳，不知《容台集》有此否？昔蒯礼卿观察从柯巽庵侍郎假抄《容台集》，余曾阅一过，竟不记此。

洪武户牒

贵池郎遂《杏花村志》，载其先世礼卿公洪武三年户牒。体用白话，今记其牒式于后：“户部。洪武三年，钦奉圣旨：‘说与户部知道，如今天下太平了也，是户口不明白俚，教中书省，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牒。你户部官家出样式。那有司官，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，都教入官，附名字，一一写他家人口多少。写得真，着与那百姓一个户牒，上用半印勘合，都取勘来了。我这大军，如今不出征了，都教去各州县里下，着绕地里，共点户比勘合。比着的，便是好百姓；比不着的，便拿来做军。比到其间，有司官吏隐蔽了的，将那有司官吏

处斩。百姓每自躲避蔽了的，依律治罪，便拿来做军。’领此，除钦遵外，今给半印勘合户牒，付本户收执者。一户郎礼卿池州府贵池县杏花村居住。男子四口：成丁二口，本名年五十四岁，男贵和二十八岁；不成丁二口，次男观音保，贵恋乳名。年七岁，孙佛保年七岁。妇女二口：妻阿操年四十二岁，男妇阿尹年二十八岁。事产：屋五间，基地八分。右户牒授郎礼卿收执准此。洪武四年　月　日　安字二百二号　六花押。”印后有吴非《户牒歌》甚佳，亦录之：“天下太平不出征，当使百姓归农耕。大哉王言敕下部，司徒户口欲分明。家为给牒与收执，贵池畿内尊先行。安字二百有二号，半印全押篆文清。填者姓名谁，杏村郎礼卿，事产只屋基，男妇六口两成丁。洪武初来三百载，其后仅藏传至今。我为览讫三叹息，不如一纸犹得垂云礽。呜呼！不如一纸犹得垂云礽。”

郑板桥先生轶事

板桥先生以书画名世，其遗闻轶事多传之者，皆其罢官后乞食江湖所为。先生穷约居里中，宅近东门外宝塔湾。值岁俭，先生生徒尽散，举债偿急需，延至端午节，质剂子本，屈时而畀。先生虑不得偿，先期避往焦山，觅同乡僧某，托名逭暑，实避债焉。至五月下旬，未得家中耗，不敢遽归。马秋玉曰琯，时住松寥阁，清晨雨霁，携一仆登山椒，微吟相属。板桥随其后，听之似重叠仅得一语，云“山光扑面经宵雨”。板桥遽前揖曰：“君得句颇佳，仆已窃听之。”马谓：“诗思苦甚，先生能举其偶乎？”板桥曰：“不才已得‘江水回头欲晚潮’七字，不审足下谓何？”马喜极，谓较己语为自然。叩其所居，明日来拜，邀往对弈，为设一榻，请板桥移寓，共尽昔日谈。板桥欲归不得，面有忧色。马问：“以君雅人，方谋行乐，何郁郁为？”板桥云：“仆为避债而来，非能效公等作达。今将归矣，虑家中无耗，不敢遽行。故忧耳。”马唯唯。又历十数日，与马别，为饯行，举满为寿，板

桥自落落也。抵里步近门巷，趑趄而进，见墁人墁墙扫除，大骇，以为宅已赁他人。入门，其孺人含笑相劳苦，更出望外。又呼仆具酒食，曰："老爷想饿矣，可速备。"板桥益踧踖不安，私叩孺人曰："端午节何如？"曰："在前数日，君寄家二百金，已为毕债，当节左右，隳突吾门者，皆改容谢罪去。今以其馀修屋，防梅雨耳。"板桥自叹曰："吾怪马君，固应不至如是，今果知贤者也。"是年赴扬州与马订交，后遂为马上客。罢官后，亦以马为主焉。此老友王松巢告余，诸家纪载所未及也。

王阮亭先生私谥

《柳南随笔》言："阮亭先生自重其诗，不轻为人下笔。内大臣明珠之称寿也，昆山徐司寇以金笺一幅，请于先生，欲得一诗以侑觞，先生念曲笔以媚权贵，君子不为，遂力辞之。先生没后，门人私谥为文介。即此一事推之，则所以易其名者，洵无愧云。"详案：先生为吾扬州推官，一郡士子，无不被其容接。入官京师，风裁严整，门无杂宾。以纳兰太傅之赫奕，而不得其一字。世称南朱北王。竹垞犹结交成容若，以为梯荣之地。先生独与汤文正昵，文正弟子郭琇，即劾明珠去位者。沆瀣相通，知先生不以此随节，在得取友之正，心曲可以示天下后世。杜陵诗文中，尊杨国忠，投赠鲜于仲通、哥舒翰等，不免有玷笔墨。先生诗文集中独无之，此其所以为介也。先生以刑部尚书挂误归，故当时不敢请谥。迨沈文悫德潜受知高宗，文悫宗仰新城，曾被"横山门下诗人"之褒。叶酉字横山，为文悫师，少有诗名，传入京师，新城与人书云："不意横山门下，尚有诗人。"谓文悫也。一日侍上，问曰："近人诗多质僿，不讲风韵，何也？"文悫对以"士人于王士正诗，不甚肄及，故有此病"。上言："士正亦自名家，何为士人轻之？"文悫奏言："人情贵耳贱目，以士正未邀易名之典，不为当世所重，意存蔑视，非能真知士正者。"上颔之。未几赐谥文简。归愚先生可

谓善于进言，然究不如当时私谥为得其实云。

吴渔山入耶稣教

墨井道人吴渔山与王石谷齐名，皆籍常熟，而相友善。张浦山《画征录》称渔山借石谷所摹大痴画不还，石谷遂与绝交。世言渔山老年好用西洋法作画，云气绵渺凌虚，迥异平日。或传其遂奉西教，浮海不归云云，未得确证。上海徐紫珊渭仁，跋杨西亭所写渔山小像云："余尝于邑之大南门外所谓天主坟者，见卧碑有渔山字，因剔丛莽视之，乃知即道人埋骨处。命工扶植之，碑中间大字云：'天学修士渔山吴公之墓'。两旁小书云：'公讳历，圣名西满，常熟县人。康熙二十一年入耶稣教会，二十七年登铎德，行教上海，疾卒于圣玛第亚瞻礼日，寿八十有七。康熙戊戌季夏，同会修士孟由义立碑。'盖道人入彼教久，尝再至欧罗巴，故晚年作画好用洋法。西亭此像作于辛酉，其时犹未入彼教也。"紫珊此跋，叶调生《鸥波渔话》，王紫诠《瀛壖杂志》共载之，以为石谷与渔山绝交以此。翁叔平先生题渔山为石谷画留耕图小象第二首云："意在欧罗西海边，渔山踪迹等云烟。题诗岂解留耕趣，荒却桃谿数亩田。"自注："渔山晚奉景教，浪游不归。其志与先生殊途，其假画事，乃后人附会耳。"叔平先生未见紫珊此跋，故犹用旧说。

袁爽秋太常

爽秋太常少极贫，肄业杭州东城讲舍。高伯平先生均儒怜而教之，学具有师法。高又延誉于尊经书院薛慰农山长，慰农以兄子妻之，侍御淮生女也。赘于薛氏，居全椒数年。复受业吾乡刘融斋先生之门，刘时主讲上海龙门书院。爽秋后言，一生学问得力于闽县、兴化两师。闽县，伯平先生原籍也。爽秋校书扬州淮南书局，时同

舍一客，略不读书，昼惟齁睡。爽秋官芜湖道，甲午，张文襄督两江，召爽秋留署中十数日。僚友迭邀为秦淮之游，爽秋不解妓献酬款曲，习为故事，偶值明眸一顾，便喜以为倾城悦名士，谓之红颜知己。遂以千金脱籍，载归芜湖，扃小室中。虑薛夫人见逼，以亲兵守户，行部则以匙钥交门生歙县汪君掌之。薛夫人向汪索门钥，汪持不可，夫人径往扭锁。汪当门大呼曰："某在此，非老师不许入！"此汪亲告余者。爽秋甲午诸诗，愤欲死国。后有心疾，喜怒不恒，常呼侍婢予以一剑，命取太太首级来。当时谓爽秋得狂疾，张文襄以电报来询状，实有此事。爽秋已擢藩司，鄙为粗官，愿身入帝城为乐。及内转太常卿，竟以言拳匪事徇。徇音殉，行示也。哀哉！庚子三四月间，爽秋与樊云门至琉璃厂就日者谈，指樊云："君驿马星发动。"问："何方？"曰："在西。"爽秋云："我何如？"曰："君后未可量。"以死事言之，未可量者，廋词也。爽秋肄业龙门书院，与华亭沈祥龙约斋善，故买宅松江。又与松江守陈遹声建融斋书院，在前已公牒卫静澜中丞，奏请融斋入国史儒林传；又请祀伯平先生于嘉兴乡贤，以报师恩。爽秋所为，皆血性男子磊磊轩天地事。德宗执手一哭，即被奇祸。爽秋名字，自与桐庐山水永永常在。余偶举其琐事，亦所谓磊落嵚奇可笑人也。

官文坐享大功

相国官文，以荆州将军补授湖广总督。时胡文忠驻兵江北，属员献媚于官，日进谗言，谓巡抚科目人，蔑视旗员。官阴衔之，文忠亟渡江谒官，握手接昆弟欢。下言有敢造言离间督抚者，访实以军法从事，官意终未慊。后以丹初阎公计，取盐务陋规，月致数千金于官。官唯饮酒唱出，一切不问，凡督抚会衔出奏，胡送稿来，官谨画诺，略不省视。有功则推官为首，官乐为之。官为人简易，识字不多，时朝廷以湘军多汉人，假官镇江鄂，阴诇所为。时曾文正且为祁文

端所忌，文宗疑湘人以此。官妾纵恣弄权，文忠请于母夫人纳为义女，妾呼文忠为大哥，公亦以妹善视之。官稍欲自见，妾辄沮之。曰："你干不了事，不如让胡大哥做。"后妾升为嫡，文忠往拜其生日，与某方伯遇，方伯掣手本回，不肯同拜寿，文忠以好字称之。此皆人所知者。唯此妾所出，世多不知其由。庄卫生受祺《维摩室遗训》云："官中堂天下第一福禄人，有妾一人，年甫二十馀，其始乃四川灶婢，历尽磨折，忽为官妾，饮食起居拟于公侯，且有过之。不数年，立为嫡室，官且甚畏之。胡宗保认为妹，今拜其太夫人为母。又享福五六年，今已病瘵，旦夕将死。致病之由系郁闷而起，真可一笑。"卫生官湖北藩司，得诸目见耳闻，据此可见此妾骄憨恣纵之状。文忠若不笼络此人，焉能奏功？金陵克复，曾文正奏捷，犹以官为领衔，故得封一等伯。入相后卒，无子，群从子弟争袭，尸停数日不敛，穆宗饬某带领侍卫，挥令收敛。无劳而享大功，宜有此报。

祁文端忌曾文正

祁文端为韵士先生之子，以经训小学提倡后进。张石洲、苗先路、何秋涛、王菉友，皆为门下客。道光末叶，曾文正亦预从游之列，固无间也。文宗初，祁为师傅，颇得上意。文正奉旨在籍团练，塔忠武湘潭之捷，文宗喜文正得人，顾谓祁曰："朕欲专任曾国藩，训练乡兵，相时赴敌，毋许各省督抚牵制，何如？"祁顿首曰："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号召乡兵，长驱东下，非国家之福也。"文宗嘿然。后曾有所论列，皆蒙严旨切责。文正语刘霞仙曰："祁某京师旧交，何中伤之如此？"为之叹愤不置。文正后藉肃裕庭、文文忠、倭文端交口力荐，始得所向如志，获底于成。文端之语险哉！庚申文宗出狩，传诏："叫师傅来！"文端已逃赴芦沟桥。其门生江宁端木埰谏曰："老师备位大臣，奈何先去，以为民望？"文端言："吾非不知忠孝，然方寸已乱矣。"文宗闻祁不至，怒曰："什么师傅，叫他滚出去！"祁所为予告

者，非美词也。文端同治初元，复至京师，署左都御史，旋以病去。祁走芦沟桥，此江宁周左麾亲闻于端木子畴者。

罗提督思举轶事

嘉庆时川楚教匪炽甚，以乡勇军功起家者，罗公思举也。公初投军，衣服褴褛，额候部曲，笑谓“叫化子军”，公曰：“亦观其后何如耳。”公善偷营，纵火焚贼垒，自相践踏，大军蹙其后，迭进迭胜；公短衣腾山蓦涧，轻捷如猿猱，火既暴发，而公已在数十里外，贼恨之切齿。公少为贼，州县捕置之狱，笞臀盈千不死，有典史怜之云：“以子之材，何不投营为国家用？”羁满释出，典史资之行。已保至总兵，告假回乡里，典史尚在，拜谒为师。以官牒牒各州县云：“某某盗案，皆我所为，现已为国家效力，毋累他人可也。”公官四川提督时，宴客酒酣，解衣磅礴，指左右臂创瘢，示人云：“此我母某年病，刲肉处；又某年刲肉处。”又指杖痕云：“此某县犯案所杖。”历历不讳。故邵阳魏源叹公为忠孝人。公后官湖南提督，平傜佩钦差大臣印，谓天所以报之。山阳高征君子上，随父士魁官蜀，又闻公告人一事云：“某年盗某家，已穴壁入，伏于床下，主人展转未睡，不得施手。腹馁甚，私摸床下坛内，细似米屑，掬以疗饥。甫入口，喷嚏不已，盖芥末也。主人骇而絷诸官，致杖数百。时辛辣螫鼻，不可名状，至今尚忆其苦。”众宾皆笑曰：“公奈何以人之所讳而为美谈？”曰：“聊佐诸君下酒物耳。”夫传以勇不作乱而以从师，谓之君子；如公勇不作贼而以从军，其志行亦不在君子后。余故乐举其轶事，凡作贼之后作官，恣睢偃仰者，皆视公有愧也。

记关忠节公死难补先正事略

李次青《先正事略》，于道光壬寅雅片之衅死事之武臣陈忠愍

公化成传，附葛公云飞、王公锡朋、郑公国鸿，而无广东提督关公天培。关死在四人之先。广东骤防，而后及江浙。关传为鲁一同撰，见《通甫类稿》，书已早出。次青于汤文端传，即摭《通甫类稿》中文，而独遗关，是谓之首尾不具。谨次其大略补之。公名天培，字仲英，江苏山阳人，由道光十四年自苏淞镇总兵，擢广东水师提督，驻札虎门。居虎门六年，禁烟事起，公佐林文忠公缴获烟土二万二百馀箱。奏闻，叙功有差。二十年，英师起，林公以罪去。钦差大臣琦善至粤，命撤海防，犹责公守虎门。琦善日以文书缓英师，阳督公战，请继师则又不许。虎门外列十台，大角、沙角二台最据险要，时助守台者仅数百人。未几，英舰奄至，二台继陷。公与游击麦廷章住靖远台，督厉士卒，自卯至未，杀伤过当，身受重创，陨。虎门陷。而后及定海，又及宝山。陈忠愍公死于宝山，此最后事。此余谓次青首尾不具也。公死后，仆孙长庆求公与麦廷章尸，各得半体，归葬。英兵严守台，由汉奸某感公不杀恩，多方说英师，导入，乃得公尸。事闻，赐谥忠节，建祠予荫。林文忠公赴戍，过山阳，吊公丧，挽匾云："我不如君。"又联云："问何人实坏长城，孤注竟教躬尽瘁。闻异类亦钦伟节，归元相送面如生。"联上各忘首五字，异日将问人补之。

孙渊如先生

钱唐袁氏谓"常州星象聚文昌，洪顾孙杨各擅场"。孙者，渊如先生也。吾最重先生，先生能诵全部《文选》，其骈文绝不摭拾《文选》字句，诗有奇气。三十以后，一意研经，袁氏谓渊如逃入考据，诚不欲以文人自囿。少与钱詹事大昕游茅山，访梁天监井阑。毕秋帆中丞邀入陕西幕府，为之特辟一室。同幕有某公讨先生一檄，秋帆裂掷于地。歌者郭生，与先生昵，留节署，夜出，门已上扃，先生引郭梯后苑墙缒诸外，为逻者所得，絷于长安县。秋帆闻之，命速释，无使孙知。乾隆丙午应江南试，主司朱文正公临出京，与彭文勤约：

"吾此行,必得汪中、孙星衍。"果得先生于经策中。登第后,散馆试《厉志赋》,用《史记》"豿豿如畏"语,和珅误认为别字,抑置二等,改部曹。人谓先生稍屈节于和,可奏留馆,先生卒不可。官部曹,受知阿文成公,免其行半跪礼。和阴有不慊,文成拥护之。由京察放兖沂曹济道,与康基田堵曹南决口,省帑金数百万,策皆出先生。巡抚玉德忌先生,专上康功。擢河督,在任修汤陵,立伏生后。摄臬司,平反旧案数百。巡抚不欲先生尽其长,奏回河道本任。后改补粮道,引疾归,侨于江宁。曹南人赠以牡丹数十本,唐陶山仲冕署以"廉卉堂",比陆公纪之"廉石"。余重先生以经术饰吏治,有儒者雍容气象;诗文渊雅,出以自然。《吴会英才集》所选,特其少作,晚年一归于道。其金陵侨宅"冶城山馆",在朝天宫左,即今张氏之"竹居";"五松园"在四象桥浙江会馆南,近王府园。余初馆红纸廊编译局,与冶城山馆近;继馆江苏通志局,在王府园,又与五松园近。曾有诗云:"兼两图书插架新,渊如两度许为邻。"尚友先生,联以寄意。世以孙洪并称。洪为人气矜之隆,诗文咸露刻镂迹象。顾敏恒早死。杨蓉裳骈俪虽工,亦用唐体,顾之《昭明庙文》,未为绝作。然则袁氏所许,名为四子,实则一雄,令余不能不倾倒于先生也。先生有一曾孙,习典当业,尚宝藏先生年谱,缪艺风先生告余云。

俞曲园获谴始末

曲园先生以河南学政,因出题割裂,为御史曹登庸劾罢。先是曲园进书,已荷严旨,曹君特探圣意,为诋諆之举耳。咸丰七年七月丁未,上谕内阁:"前据河南学政俞樾,呈递《易原图》,据称由钦定《周易折中》载河洛未分,未变方图、三角图推阐而得之。不知康熙年间,大学士李光地景春奉旨编辑《周易折中》,于《启蒙附会论》内具载河洛阴阳动静加减乘除各图,又附载此二图,原以《易》理精微,象数兼赅,推其馀绪,即可通于勾股开方等法,非以此为作《易》

之原也。今该员辄凭臆见，衍为两仪、四象、八卦、六十四卦之图，穿凿附会，转失其真，且有訾议先儒之语，尤属率意妄陈。原图着发还。”此后曹参折上，上谕内阁：“御史曹登庸奏学政俞樾轻浮乖谬，并将所出题开单呈览。河南学政俞樾，出题割裂，致令文义难通，据该御史开列二十题，俱系不成句读，荒谬之极，至所称科试郏县童生文题，误出破句，几至罢考。按试河南府时，坐索棚规，逗留三日，均属有玷官箴。俞樾着即革职，交英桂督同藩司英棨，将所参各款秉公查办，据实具奏，毋稍徇隐。”又上谕：“前因河南学政俞樾，出题割裂及坐索棚规各款，迭经降旨交英桂督同藩司英棨秉公查办，并调查卷册，据实呈奏。兹据英桂等奏称，详访舆论，俞樾考政尚严，惟所出题目确有数题割裂太甚，不成句读。尚无坐索棚规及轻浮卑鄙等款。”云云。先生仅以革职免官，赖有英香岩此奏。后浙江学政徐树铭，请开鸿词科，复举先生名，徐降调去。曾文正坐是不敢复起先生，遂以著书终老。人多不知先生获罪始末，故备引之。

陆存斋与丁雨生买书构衅

自咸丰红巾乱后，书为一厄。屹然负藏书两大家名，存斋观察与雨生中丞也。昔日本岛田彦桢著《皕宋楼藏书源流考》，载二人因争买书至绝交云云。未知所本，今见存斋《仪顾堂续跋·元刊〈玉海〉》中云：“道光中，上海郁泰峰茂才以六百金得书即指《玉海》。于扬州盐商家。同治初，丰润丁雨生开府扬州，余过其官舍，出以相夸，并载入《澹斋书目》，所称墨光烛天者。及余自闽中罢归，有以郁氏书求售者，余阅其目，是书在焉。询其何以能归郁氏之由。知雨生介绍应敏斋廉访至郁氏阅书，自取架上宋元刊本五十馀种，令材官骑士担负而趋。时泰峰已故，家已中落，诸孙尚幼，率其孀妇追及于门。雨生不能夺，取其卷帙少者，自置舆中，其卷帙多者，仅携首帙而去。后经应敏斋调停，以宋板《世彩堂韩文》、程大昌《禹贡论》、

《九朝编年》、《毛诗要义》、《仪礼要义》、金刊《地理新书》等十种为赠，馀乃反璧。余始恍然。因念同治元年，余随筱泉制府榷税广东，始与雨生共事。时方以庐陵失守开罪，尚未开复也。及余兵备南韶，雨生亦权苏松道篆。余奉讳归田，则渠已开府矣。余以访书至苏，雨生必先屏车骑过访，后竟以争搜古书成隙，念古人怀璧之诫，因识于此。”案：今两家之书，斥卖略尽，录其构衅之始末，以著所藏原主，此事亦书林故实也。

喀尔喀赤陵姐琵琶

康熙时，喀尔喀部有善弹琵琶女名赤陵姐，能弹冰车铁马之声，弹时朔雁俱落，犷骑环听，肃然无声。邻部厄鲁特部噶尔丹汗遣使求之，喀尔喀怒不与。汗起兵伐之，浸灭其部，以赤陵姐归。喀尔喀部遣臣款塞求救，圣主亲统六师征葛尔丹。丹逆战，其妻阿弩戛吞率突骑略阵，被我军殆于军前。旋絷噶尔丹以归。赤陵姐随入京师，犹奏技于王公家，闻者至有绿珠、杜秋之叹。两部构兵，只以一女子，此亦不祥人也。乾隆时，徐芝仙兰游京师，从故侍卫闻此，因作《赤陵琵琶姐歌》。哀感顽艳，嗣响梅村。余经见沈小庾遗稿纪此事，并载徐歌，因备录之。歌曰：“逻婆檀上红使鞬，龟兹国唱无愁曲。尤物皆从气运生，天数色艺空金屋。千年大漠藏龙蛇，化为女子颜如花。生长赤陵呼作姐，能将番曲谱琵琶。琵琶宫调八十一，别有新声缓挑出。韵并风生乐万方，国王一见加诸膝。其王分地跨兴和，西与山戎厄鲁县。接壤多。闲起侵陵缘互市，终修和好悔操戈。鼓声坎坎冰天裂，艳妆正踏山头雪。一枝春色照黑沙，两国兵端从此结。虎夺龙争秋复春，朝为楚胜暮为秦。掌上青娥偏解舞，原头战骨几生尘。皇皇天子修文德，频遣行人颁玉册。蠢兹猰㺄恶浮天，为一妇人灭一国。旌旗出没黑山陬，风雨凭陵青海头。尘起百灵争诉帝，霜高属国尽防秋。维时五月之日暮，至尊驻跸香泉戍。寇骑

仓黄走大荒，龙骧浩荡来西路。羽林老将为余言，亲见阏支阵前仆。四寸文綦么凤飞，周身细铠秋金镀。芙蓉十队花寒烟，媵有残英泣断弦。鬓点雪霜亡赞普，命馀锋镝出祁连。理藩院里秋槐老，阶墀犹把琵琶抱。宛似虾蟆陵下人，浔阳江上伤潦倒。听弹一曲别郎官，弦上传来意万般。未死若怜胡地隔，得归终恋汉恩宽。曲终上马风萧索，风吹泪逐哀弦落。何倾泪逐哀弦落，禾黍油油满沙漠。君不见倾国倾城代有人，若个老归生处乐。况尔归时国有君，太平无复强侵弱。”

邯郸县龙祠铁牌

直隶邯郸县境西北三十里，高阜上有圣井，在龙王庙内。井周径略近一丈，井底有铁牌若干。遇旱，则钤请铁牌，供奉虔祷，雨辄应时而至。同治丁卯，京师大旱，有以此事言于恭邸，派员往请，立沛甘澍。由恭邸奏闻，西宫命别铸金牌，谨镌神号，饬兼顺天府尹万藕舲尚书赴庙，祭赛陈设。庙祝叩头固请，谓设遇盗贼将金牌劫去，死且不贷。万许春秋两祭，请牌恭祭后，即敬谨安奉县库以为例。相传，请牌得两，当别铸一牌，同原牌俱置圣井，以故井中铁牌累累。光绪辛卯，南清河一带苦旱。漕督松椿移牒邯郸县，恭请铁牌，按驿递送。至清河日，漕督虔请如礼，连日拈香，涓滴不应，酷日风霾，交相为厉。漕督托病不往，道宪拈香返，叹恨见于言色。余纪事诗有“龙湫顽铁绝灵爽，天命至此神无功”，谓此也。此牌后由淮安府张小云太守迎至淮安，祷亦无效。张禀松督：“可否送归原籍？”松命置于古庙中，龙迄无灵求归。此井自宋元祐年乡人建庙奉神，每祷辄应。殆囿于直隶省，各有统辖，迁则不能为神，与官吏之所司一也。

陈总兵庆云之女

陈总兵庆云，赐名国瑞，湖北应城人。初由贼中投诚，为黄开榜义子，时称黄大少，妇人孺子，皆知其名。以剿捻功，授浙江处州镇总兵，未赴。与郭宝昌为僧王左右翼。王死曹州，国瑞夺回王尸，免罪。捻犯京畿，国瑞驰援，赏御前头等侍卫。解柄居扬州，先与李世忠酗酒肆斗，降都司。后因詹启伦殴伤人命，国瑞强梁干涉，启伦抵罪，国瑞谪戍黑龙江，死于戍所。有女年十四五，自关外赴京师，因阎文介哭诉醇贤亲王。王奏请资送其柩回南。一时传指其女为缇萦复见云。此女许字雷大常以诚为孙妇。国瑞有数千金，在妾某氏处，合官吏赙赠，不下万金。嫁女时，妾为之主，资从甚薄。雷孙渐不能自给，女数告贷于庶母，后遂厌之。妾居扬州尼庵，以数千金资其弟，开一钱铺。女亦愤甚，白昼率健儿入庶母所，以索还雷氏原聘朝珠为词，搜其金饰数事去。庶母奔赴甘泉县署，报白日抢劫。县令杜之蘅饬役逮捕。女赴淮扬道衙门诉状。时为临桂谢子受先生，习闻女贤，欲缓其狱；杜令径以抢劫案具详矣。余馆道署，怂恿先生传见陈女，问其底里，先生从之。女见时，青裙屏饰，举止端详。陈说庶母寡恩及家世衰微，涕泪并集，先生恻然。移书陈舫仙廉访，饬杜令细查情节复禀，毋得卤莽。先生又属杜谕其庶母，资雷千金了案。先生行部扬州，此金迁延未缴，女复来诉。先生假座扬州府大堂，饬甘泉县立提陈妾之弟至，责令即具金交女。一时观者近千馀人，皆谓断此案公允。此光绪十八年间事，若演为剧曲，必声色俱著云。

周保绪先生文武全才

荆谿周保绪先生济，嘉庆乙丑进士，两补淮安府教授。少工词

章，与同郡张翰风、李申耆善。又习易筋经卷帘诸术，权勇技击，一时无双。初客宝山县署，县令田钧，山东巨野人，敬礼先生为上客。因丁忧，以交待未清，羁苏州。时李文成之乱，连及山东，田念母柩未葬，虑毁于贼，北望号泣。先生慨然与武举任子田往视之，两人牢马持矛，出入贼薮，凡刺杀百数十人。葬田母毕后，并骑反，历十八日以报田，田拜泣。先生官淮安日，与漕督周文忠天爵，知府周听松涛，并以勇力闻，号"淮北三洲"，以洲寓周也。城守营参将某，以剿川陕教匪立功，自矜武力。先生曰："姑至敝署一较如何？"翌日往，共赌跃大成殿。先生十上十下，如飞鸟濯翼，超过檐际。某仅得其六，微侧遽堕，折其左足，医数月，卒跛而行。山阳县有豪胥，多折辈行与交，见先生唱喏而已。一日先生散步学前，胥适过，呼之来，以所吸烟铜斗，遍击其首，叱曰："速去！"胥至家，首暴痛，肿几如斗，呼謈求死。胥妻子知胥罪，泣跪先生阶前求救。先生命舁至，又以铜斗微击数周，痛立时止。两江总督孙养圃制军重先生才，属统江淮缉私之任，资以原糈。先生招置奇才剑客，辟园亭于扬州，日夕训练，先后捕获枭匪数辈报孙。凡累致数万金，当其盛时，妖姬曼舞，选侍左右，既厌处剧，散遣壮士，斥财立尽。一意闭关著书，遂成《晋略》。周文忠督鄂日，犹招先生一往，未几卒。及红巾乱，人念先生若在，必可以剿抚之策挽回东南劫运也。

张文襄轶事

张文襄年十三，入学顺天。学政为程庭桂，文襄献诗一册，程诃之曰："童子无躁进，且好好读书。"咸丰壬子中解元，年才十六。己未庚申两会试科，俱以族兄子青为同考回避。徐季和祥，即以庚申全写文襄擢解之文中会元，特改《中庸》为《大学》耳。文襄于同治癸亥始擢第。相传季和与文襄在京师，如尹刑之相避。一日猝遇于途，季和障面疾驰，文襄遽前梭其腕戏之，因是深衔文襄。季和劾文襄

在鄂督任一折，至摘文襄寿李文忠文“池小不足以回旋”，为丧心病狂语。季和欲劾文襄，可举者多，何至以文章宾主之辞为病邪？有云此折为李爱伯所授，爱伯尚不至此。季和连类及之，殆孔北海所谓丁零盗苏武牛羊，可并案也。徐折当时交粤督季勤恪、江督刘忠诚查复。勤恪复折有云“世有文字渊源，昧心反噬”，云云，亦隐刺季和前事。章奏之学，俱以文字为戏，朝廷无人可知，不然台官宜揭之矣。文襄督四川学时，按试龙安府，知府为王文敏懿荣之父，例为提调，供张一切。文襄见帐额画折技，甚工，询之巡捕，对以府尊小姐所画。文襄时已丧耦，到省请吴仲宣制府为媒，王不允。后言之再四，始定聘焉，即王夫人，文敏之妹也，先文襄没。文襄工宋人四六，在粤督任，《谢赐寿表》有云：“葵藿之忱未泯，董桂之性犹存。”《鄂督谢任表》以“江汉南纪”对“申息北门”，人称其工。其官粤督，继张靖达任。靖达随薨于粤，文襄挽之云：“继公惭武库之才，岘首哀思，片石人传羊太傅；据鞍示矍铄可用，壶头瘴疠，明珠天鉴马将军。”时靖达为言官所劾待勘，得旨复原。文襄措词之工如此。余好访文襄轶事，姑纪数则，以悉我笔端之馀兴也。

龚定庵赵飞燕印

定庵藏赵飞燕印，本严东楼故物，后归项墨林，又归李竹懒，又归定庵。定庵宝此印如性命，作诗盛张其事。又于昆山寓居，筑宝燕阁，几欲以印为身后之殉。后卒以此偿博逋，流入番禺潘士成家。潘败后，遂失此印踪迹。江建䨇随江郎庵侍郎校文粤东，尚见藏此印香檀匣，印则无有矣。印为缪篆文四，曰“婕妤妾赵”。婕从糸，赵字内含雀头三。以曲阜孔氏所藏汉虑傂尺度之，高七分，径一寸弱，玉质晶莹，罕有伦比。姚衡《寒秀草堂笔记》谓为某人伪刻以绐定庵，定庵用宋拓夏承碑或云娄寿碑。及数百金易之。然考据诸家皆定为真汉物，姚氏所言，未足为信。张石洲言：“《汉书》赵氏婕妤三：钩

弋夫人也，飞燕姊弟也。飞燕后立为后，弟亦进昭仪，皆不终于婕妤，此印应属钩弋。”因赋诗专隶钩弋事。后又思：“篆文四，犹赵字内含雀头，得非飞燕狡猾，隐寓其名耶？”又作二诗证之。余谓作飞燕，使题诗较有感慨。今录石州后诗，为定庵张目。诗云：“涎涎双飞入汉家，前班后许无容华。舞腰新系承恩印，慧意斟酌授鸾斜。”“秋高长信霜风起，艳血飞翻豆蔻水。娇啼怆绝樊通德，里谣起取张公子。”

卷五

朱文定扑责士子

宝应朱文定朴彦，督学浙江，待士过严。有因小故，横加扑责，羞愤自尽者。浙人汹汹，至为不平。文定之父名彬，字武曹，随文定校各郡。钱衎石侍御据此纠之。文定降一级留任，父回籍。文定督学湖北时，士子覆试，童生须先呈起讲稿，然后誊入卷中，有被诃责者，有楚扑者，畏缩莫敢先上。单地止相国懋谦，时以幼童获隽，诸人给单前进。单挺身持稿本历阶而上，文定翘须厉色，意以"何物小子敢撄我锋"，欲寻隙责之。视其起讲甚佳，无可置诘，即命之下，然胸中郁怒。诸生一哄呈稿，文定默无一语，相率而罢。退揖单曰："我辈得免夏楚之辱，子之功也。"文定自此，威亦稍霁。

刘融斋中允

吾乡刘融斋中允，先世阜宁人，蚤孤，刻苦厉学。为童子师时，默诵蔡沈《书经集传》、《禹贡注》，熟则绕案背之，贫未见注疏本也。中允道光甲辰赴礼部试，场毕，谒乡试座师钮松泉殿撰，钮问："场中时艺稿带来否？"中允赧然曰："同乡高南卿先生，以前后作墨卷二比，忽摹名家，体不一律，恐难出房。"钮取阅之，云："中郎在此。"后果然。中允督学广东，仅考四府，移病归里。步访亲友，一儿捧大帽，一儿执名刺。故友早世者，每登堂拜母，奉以饼金，助甘旨之需，或兼药物，如化橘红及桑寄、生亭之类。后主讲上海龙门书院，江浙能文之士著录甚夥。已中风矣，犹阅诸生日记。李勉林制军，时为

制造局总办。萧敬孚先生言于李，以小轮船送归扬州，年馀遂不起。吾乡清宦，先生其一也。先生主讲时，好食盐渍鸭卵以十许，千文一枚，每日仅食其半。忆蒯礼翁告余一事，云昔寓上海，从先生学算。先生每日午前徒步来，略具数簋待之。先生曰："不可，即具一殽，毋将我脾气改坏。"蒯从之。己酉五月，值湘潭王壬秋先生于江宁，曾问先生后裔何如？余具对。王云："融斋先生很看得起我。"余曰："见尊集赠刘诗，便知。"壬老曰："然，此先生谦德溉人。壬秋年少时，便令心折，亦不易也。"

汪仲伊进士

汪宗沂，字仲伊，歙县人。少邃学，以礼乐兵农医自任，兼通奇门壬遁轨革家言。为王予怀侍郎婿。弱冠，以《礼乐一贯录》受知于曾文正公。朱九香先生督学安徽，取为同治丁卯科优贡生。由庚午举人、光绪庚辰进士，签分山西即用知县，出长沙王益吾先生之门。仲伊谒先生，先生即戒之曰："不讲师生讲朋友，礼照缪筱珊例可也。"筱珊先生甲戌出益吾先生门，荐而未中。仲伊朱卷出，张香涛先生读而异之，谓朱肯夫曰："此必外间重改本。"朱曰："闻系原稿。"张不信，自往礼部求原卷观之，始叹服。谓朱曰："吾欲往拜。"朱曰："令汪见公可也。"遂告仲伊。仲伊云："吾与张从子同年，理当先谒。"因趋出，适途遇张，折回朱所，谈一日夜。初谈商吉五行大义，张曰："机祥小数，不足言。"又谈《三礼》，不合而去。张嗣出为山西巡抚。仲伊曰："吾宦情本淡，况不乐为张属吏也。"遂终身不仕。后出参李文忠天津幕府数年，荐于晦若自代去。嗣袁爽秋外简徽宁池太道，聘为中江书院院长。李学使端遇奏保五品卿衔，家居，主讲黟县书院。丙午，年七十，拟不出矣。元日，取《周易》筮之，得"晋之震"，乃复就蒯君礼卿之聘。与余望衡而居，每日必谈至三更始罢。于朝章国故及当世人物，扬眉盱衡，更倡迭和，私谓得余之晚。时暑雨浸

淫，江宁人士由蕴热患红痧，处以辛凉解剂即愈。仲伊在扬州，用古人预防法，自处大承气汤服之。重至江宁，颜色瘠瘦。余询知其故，曰："奈何以老人尝此峻剂？"余八月归里，闻仲伊十月病没，其病下利，亦以服药败也。仲伊初见文正，令其校刊《王船山遗书》，与欧阳晓岑论题王夫之像，晓岑云："曷题明某人？"仲伊云："既入国朝，不应再署明字。"与晓岑大哄。改入采访忠义局，又与陈虎臣、杨仲乾不合。复入书局，与戴子高、刘恭甫善，而以刘海山先生为师。洪琴西为书局总办，最赏之。仲伊之学不纯，然恢奇豪达，不名一家，与之言，如瓶泻水。要足为余老友之一，惜其别后，不复再见也。子律本，光绪甲午举人；其馀诸子，忘其名矣。仲伊言：沈又肃最重李小湖先生，有同乡某来见，求为向沈关说扬州盐商一事，可得馈二千金，足以救贫。李怜其窘，欲许之，徘徊未发，商之仲伊。仲伊曰："先生以清介为沈所重，奈何以此自污？若徇同年之情，请以所入束修分润之。"李大叹服，曰："吾几失节，由子救我。"仲伊又言：馆勒少仲家，教其某子，归应江西试，勒请仲伊送考，时督学为李公文田。仲伊用六壬占之，预拟一赋，系论乐律题目。勒子就试占场，果遇此题，遂冠其曹。李后誉勒子于同官中，不知为仲伊作也。仲伊之术多如此，然丙午出山后尚言"此岁必有京师之行，就天津谒某督"，说以时事，迄亦不验，而仲伊死矣！仲伊由陆凤石相国奏进遗书，诏入国史儒林传，自足不朽。右系仲伊轶事，恐余之外，无能知者，忆而记之，如见我仲伊也。

左文襄不礼唐镜海

唐镜海先生鉴，为仲冕先生之子。少以理学名，由布政使入为太常卿。回里后，奉诏入都。召见后，有旨令主江南书院，为士矜式。先生在都，若倭文端、曾文正、何丹畦、窦兰泉，皆从奉手受教。先生奉旨还乡，骆文忠欲延主岳麓书院，左文襄力持不可。王壬秋语左：

“唐先生系奉旨主书院者，有何不可？”左不得已，改聘先生主常德府某书院。先生艰于舟行，又为盗劫行装，惊悸而卒。余谓文襄年少气盛，镜海理学名人，延接后进，多为峻容，亦不可犯。文襄与镜海，必宿有不慊，故稍持异同如此。

段懋堂先生避横逆

懋堂先生历官黔蜀，罢官后，弃其故土，侨寓苏州。先生所著书自序屡言“避横逆”，文集又言“为墓田讼事，垂老龂龂于此”，度当时先生必为此久遭龋龁不自者。余叩之友人，云：“先生自黔归，宦橐稍裕，族弟某艳其资，嗾他人更番嬲先生，几为所窘。故先生著书，不忘书此。”云云。家庭构衅，至积不能平，虽以通人处之，无能保其夷粹也。

王幼霞给谏

幼霞给谏名鹏运，广西临桂人。幼霞父名必达，官江西。当曾文正以客军援江西，江西大吏多掣文正肘，遇不以礼，幼霞父独谨事文正，馈饷不绝。文正常举告僚属，叹为有侠义气。幼霞在中书积资最深，有刘贡父之病，貌为之损。两次考取御史，皆以召见被抑。后卒由御史官给谏，上封事，不纳。病免，游江南。张文襄属扬州运使聘为有仪堂总教习，时癸卯年也。甲辰余客扬州，欲往见幼霞，访桂林遗事，蒯君礼卿云：“余即邀幼霞游平山堂，请君作陪，可以畅谈。”会礼翁有事赴仪栈，幼霞游苏州，猝病，卒于旅舍。余悔与幼霞失之交臂。若余早见之，质以所闻，幼霞必无靳于我也。

狗曲成谶

《汉书·儒林·王式传》:"诸大夫博士共持酒劳式。博士江公心嫉式,谓歌吹诸生曰:'歌《骊驹》。'式曰:'闻之于师,客歌《骊驹》,主人歌《客毋庸归》。'江翁曰:'经何以言之?'式曰:'在《曲礼》。'江翁曰:'何狗曲也!'式耻之,谢病归。"颜师古注:"言狗者,轻贱之甚也。"昔余友陈君惕庵应两江师范学堂总教习之聘,以礼责诸生,诸生哗然,惕庵即襆被归。余有诗记此事云:"狗曲共嗤王式礼",云云。后余于庚戌就安徽沈子培提学存古学堂之招,沈已告病卸任,余亟赴皖与沈仅谈一炊顷而别。在皖阅卷留一月馀,寄沈诗亦有"直虑江翁讥狗曲"语。次年开堂后,诸生以余评语过严,心怀不平,幸余徐以言导之而罢。由此观之,"狗曲"一语,余与惕庵分尝其厄,有先见之几焉,谓之谶语可也。

己酉愚园之集

湘绮先生,灵光岿然,海内人士,无贤不肖,皆知有王先生。己酉五月,先生游江宁,由刘蘧六郎中领袖,公宴先生于胡氏愚园,并摄影焉。一时坐客,以齿序列,如长洲朱仲我孔彰、独山莫仲武绳孙、江阴缪艺风荃孙、邵阳魏季词繇、义宁陈伯严三立、清河王寿萱锡祺、汉寿易实甫顺鼎、兴化李审言详、丹徒柳翼谋诒征、贵池刘蘧六世瑗、刘恂甫诒慎;期而后至者,清河吴温叟涑、江都梁公约菼;尚有桂阳陈君及某某等,不能尽记。先生神明不衰,雄谈如少壮人。诸君以旧事相问,一一缕答,而于肃裕廷冤狱,言之犹为沉痛,艺风先生亦然其说。质以曾、胡、左三公事,皆为人所未闻。虽嘲谐间作,足备记录,为后世故实,诚雅集也。先是,余等集于此园联句,余有句云:"遥知汉太史,应指德星明。"诸人以为兴会。未几,即宴先生

于此，余诗若为兆焉。

哀溲阳

余于壬子四月作《哀溲阳》诗，为端忠敏而发，一时附端者，颇致不满。昭文孙师郑谓“不愧杜陵诗史”。襄阳周君自京师客上海，述宝端臣侍郎言及忠敏云：“‘出山富贵为群奴’，兴化李先生诗，有旨哉！”然余诗尚有“昔为人羡今人怜，纷纷过眼如云烟。精灵啼血时来往，莫使空山化杜鹃”。非极哀之，肯作此语邪！

汪本楹

安徽沈子培提学曾植，于宣统庚戌创为存古学堂。本合皖南北高材生各十人，分科讲学。不循学堂新章，先发题，甄别限期缴卷，不用扃试。以故，倩替者多，不辨真伪。教员：元和朱孔彰、桐城姚永概、黟县胡元吉及余，共四人。姚、胡皆他适，余与朱先生独留阅卷。余得刘和光，朱得汪本楹，余让朱君取汪第一，刘次之。沈告病交卸，后任提学吴隶轩同甲，将荐卷送巡抚朱中丞家宝覆定。余与朱先生赴抚署辞行。中丞向朱先生拱手云：“请仍让刘和光为第一。”及次年开堂，刘殊不及汪。改革后，汪从休宁时通书问，深以余为可师，而议论亦与之合。闻其在家闭户著书，不预人事。刘和光者，久无音耗。因之汪本楹遂储余心胸间，不能忘去。

记东台之游

东台去吾县一百馀里，余于光绪二十二年偕姨弟许葆生，因相墓事，访汪作舟于东台。时天寒微雪，作舟方集弟子讲学，馆余于某道院，饮宴于此。作舟谈轨革壬遁之学，复论文字源流，轩眉抵掌，

诸弟子屏息瑟缩以听。陪客有瞿冲斋伯恒、吉凤池城。冲斋始由广西弃官归，谓余云："为人出而入官，退而归耕，方不浮情。我今犹能扶犁耕田也。"凤池丹阳人，居东台数世，精研经训，与丹徒陈星南祺寿齐名。不知作舟何以不招星南，余亦忘访之。未识凤池时，余赴面馆早餐，隔座有持服者，与客谈古今事，旁若无人。余意此必凤池也，前叩姓氏，果然。余客东台诗有云："海隅喜见文章聚，谁信中间有客星。"指此。光绪丁未重晤凤池江宁，出此诗相示，余方忆其全貌，星南时已定交矣。

南浔富绅善刻书

今之南浔富绅寓上海者，有周梦坡广文庆云、刘翰怡京卿承干、张石铭观察钧衡，皆善刻书，聚宾客，有宛平查氏、祁门马氏之风。淞社之立，周刘两君，持之甚久。翰怡刻书最夥，石铭次之。翰怡喜刻未传之本。石铭喜刻丛书，几媲津逮。梦坡喜刻新集之书，为海内文囿，稍延慧命。年辈视刘张为长，而风雅好事，躬为领袖，兼富游兴，年几七十，视听不衰。石铭已以忧死，翰怡归守南浔藏书楼，奉长恩之祀。梦坡犹手自著书，亲为条例，岿然为鲁灵光。余藏三家刻书略备，丙辰怀人诗，记三君有"湘素景摹凋印绝，前惟乌镇后南浔"语，盖实录也。

张文襄喜打诗钟

诗钟原始，江阴金粟香先生谓，义起于古之击钵催诗。余谓不然，盖古州群乐名建除八音数诗，推阐及此，纤巧割裂，未见其胜。张文襄每与客集，必打诗钟，佳者击节叹赏。蔡伯浩以得明保，黄叔颂因委宜昌厘金缺。蒯礼卿言，文襄圈识佳联，随即弃置，故传者不多。当时工而且速，推易实甫、文云阁。张季直最钝，而亦不工。礼

卿差优于张，此其自言。伯浩见赏，系嵌第二字“射虎斩蛟三害去，房襟杜算一身兼”，叔颂左第五字“弟兄岑氏奇皆好，姊妹杨家态最浓”是也。

梁星海赠诗扇

梁星海于光绪戊申游江宁，寓中正街陈伯严吏部寓庐。访士于陈，举朱仲我、吴温叟、梁公约及余以答。梁各书团扇相赠，皆写旧作。余扇为《江上怀朱一新》五律一首。余报诗云：“梁髯朱叟最相亲，去国当年两谏臣。”友人谓二语已得骊珠。仲我亦有答赠之作。公约为星海门生，谢诗例作师弟感激语。今阅二十许年，星海、仲我、公约皆下世。余扇付裱背，与沈寐叟折扇共为一轴。记怀朱诗首云：“分此千里月，照我两人心。”今星海遗集载之。

沈乙庵述李若农善相

李若农先生文田以善相名。乙庵，其门生也。一日集于沈所，门者以梁启超刺入，沈亟白李曰：“老夫子曾言，吾乡新出梁生，足为粤人生色。今其人来，可以一谈。”及梁入，李骤色变，翅须咏齿，若无所见。梁窘甚，辞出。沈云：“往者老夫子于梁闻声相慕，今何蓄怒以待？”李云：“耗子精，扰乱天下必此人也。”又，杨士骧由直隶藩司入观，诸京曹公宴若农，请杨加入。李见杨，不甚接谈。后杨先行，沈问后者，莲甫何如？默然不语，再问，则大声啃云：“又是一个总督，奈何？”此两事，沈亲告余，以鲜知记之。

书袁爽秋事

袁爽秋在芜湖道任，因纳妾为正室所不容。袁行部外出，扃妾

一室，以钥付门生汪某管守。汪歙县人，能为文章，非虚造者。又爽秋在扬州淮南书局，同事某好狭邪游，昼为酣卧。爽秋惜其不学，其熟睡，燃灯蕊粘其额上，渐灼至肤，某负痛起，欲饱以老拳，爽秋深谢乃已。此一事乃吴温叟闻之于高叔迟者。余偶书两事于商务印书馆月报中。时在沪馆，天已昏黑，门仆持袁荣叟名刺来拜，延入，则挟汪某同来，并馈余书数种。言书事非实，请为更正。余言："尊甫忠节自在天壤间，前一则无非范文正庆朔堂及胡澹安梨女故事；后一则为说部谈助，俱无害也。若言更正，请君自为之。"不怿而去。后汪某暴卒，袁乃假汪子语更正。汪某在时，以言自出，渠必不肯为。余与爽秋，素无爱憎，其子力为辩护，吾意欲为乃考作两庑豕豚计也。

曹君直定交之始

丙辰余在里跌伤右臂及足，不能赴馆。居停主人刘聚卿，别延曹君直舍人元忠代馆。君直善目录学，工为樊南体诗。余于九月初赴馆，君直别编《碑刻目录》，乃叶鞠裳先生新售于聚卿者。九月六日为聚卿生辰，例将余所撰寿序悬于厅事。君直捧烟筒读之，初犹微讽，继者愈高。读竟，视撰者为余，乃前揖曰："孔巽轩《戴氏遗书序》，不是过也。"因定衿契，日夕谈艺，至岁暮始别。君直集名《土室诗存》，有赠余作。

仪栈联语

仪栈初设瓜州之东，与金焦距离不远。初任总办庞际云，铃阁悬曾文正联，有"两点金焦"语。逮后移仪征之十二圩，仍悬曾联。张文襄于壬寅冬履勘仪栈，觉文正联与风景不合，举张融《海赋》"积雪中春，飞霜暑路"，命门人蒯礼卿、黄仲弢觅对句。礼卿退以属余，

余云:“莫妙于《江赋》‘总括汉泗,兼包淮湘’。”礼卿称善,云:“泗字稍欠。”余云:“《孟子》已云‘决汝汉,排淮泗而注之’,江兼统于淮,何妨!”蒯告仲弢,亦以为切。文襄自用左思《魏都赋》“洗兵海岛,刷马江洲”对之。文襄书此联,凡易十数纸。材官往来取回,然后付刻。余谓蒯:“南皮好名,好上人,如此实则不通。仪栈临江,非海岛也。江中可居曰洲,古有明训。即强名为洲,骑兵营隶仪栈,亦无马队,何刷之有?情何如我湘鄂皖赣,四岸稍有关切耶?”

王句生诗文集

仪征王句生翼凤《舍是集》十卷、《声远堂文钞》四卷,从友人假读。句生学诗于黄春谷,受文于包慎伯,与梅蕴生、杨季子、刘孟詹齐名。集中七律,酷似明杨升庵。句生以咸丰庚申殉难杭州,其兄西御及季子殉于郡城,孟詹避兵以忧死,安吴转徙淮北遇盗惊悸而卒,于是扬州风流文采尽矣。读句生集,不能无感也。

俞德渊惩改扬俗

光绪新修《两淮盐法志·名宦俞德渊传》:“扬州俗尚奢靡,德渊以俭朴矫之,谨守管钥,权贵游客皆失望,德渊不顾也。”此语隐以卢雅雨、曾宾谷为非。夫果能综核名实,游客稍假借之,穷措大塞破眼孔矣。卢曾二公盖得其意。德渊为卓文端秉恬陕甘主考所得士。文端以诖误罚钱,贷于诸门生,德渊守其俭朴,吝而不答。及文端典江南试毕过扬,德渊就谒舟中,文端置之不理。德渊暴病卒,人多谓文端示以难堪。此见梁章钜《归田琐记》。余曾与缪筱珊先生太息言此,先生即以文端典陕甘试年岁告。德渊甘肃平罗人,志作“平乐”,非也。

李晴峰之仆

仪征李晴峰先生，方在仙女庙讲学，闻黄厓山被焚事，避居泰州，门徒最盛，世遂称为泰州教。吾闻某姓童，自江宁围城逃出，先生养之为仆，懵幼无知识也。先生与诸生讲，此童窃听，稍有所悟，因此粗通文字，渐且淹贯。善烹饪，为厨师，好学不废。或遇先生怒逐之，则涕泣首伏，依先生数十年。先生没后，仆作长联挽之，泰州友人昔以告余，仅记其两末句云："徐甲发肤非己有，刘安鸡犬尚人间。"叹以为工。徐甲事见《神仙传》，李义山诗："不因杖履违周史，徐甲何缘有此身？"馀人罕用之。此仆所隶两事，恰合身分，余好语于人。晴峰先生仆，亦未可轻，恐萧颖士之庄亮，尚不如也。

张啬庵赠梅郎诗

梅伶兰芳，张啬翁一意拔拭，有过于龚芝麓、吴梅村之誉王郎者。啬翁去年有《送梅诗》云："梅郎再去南通之日，有迫即去，伸意为诗，视而送之。诗云：忽见清瘦减容光，名为身魔亦可伤。北海鹏搏千里绝，南山豹雾几时藏。愁花况奈春无主，泣血宁知璞已创。我且欲谋岩壑遁，不辞剪纸与温汤。"门人刘之泗读通州报，见张诗，问余"温汤"所出。余云仅"温汤"二字，即温泉也。之泗举全句，余曰："此张先生用杜陵《彭衙行》'暖汤濯我足，剪纸招我魂'语，改暖为温，所以便韵也。"余适因吾邑与东台争刘白两场，有书属啬翁为调人，久而不报，以诗促之，即授梅郎事入诗材云："濠阳水筑称幽居，那得无闲作报书。圭窦荜门能举契，华离荐食敢凭虚。玉川自署甘虮虱，杜老微吟足鲤鱼。怜到梅郎清瘦甚，温汤剪纸定何如。"旋得啬翁和诗，并云："前用《彭衙行》，以温字较响，故易以暖，无别本也。"以余书中问温汤有别本，故答之如此。其实古人多有改字适

韵之例，不必为啬翁讳也。因梅郎事，乃张拨余两人以诗为骑驿，遂连缀及之。

上海刘公会

余甫馆上海，每年四月迎刘公会，旗伞仪仗与寻常赛会同。刘公偶像在后，冠服翎顶，坐八人肩舆，略如督抚体制。前列衔牌不下十馀对，有道光丁未科进士等字。后考公名郇齐，河南太康人，咸丰四年署海防，同治八年署县事，除豪绅把持漕粮之弊。十年贼陷苏松，县城危如累卵，公倡为坚守。计相持数月，剿贼屡有斩获。贼陷浦东，公往御之，以众寡不敌，跃马投水，遇救免。汉奸余义政谋纳贼，公立诛义政。又斩通匪之严柄，守益固。同治元年，以全城功，特旨擢署江苏臬司，帮办军务，旋署藩司兼护理巡抚。后以母忧去官，哀毁卒。或云雉经以殉，莫能明也。母亦贤母。当大海会匪戕署知县袁公德祖，时公署嘉定，母就养，甫抵岸，亟入城，以固人心，尝训公曰："县令造孽易，修福难。"公故凛凛于母训，忠孝存焉，没后，李文忠奏请照军营病故例，赐恤十二年。绅请立专祠，此正合有功德于民则祀之义。赛会本为愚民报德之举，顷以迷信一概禁止。余恐商民不知刘公本末，略著于此。

丹徒成林奇遇

丹徒成林，自号竹隐，以郡中竹林、招隐，擅山林之胜也。少工写真如陈老莲，得自幼慧。年十七八，即以技鸣归安。严条能记成奇遇。一在金山寺时，偶玩月江际，见有小艇乘潮自至，则一妇人携两少女登岸，告成欲宿于寺。成以寺不容宿妇女，乃以己所居室让之，而于门外清坐彻夜。比晓叩户，寂然无声，乃排闼入，不见女所在，甚为异。忽于枕函边得一金钗，上缀明珠七粒，知为神女遗物，

因宝藏之。一在客山东时，某巨室招绘阖家欢图。成美丰姿，巨室女亦绝色，私悦成，成不知也。一日，巨室父兄欲他往，舆已驾来，就成絮语，女忽搴帷，见父兄在，却回，父兄略不为意，遂驾车出。成乃枯坐斋中，女忽遣婢赠成白金五十，金跳脱一，促成速行，曰："父兄回，君将不免。"成仓皇遁行三十里，闻女已雉经。严所记如此。案：此事在成，不能以诽诱责之。山东大姓素守礼法，乃使年少画师窥其妇女颦笑，揣摩形似，其父兄亦不得为无过。然成遇神女偶获金钗之报，不致有成公智琼弦超之事，神女诚不以情感累。女仙成公智琼下嫁齐北从事掾弦超，见《搜神记》。如巨室女自知非礼，而以死雪耻，勉成速行，亦自可伤。两事若经文人点缀，谱作曲剧，必足动人。吾哀成林有柳下颜叔之节，而不免于登墙掷果之嫌，色累之也，然其遇亦奇矣。

钱牧斋贡豫王礼单

国初，豫王兵薄南京，宏光出走。明故臣忻臣伯赵之龙、大学士王铎、礼部尚书钱谦益、都督越其杰等迎降。王引兵入城，诸臣咸致礼币，有致万金者。诸暨曾王佐为豫王记室，得见王铎以下送礼帖子，而传之于苏人张涀，独记牧斋帖子。前书："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臣钱谦益百叩首，谨启上贡。"计开："鎏金银壶一具，法琅银壶一具，蟠龙玉杯一进，宋制玉杯一进，芙蓉犀杯一进，天鹿犀杯一进，夔龙犀杯一进，葵花犀杯一进，法琅鼎杯一进，银镶鹤杯一对，宣德宫扇十柄，真金川扇十柄，弋阳金扇十柄，百子宫扇十柄，真金杭扇十柄，真金苏扇四十柄，银镶象箸十双，右启上贡。"又署："顺治二年五月二十六日，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臣钱谦益。"此事见王应奎《柳南随笔》。王谓："钱独致礼甚薄，盖表己之廉洁。"以上所贡观之，亦不薄矣！柳南又记："曾氏语张涀云：是日钱公捧帖入府，叩首墀下，致词于王前，王为色动，礼接甚欢。"

案，牧斋即以此夸于吴人，谓被王礼遇。大军徇常熟，所在杀戮。牧斋树帜于门，邑人争避其家。豪仆索重贿，始许入，因此获利甚夥。可知牧斋所献，颇当王意，当时固不以金珠为贵也。独不知玉杯、犀杯，皆言“一进”，不解其意。牧斋博雅，必有所本，拟俟通人问之。

蔗 菩 萨

池州崇祀梁昭明太子，自宋已然。尤延之谓水旱灾疫，祷无不应者也。今池州奉之不衰，村里赛会，舁神像，敲钲击鼓，导之出入，名之曰“蔗菩萨”。询以“蔗”字何义，人不能答。神作蓝面，貌极狞恶。然事之必谨，如妇人孺子有匿笑指顾者，往往中恶，口呙目瞤身痛诸病，如家人自投首则已。神之威灵亦赫矣哉！昔顾敏恒在池州撰《昭明庙碑》，不知此事，文中遂少一波澜。余拟赋七古一首张之，尚未暇也。

鸡汁瀹龙井茶

余甲辰客扬州，徐积馀观察以新刊胡研孙《粮储词》见寄，中有咏樊山以鸡汁瀹龙井茶词。此事新隽，可入食单。余《扬州杂诗》有：“鸡洎新成瀹茗词，才人作宦鬓如丝。江南回望长安月，记否樊山夜集诗。”咏此事也。后余游粮储署中，见茅亭上有研孙集杜一联：“正是江南好风景，每依北斗望京华。”叹为才者。然余诗先成，“江南回望”之句，与研孙联语相应，若有先兆，殊不可解。

卷六

郁华阁集

《郁华阁集》三卷，长白伯熙祭酒盛昱撰。盛昱没后，其表弟杨锺羲手写刻之，前有蒯礼卿光典序。时为光绪三十二年，蒯将赴欧洲，不知属何人代撰。余已馆编译官书局，友人见蒯序，犹谓余曰："此君所为也。"余曰："此文发端，袭有正味斋《曾旴江遗集序》，后复直钞傅季友《修张良庙教》四语，又有'钟期既逝，庄生于焉寝管'。'辍弦'尚切，'寝管'系隶何事？余前虽司蒯笔札，恐不如此之陋？"友有惭色。

谈艺琐录

张鸣珂《谈艺琐录》六卷，聚珍小字本，体仿《墨林今话》，兼录生存之人。就中为余相识四人：安吉吴俊卿、武陵赵于密、嘉兴金蓉镜、汉军郑文焯。吴、金为同社友最契。赵字伯臧，识于沈子培先生座上。同集者，朱古微、罗叔蕴、曹君直、杨子勤。伯藏与叔蕴论汉晋名陶釉色，与今不同，不知其能画也。赵寓上海马霍路，惜未往拜，乞得一帧藏之。郑一画一书，皆有价值，深自矜贵，为吴中老词人。

阄韵联句

往馆上海，李晓暾世由，招饮白克路寓舍。客有临桂况夔笙周

颐、湖南程子大颂万、湖北黄季刚侃。余到甚迟。子大倡阉韵联句，作香奁体。余得“琼”字，须用人名作对。琼上一字必仄声方洽，习俗飞琼，不可使也。夔笙窥余作微笑状，程、黄亦静默以俟。余从容书“彩伴云軿下智琼”七字，子大拍手，季刚回视，夔笙若有惭色。初意窘余，不知尚有智琼事在，为余拔山之助，稠人广坐，宜稍有所知，守之以谦，不然殆矣。

黄仲弢蓡绥阁集编辑始末

黄仲弢绍箕，没于湖北提学，遗稿散佚。端匋斋督两江日，携仲弢残稿，付江楚编译官书局坐办陈庆年，续访诗文，延友编定，畀以二千元，不足则以官局经费济之。余局员也，名为帮总纂，应隶总纂缪艺风先生教下，陈为坐办，公然以僚属视余；则长洲朱先生孔彰，亦在威胁之下。陈既任续访，无计搜葺，延友又无相当之人，且须分其润金，谓余可以虚礼诱也。一日闯入余室，问曰：“仲弢遗箸，有可访否？”余曰：“袁爽秋《于湖题襟集》有仲弢诗文，《樊云门诗集》附有仲弢诗，孙仲容《墨子间诂》，记有仲弢跋，诸书余皆有之。”陈称善，即持馀稿，属余编入。其《题李文石大明湖图》，已列前稿，抄者误将“白雪夫于”，写作“白雲夫子”，余为改定。又改“阙特勒”为“阙特勤”，“褔本”之“褔”，即古“副”字，考见《匡谬正俗》，而前稿作“福”，经某君改为“副”，不知有从衣之“褔”也。《寿许仙屏诗》“小波”，余改为“坡”。陈又属他友覆勘，复改“勤”为“勒”，改“褔”为“副”，余乃正色告之，始定。仲弢妇弟张黄楼观察致书于陈，询黄集定否，陈复书言延友访辑，尚须多金，乞加筹数百元，不足由某自任云云。此在匋斋移直督后语。誊写书记吴某，余时周其乏，知黄集为余搜录，窃其书稿视余，似有不平意，余乃知陈干没如此之巨，后晤黄楼上海，仲弢集卒未刻，而不知有此一重公案。“蓡绥”训大，东瓯人语，义见《方言》。

鲁通甫先生入国史文苑专传

光绪壬午癸未间，史馆议修儒林、文苑、循史等传。山阳潘德舆，入文苑立专传，鲁一同、孔继鑅附焉。鲁与潘为友，孔则潘之门人也；史馆误与孔列，鲁氏后人，窃为不平。李莼客极重通父议论，曾摘其文入笔记中。赵次山领清史馆，缪艺风先生为纂修，任儒学文苑传，余言之艺风，通父宜别立专传，艺风然之。此语偶传于通父之孙字志刚者，诒书问余是否。艺风已逝，余从缪世兄子彬乞得艺风拟传寄志刚，即据以刊通父集前。余未见清史定本，艺风之稿，即作横云山人史稿观可也。余好通父文，谓善学范蔚宗，故思报之如此。

陈兰甫先生赏识于晦若

贺县于晦若式枚，出游广东，时方年少，往谒兰甫先生，大加赏识，赠诗云："桂海奇才出，神锋不可当。"此沈子培先生告余者。余识晦若于艺风座上，极口诋项城，诵范蔚宗《后汉书》书法以相譬况，其神锋颓然不可见矣。

康南海公羊之学

世传南海以公羊之学，昌言变法。沈子培先生告余云："君知南海研究公羊所从起乎？"余云："大约由龚定庵以上溯刘申受学术耳。"沈曰："南海入京，几于每日见顾。余自译署及刑部画诺归，疲倦异常，南海已在座，乃言：'今日困极，不能奉陪，廖季平适寄著书来，可持回视之。'南海以此心醉公羊，由季平之书导之。"余因云："外传王湘绮言'南海康某乃我再传弟子'，殆以此故？"沈曰："然。"

李爱伯先生

会稽李爱伯先生慈铭，庚午举人，庚辰进士。其座师房考咸尊为爱伯先生，而不敢以师生礼抗。爱伯亦狎侮不顾，老辈阳敬之，畏以得罪一士，首为之倡，其名声之慑人如此。官御史日，一弹顺天府尹孙楫，威胁东路同知郝联薇，致令自尽。一参费念慈某事，台规顿肃。而于李少荃相国，不无微徇，人亦谅之。爱伯甲戌会试，以试帖诗十韵被摈，卷出王益吾先生房。缪艺风先生言爱伯遇科第显贵，务摧抑之，不为礼。若后门寒素修谒求进，无不款款虚己，与谈诗文要妙，且设食相待，为之吹嘘，不遗馀力，正其兀傲不群处。世人但以骄嫚目李，过矣。爱伯日记百许册，经蔡孑民先生募印；尚有若干册，为樊云门匿而不献，或云中有诋张文襄语，涉及樊山。又云樊山改名他师，于樊极不满，此疑案也。爱伯人兼狂狷，与狭中护前者绝异，今世亦难得此人。

南京鸡鸣寺豁蒙楼

张文襄再督两江日，属黄华农方伯，于鸡鸣寺东，伐去丛木，建楼其上，俯临台城，以览玄武湖之胜。楼成，文襄署扁曰豁蒙楼，取杜《八哀诗·咏李北海》云："朗吟六公篇，忧来豁蒙蔽。"不知文襄于义何在？余于光绪乙巳六月十九日夜，偕合肥刘访渠泽源、殷孟樵晋龄登鸡鸣寺，东蹑此楼。见后湖灯火，灿若繁星既而微月渐上，极视后湖，深绿浅白，尚可仿佛一二。次日余赋七古一首，有"台城北负山陂陀，鸡鸣高揭争嵬峨"句，又云"万柄荷香不入城，窈窕一川花事歉"。蒯礼卿观察极赏此诗，且朗吟荆公诗"扶舆度阳焰，窈窕一川花"证之。余与梁公约、吴温叟、李晓暾，召集艺风先生、况夔笙、王道农、刘龙慧，宴于此楼。时值亭午，后湖明丽如画，荷花亭

亭，高出水际，与夜游迥异，楼名“豁蒙”，其庶几焉！

吴子修先生悔馀生诗

子修先生逝后，令似絅斋寄先生《悔馀生诗集》，中有与余赠答之作，又为余序《游杭诗录》。先生为王益吾先生乙亥典试浙江所取士，欲与余认同门，余不敢当。先生诗庄严典重，音律谐畅，无诘屈生涩之病。冯蒿叟序述先生论诗云：“所贵乎诗者，率吾之真，与其身世所遭，曲以导之，沈挚以宣之，蕲与古作者相符契。若今之治诗者，祧唐祖宋，务为奇涩幽怪，上夺西江黄陈之席，或曼衍其词，出入玄释，若可解若不可解，以簧鼓聋俗。之二者，匪唯不能为，亦不欲为，凡君所言，雅与余合。”云云。此语似为举世崇尚散原派及定庵派者，痛下针砭。子修、蒿庵，皆散原同年生。蒿庵素谦，揭之务尽其态，殆将死之鸣，为世人正告之，使后世勿谓当时无人持正议也。

扫叶楼联语

扫叶楼在江宁清凉门内，即龚半千隐处，楼上画扫叶翁像。山势极高，与南唐翠微亭相接，南望可望牛首隐于云雾间。往与友人刘访渠、殷孟樵登此楼，曾集句为联云：“四禅隐岩曲，双阙似云浮。”蒯礼卿极赏之。访渠任书，卒未果悬。至今思之，似不可无此联也。

赵秋谷比苏子美

赵秋谷以国服未满丧燕客，演《长生殿》剧罢官。苏子美因进奏院神货，拆封纸钱，召馆阁同舍共宴，集优伶女妓为乐，经言者论劾

去职。秋谷以常熟赵某不在招客之列，怂恿黄给事上章，兴此大狱。子美亦以李定求预剧会，子美不纳，定腾谤都下，致御史刘元瑜希合弹奏，坐客皆斥，梅尧臣亦在其内。秋谷坐客，亦遭对簿之辱，且有贿免者，查初白亦在列。子美年四十馀死，秋谷年逾八十始卒。两事遥遥相对，而进奏院事，人罕传之，余特合举，为当年朝士隐有所忌。少年新进，不可轻触其锋，而一蹶不振也。

曾国藩言论不合

《曾文正公日记》论近代博学家，言其中为人者多，为己者少。顾亭林、江慎修、王怀祖、方望溪、姚姬传、朱可亭、秦味经为己。阎潜邱、戴东原、段懋堂、刘海峰、纪文达、阮芸台为人。详案，此等议论皆头巾气。若言为人，谁非为人？为己，谁非为己？且学术本以溉人，己何预焉。文正此语不合。

吴縠人垂老集稿

縠人先生《垂老集稿》，藏于高邮宣氏。后有阮文达跋，言："縠人先生馆阿文成家，余时在京，先生时有教益之处，为人泣下，人不知也。"案文达此跋，在予告归里之后。尝质此于缪艺风先生，谓文达当时，疑必有援之入和致斋门下者，縠人以不附和故，阿文成延为其孙那彦成师，文达又得縠人之教，皭然不滓，为世名臣，宜追思为之泣下也。

近代诗人四家

近数十年来，海内所称道之诗人，樊云门、易实甫、陈伯严、郑苏堪四家，如四大宗。然亦据科第声势，故相捕逐，未必真得四人之

精诣也。樊由庶常散馆知县，受知于张文襄、鹿文端。易实甫为故方伯之子，早捐道员，才气无双，有龙阳才子之目。陈以公子著称，后举进士，与乃父幼铭中丞同为党魁，康梁新学，提倡在先，得名最重。郑好谈经济之学，诗亦刻挚豁露，与上三人不同，其后驻防龙州，官至方伯，而诗名益大。几于妇孺走卒，无不知有四人名姓。少年后进，有才华者学樊、易；锻章炼句，语必超奇，则学伯严；议论闳深，洞胸达腋，务尽其致，则学苏堪。樊、易之派，盛于北方；陈、郑之派，嬗于东南。四人与余皆有渊源。余诗体与樊、易不近，亦羞为之。陈谓余为学人之诗，郑许余诗，皆余所不经意处。实甫游山诗最佳，而以五古为胜，其七律对仗愈工而愈无理。樊山七古，为梅村之云仍，隶事喜使赵宋以后，取其纤仄嵬琐，琢句不外刘长卿、姚武功及南宋四灵体，苦无变化。若邓弥之先生五古，王湘绮之七古，曾无人寓意于此，以为四人所囿而不能自拔也。

两 野 狐

《法苑珠林》五十四有言野狐事，其一野狐捕得一鹰，复见河鱼，舍鹰拾鱼，鱼既不得，复失本鹰，贪捕其两，不得其一。又摩纳诵刹利书，有一野狐，住其左右，专听诵书，心有所解，作是念言："我解此书语，足堪作诸兽中王。"前为不知足戒，后可为不学者勉。

吴 挚 父 文

吴挚父文，新出东洋皮纸本，蒯礼卿观察购两部，以一部寄江宁余书斋中。蒯自十二圩差次回宁，即请余谈，曰："挚父文何如？"余曰："难言之。"蒯问故，余曰："姬传先生论文不可缺者三，有考据在内，挚父于考据特疏。"问："何以征之？"余举《潘星斋侍郎神道碑》"道光丙午典云南试，与滇督阮文达，赋诗相倡和"，文达已于道

光戊戌予告，丙午正其在籍重赋《鹿鸣》时，何得如吴云云？蒯不信，命仆取吴集至，览毕叹曰："那么不是。"余因曰："今之工古文者，往往如是，不足为怪也。"

汪容甫文笺

余好汪容甫文，因有《容甫文笺》之撰。友人每举汪文中隶事相诘。光绪辛巳，馆淮扬道署，上元周左麾钺，问《广陵对》"忠孝存焉"有本否，余曰："见《蜀志·诸葛瞻传》注。"丁巳充江楚编译官书局帮总纂，坐办陈庆年好倾人以为快，一见即问汪容甫《自序》"目瞑意倦"四字所出，余曰："见贾公彦序《周礼废兴》。"幸不为其所窘。戊午客上海，晤仪征刘谦甫富曾。余偶言汪文如《黄鹤楼铭》"桃花浔水，秋月春风"，似无典实，尚出《南齐书·良政传序》。谦甫遽惊曰："此先兄恭甫名寿曾。矜言独得者，不谓君已知之。"又如《自序》"受诈兴公"，见《世说·假谲篇》，余于严冬拥被观书得之，亟起书于日记。孺人赵云珠掣余足曰冷，余不可。曾著此事于丛录序中。后二十馀年梅县古君公愚补笺汪文，于《广陵对》、《黄鹤楼铭》两事，皆能注出，但引《南史》，未著《南齐》，稍异耳。

三 国 演 义

《三国演义》一书，风行海内，世人几疑为正史中有之，非稍知读书者，不能辨其真伪。即论关公一节，赤兔马为吕布良马，当时有云："人中吕布，马中赤兔。"见《三国志·吕布传》注。此马无归关公明文。秉烛达旦，明潘辰鉴断指为关公之大节，《蜀志》关传亦无之。胡元瑞《笔丛》，诋潘氏为俚儒，是也。周仓亦并无其人，元人《关庙碑》有"骑赤兔兮从周仓"，可知相沿已久。苏东坡言"小儿听稗史，闻曹操败则喜，蜀先主败则戚"，似此书已有平话流传宋代，特非今

之演义耳。

邬友仁

张燕公撰《虬髯客传》，瑰奇恣肆。其言唐文皇裼裘而来，神气扬扬，貌与常异。虬髯默居座末，见之心死。以杜甫《赠表侄王砅砅古厉字。诗》"秦王时在坐，真气惊户牖"证之，疑为实事。自是海外扶馀王遂著人口。阅《崇明县志·杂志门》引《听雨轩赘记》，又有虬须一事，文字亦雄伟可喜，具录之云："总兵俞公大猷镇守松江时，将出操演，兵马俱候于教场。忽有长身虬须人出入行伍间，管队者呵之不止，众兵群殴之，其人旋转一挥，兵仆地者数十。未几，大队四合，其人夺一棍，拦挡冲击，众皆披靡。公至，询知其故，立马与语曰：'汝武艺如此，乃轻身与若辈较短长耶？'问其姓名居址，答曰：'邬友仁，崇明沙人，父客金陵，将往省之。渡海飘风至此，闻操演，故来一看耳。'公心异之，坐演武堂，试以兵器。邬嫌器械轻难舞，强之才举手，枪杆折矣。公所用槊，重四十馀斤，令试用之，邬入手，亦微若有不足者，遂持而舞，寒风如箭，周数丈地，人无敢立，咸亟称之。公问其'欲仕乎'，曰：'官大则可，小则不能'。公即授为千户令，随营操演。邬言行李在船，欲往取，公给以马，使四卒随往。邬上马，马脊折，遂步行，卒四策马追之，终莫及。至海边见一大船，泊于外，一小划距岸二丈，有二人在，邬一跃，即登其上。遥谓四卒曰：'吾宝山兵也。以微过为主者所黜，往来海上者二十年矣。今为某岛主，闻此间兵势精严，特觇之。汝本官拔我为千户，可谓识人，然我俯首总兵之门，曷若海外称尊之得自由乎？吾逝矣，为谢俞公。我当遍告同辈：终渠在任，决不敢一矢相加，以报知己。'言讫举棹如飞，将及大船，船上百馀人齐出匍匐迎迓，遂扬帆东出。四卒回告，公惋惜者累日。公镇松十馀年，海上果无烽烟之警。其七世孙昌，时官梧州守备，以手书日记示余如此。"以上俱《赘记》语。案《明史·俞大猷

传》，官苏松副总兵，旋为浙江总兵，首尾仅五年，往来剿倭，疲于奔命。所言“镇松十馀年，海上无烽烟之警”，多不实，言出自大猷日记尤非。所言邬友仁，亦不过汪直、徐海之流耳，文人故张之。吾特据以续燕公传，作小说传奇观可也。传奇为唐人小说之一种，非今之传奇。

云南曲靖府汉李膺碑

贵池吴铭道次尾之孙。有《曲靖观李元礼碑诗序》云：“碑在曲靖之南里许潇湘江中，有篆书‘李元礼’三字，仿佛可辨云，尚有‘汉光和五年’等字，今剥蚀尽矣。《后汉书》‘侯览狱起，膺诣诏狱拷死，妻子徙边’，《皇舆考》‘曲靖府城南有《李元礼碑》，相传李膺因党祸流妻子于此’。曲靖蜀汉时兴古郡，介牂柯夜郎。自宋以后，滇为段氏所据，声教阻绝十数世。从前规画，无不风飘烟散，知烟没者多矣。而此碑岿然独存，当为传信无疑。此碑习为土人所祷卜，水旱疾疫，有求辄往。守令以春戊祭，著之祀典。”案：吴氏所举甚奇。检《一统志·祠庙门》有“李元礼祠”：“在南宁县南三里。城南一里有古碑，上刻古篆，有‘汉光和五年闰四月十五日’、‘汉李膺’等字，馀不可辨。相传党锢之祸，流李膺妻子门人于此，岁于二月戊日致祭。”与吴序略同。吴氏游滇，在《一统志》未成之前。《一统志》仍有“汉光和五年闰四月十五日”字，吴氏亲观，已云剥蚀。《一统志》当仍旧文。此碑王述庵《金石萃编》、桂未谷《札朴》、《滇游续笔》皆未及。吴云潇湘江，据《一统志》，南宁县南有潇湘江，上有桥，明景泰中建。

招帖古名零丁

今之寻人招帖，登报具其形状，此在古名零丁。《太平御览》五

百九十八文部，有“零丁”一门，载戴良字文让，失父零丁曰：“敬白诸君行路者，敢告重罪，自为积恶致灾，交天困我。今月七日失阿爹，念此酷毒可痛伤，当以重币缯用相赏，请为诸君说事状。我父躯体与众异，脊背伛偻卷如蔵。唇吻参差不相值，此其庶形何能备。请复重陈其面目，鸱头鹄颈猎狗眼，眼泪鼻涕相追逐，吻中含纳无牙齿，食不能嚼左右蹉，似西域骆驼。请复重陈其形骸，为人虽长甚细材，面目芒苍如死灰，眼眶凹陷如米羹杯。”词古意真，长短句杂错，如《荀子·成相》、史游《急就》，以为后世莫能仿也。朱竹垞先生《曝书亭集》，为陆进士寅作零丁以访丽京先生。先生名圻，自南浔庄氏史狱赦出后，遂托为浮屠道士，遁迹不反。其子寅既举进士，往求其父。竹垞仿作云：“寅也敬白零丁尺半纸，敢告行路诸君子，有父有父，一去故乡，不知几千里，日月逾迈二十五年矣。请说躯体颜面皮，轩眉广颊丰两颐，口辅鬑鬑微有髭，去时牡齿尚未落，肩胛颇亦肥。平生不怒多笑嬉，目无邪视头无倛，周尺一寻长过之。请说裳衣少新制，大布宽袍泪长渍。带断续绝衫裹臂，孙孙子子虮虱萃，有时扪之掷在地。两裆敝绔双足扉，寒肌生粟暑生痱。婆留乡语听易分，间以经术词纷纶，至若说《易》尤专门，方州蔀家味义根，囊中口谱可等《金匮》文，方不自秘恒活人。不昧财，不逐祸，缁衣黄冠无不可，惠而能以消息闻，为德者君报者我。”此足配戴良，而雅丽过之。今之招帖，无人肯效此体也。

李竹懒记奎基法师事考

李竹懒《紫桃轩杂缀》云：“奎基法师，尉迟敬德之子，年十八，有膂力。每出以三车自随，一载醇酒清馔，一载女乐十馀人，一载兵器，而自与锦袍花帽以骑从。所欲留处，纵饮至醉，拥女乐遍幸之。而后与壮士运矛挺槊，博刺自快，率以为常。玄奘法师自西域取经回，欲立贤首宗旨，而难其堪授者。一日请于唐文皇曰：‘大唐国中，

能承我法嗣者，尉迟子耳。'帝命敬德令依奘剃落，奘为开示数语，即尽弃其习，而精研宗乘。今相宗诸秘奥，皆其所披析也。然性廓落，不知有戒律，饥则恣飨，饱则鼾睡而已。一日行脚买牛肉啖之，而挂其馀于锡端，至一刹，乃宣律师所住也，留三宿别去。宣律受无供，不御人间食，至是天供三日不至，奎师行，复来，宣师曰：'日来为粗行者腥秽所触邪？'供者曰：'我辈岳渎小神耳。两日闻来刹有大乘菩萨，四洲大力神王，色欲界主，咸在拥护，故不敢唐突。今幸其行，始得修敬。'宣律为之三叹。久之曰：'我不能也。'而奉律益严。”竹懒言：“此段话，闻之海上老僧休如，与渠谈于龙井，不知出何藏何函典，但觉雄迈历落之气，可以壮人胆骨。”以上竹懒语。余读竹懒此记，颇留意法师之为人。考宋赞宁《高僧传》，有《京兆释窥基传》，即法师也。传以鄂国公为窥基诸父，与唐《基公塔铭》“伯父鄂国公”合，“奎”“窥”声近，竹懒作“奎”得之耳闻故也。传言：“基神悟精爽，奘师讽之出家，其父曰：'伊类粗悍，那胜教诏？'父虽然诺，基本强拒，奋然抗声曰：'听我三事，方誓出家，不断荤血。'奘先以欲钩牵，佯而肯焉。行驾累载前之所欲，故关辅语曰三车和尚。一云行至太原传法，三车自随。前乘经论箱帙，中乘自御，后乘家妓女仆食馔。”此休如述于竹懒所本。惟赞宁盛诋此事为妄，盖卫彼教之言。生自将家，年少骋侠，容有此事。自休如述之，更觉奕奕有神。世传《济公传》，一经附会，几于玄之又玄；如以基公事演之，其豪概固胜也。

龚定庵葛裙词

定庵诗词，言言典雅，如王谢大家子弟，咳唾顾眄，皆异流俗。吾最爱其《葛裙词》，有裨风教。凡咏事者，宜以定庵为法。世人摭取故实，皆在耳目之前，犹屎溺也。序言：“江东某大姓以祸死。宠姬十辈，挟金珠散去。一婢坚不去，尝着葛裙，人以葛裙呼之。自言

主人常以被酒一召我，我誓报之。豪家吞其屋，葛裙奉木主，卧一室坚守，力不支，绝粒毙。豪愍之，扃室，并其主瘗焉，曰还我一块土。词云："君家花月笙歌，葛裙那许陪宵宴。啸如鲁柱，才如窦锦，遇如班扇。蓬鬓慵梳，蛾眉怕妒，天寒谁管，平生已矣。春风一度，恩歇绝，何曾怨？一夕仓黄家变，抱琵琶，倾城都散，雍门琴碎。雀台香烬，西邻墓远，块土争还，芳魂永守，秋磷如电。史家柱叔敖公，千载下，今重见。"定庵隶事之工，如右殆无一寻常语，末用柱叔敖公，表言葛裙仅承主人一幸，而报之一死，尤为确切。今检《列子·说符篇》，具载之，云："柱厉叔事莒敖公，自谓不知己者，莒敖公有难，柱厉叔辞其友而往死之。其友曰：'子自以为不知己故去，今往死之，是知与不知无辨也。'柱厉叔曰：'不然，自以为不知，故去，今死，是果不知我也，吾将死之，以丑后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。'"此事甚僻。王渔洋《国士桥诗》，昔举此以愧豫让；今定庵之咏葛裙，于事更合。

阮　梅　叔

阮梅叔亨，云台太傅之从弟，以副榜贡生终。晚年好善，爱修补旧书，每至街市，从一奚奴，背布袋，内置钱物，得旧摊残本书籍，补治完好，阙卷少者，为之补全，钤以名印。乱后余见数种，有"阮亨梅叔"印，及"阮二"、"仲嘉"各印。

黄漱兰先生

漱兰先生，为余入学受知师，蒙取第一名，覆试试题"杨柳依依解送行"。时乙酉科试，先生差满将还朝，此题及考吾郡拔贡诗题"他时倘忆种花人"，皆有留连惜别之意。余诗云："金城怜再到，霸岸惜长征。"先生密圈。先生以侍郎降补通政，旋告病，仍寓京师，犹

领袖后进，坐客恒满。甲午出为信陵书院山长，复主江宁安庆书院，皆未久辞去。当先生过芜湖时，袁爽秋官此，迎先生入署，欢宴竟日，请吕君佩芬、汪君宗沂作陪，皆先生年侄。先生每遇皖人，必极诋李文忠，吕托病不赴；汪为中江书院山长，谊无可辞。先生举酒属汪曰："仲伊先生，请进一杯。"汪作色曰："年伯如此称呼，不敢当，将年谊不认乎？"先生曰："因君学问好，故尊之。"又问曰："仲伊贵同乡李合肥为何如人？闻君客其幕府数年，必深悉其人。"袁恐先生辞厉，乱以他语，辄命进饭。先生大呼："爽秋！君乃不许我吃酒邪？"袁窘甚。汪进言曰："年伯校士各省，闻出试题甚佳。"先生曰："唯唯。"汪曰："年侄客李时，亦有一好题请教，为'知虞公之不可谏，年已七十矣'。"先生抚掌曰："妙！妙！"因尽欢而散。后袁谢汪曰："非君不能解此围。"先生没后，余有诔寄仲弢编修，属告先生影堂之次。仲弢壬寅客江宁，犹向人称之，欲荐余入两湖学堂，余以业有馆辞去。今摭先生遗事，惜其父子，皆不可复作矣。

吴山尊录汪容甫诗

全椒吴述庵承志，求余撰其祖父墓志，文成寄去。述庵以书来谢，并缄吴山尊学士手录汪容甫遗诗一叶，以余好汪氏学也。诗凡七首，一《晓发三山矶》，二《宿龙江》，三《旅食》，四《客散》，五《邗沟夫差庙》，六《以园蔬奉山长作》，七《过奉申里》。检容甫遗诗刻本目录，无《晓发三山》一首。吴录容甫自跋云："仆早工选体，又尝好为歌行长句，耳食之流，遂谓中不能为格诗。今为同舍郑健堂书此。清和洗炼，何异古人？耳食之毁誉，亦何足道？正柳仪曹所谓若病乎己者也，其亦劳甚矣。汪中书。"案：格诗，律诗也，王阮亭、卢抱经两先生有考。

全唐文版

《全唐文》编于扬州阿鹾使所，延聘者有刘金门侍郎、吴穀人祭酒、孙渊如观察、吴山尊学士、洪桐生太守等，凡二十馀人。刻成版存扬州。每版厚六七分，皆刻一面。当时物力之丰，不惜巨资，成此盛业。兵燹后，此版尚存。方子箴运使请开淮南书局，曾属提调某运判，修版补印，叠经数手，将版砌于屋背廊下，层累如墙垣，余于甲辰，随蒯君光典客扬州花园巷安徽会馆，同事山阳段君朝端、合肥殷君晋龄，各有访书之癖。一日步至别室，见书版堆积，高与屋齐，取视之，《全唐文》也。亟言诸蒯，商之思新甫运司，各捐资修补，已定议矣。蒯属余等，先检原版，取其应修者，别置一处。余与两君亲查，咸腐窳，叩不成声，拉之随手辄尽，相觑叹息，白蒯而罢。计版应仍存安徽会馆，以不堪供爨，宜无人过问也。

张子开书桃花源记

合肥张子开文运，博雅工书，文章行谊，冠绝一时。余未识子开时，见子开与吾友刘君泽源书，用笔宛转，谓刘君曰："子同县有此人，是淮肥间气所钟也。"刘以书告张，惊为非望。由是互通书疏，不异面谈。余甲辰客扬州，以素纸乞子开书，未几寄来扬州，余展卷，见所书为陶公《桃花源记》，此记"欣然親往"，宋本皆作"规往"，余私意谓张君必不误书"親往"。若误"親往"，张君虽博，尚差一筹。亟收卷观之，果"规往"也。后语张君，吾辈定交，乃藉雠校异同为羔雁。如有续王丹麓《今世说》者，不且添一故事邪？

舒铁云王仲瞿

王仲瞿为舒铁云姨子。仲瞿之文，铁云之诗，皆野狐禅，败乱人纪，然当时化之，后世宗之。《烟霞万古楼文》及《瓶水斋集》，屡经翻刻，信乎人情厌古喜新。卢仝之诗，樊宗师之文，尚有注之者；王舒派自在天壤，特非正宗，如摩登迦女之淫咒摄人，阿难戒体几为之毁，幸有佛力导之，涕泪皈依耳。近世佛力较狭，年少阿难，趋向宜正，又当谨随文殊师利，参维摩诘不二法门也。

陈散原评樊易两君

陈伯严吏部，余癸卯以后旧识也。余亡友泰州袁君衎，往自天津回，矜言于余，方今能为诗古文者，义宁陈君是也。余因此识陈君，迭有酬答，见于散原诗中。陈君诗宗西江，标举兴象，孳甲新意，妙罄言诠，而不堕入南宋诚斋后村一派，在当今为药庸腐清隽上剂也。游谈所誉，造作为程，宗仰陈君者，固不易其辞也。恩施樊君云门，汉寿易君顺鼎，从实处入，与陈异辙。陈之沉思苦吟，视樊、易之速藻，亦有间焉。陈戏语实甫："君与樊君胸中，有作诗机器。"余于江宁愚园之集，预闻此语，推为雅谑。樊、易与余，俱有一面之识。

鲁通甫自定文稿

山阳鲁通甫先生《类稿》，仍晚年自定。余闻之徐遁庵先生云："先生晚年，冬日炽炉炭取暖，命其子蒉取文稿，朗诵一过。先生默听曰可，则命存之，否则撕毁投火中，蒉力争不可。迨定本成，先生神识昏瞀，不复能核是非矣。"《类稿》刻资出汤敏斋太常修。太常求

为《文端公神道碑》，访于吴稼轩先生，吴以通甫对，文成，太常甚喜，为刻其集，并制序焉。通甫文善学东汉，雄骏驱迈，自成一队，虽曾文正亦重之。上元吴云字石公者，自矜能为古文，遇稼轩先生之子温叟于座，询其乡贯，曰："贵乡有鲁通甫，也算能为古文。"吴愠甚，屈于座客，默不与较。后以告余，余曰："石公可谓蚍蜉撼树不自量者也。"由今观之，人知有通甫而称石公者少；越数十年，虑石公将沦于狐貉之啖，通甫之文自凛凛有生气也。

高 鉴 之

余侨盐城，所友事者，陈君惕庵之外，有高君鉴之名镜蓉，盐城岁贡生。王逸梧先生视学淮安，鉴之试古学，据吴仁杰说，考张释之为廷尉年，列第一。茂名杨蓉浦提学，尤赏鉴之，邀入南菁书院，时以山阴甜酒及金华兰薰饷之。鉴之自伤其老，无以酬杨。攸县龙侍郎湛霖，按临江苏，值考拔贡年，鉴之列前茅，侍郎宴诸生，观其齿貌，预为选拔地。阅鉴之册籍，年几五十，已开名单，复将鉴之名圈去。鉴之郁郁，授生徒，余大儿及其门。鉴之以寒疾五日卒，年五十一，时光绪甲辰也。鉴之体如笨伯，能背诵韩集、杜诗，熟精两《汉》，说之靡靡可听。善为史论，有数篇，刻入杨溥雨提学试牍中，余从其弟求之未得。鉴之馆于镇中，假僧寺为精庐，集杜句署门云："欲得淮王术，真随惠远游。"书规平原。鉴之没后，余过寺，见此联，戒老僧勿毁，僧守之数年。今春见之，已揭去，无复踪迹。髡徒败人兴，并此区区，不为吾友传之，吾有负鉴之矣。

陈兰甫先生冒籍弟子

番禺陈兰甫先生，为学融会贯通，不争派别。读其书，使人之意自消。粤中高材，出游四方，皆以曾事陈君，矜为标识，人敬之有加

礼焉。余于光绪己亥馆盐城，邑令有粤友来访，沈其姓而忘其名，自称为兰甫弟子，友人馆某令署，知余欲闻陈先生遗事，导之来见。余喜甚，治具假僧寺款之，尽一日欢，听其言论，多市井计簿中语。余持陈君他事质之，噤不能答。问其年，核以陈君卒时，渠不过七八龄耳。既无杨马之才，焉有孔融之对，恨为所绐。友人怪余好事，至于见诳。余冀得一真，迄不自悔，今日思之，不觉失笑。树有木居士，佛有稗沙门，此沈某者，木与稗之类也。

黄仲则诗

乾隆常州诗人，当时盛推黄仲则。仲则有朱竹君、王述庵为师，有洪稚存、孙渊如、武虚谷、戴东原、汪容甫、李南涧为友。百足之虫，至死不僵，附之者多。致仲则诗，有溢美之言，非公论也。仲则诗，世所极称者，《前后观潮行》、《太白酒楼歌》。《前后观潮》参以议论，托体不高。《太白酒楼》“楼中节使文章伯”，语与题溷，惟“是时江上同云开”四句稍胜，其馀未见佳处，不解炅思亭乞梁山舟书此，刊太白祠壁，岂非稚存状仲则，扬之过甚邪？仲则诗自以五古为上，七古次之。律体亦染《吴会英才集》派。《都门秋思》四首，相传毕秋帆见之以五百金资仲则者，诗亦平平无奇，惟《送张大还扬州》“春水方生君速去，大江东下我西行”，暗用《三国志》注及《北史》孝武帝语，为自然高妙，而世顾不称之，何也？余于癸未居忧里中，曾点勘仲则诗一过，故能言之如此。

黄小松摹赠武虚谷像

武虚谷魁梧卓荦，焦里堂《雕菰楼集》能言其状。钱唐黄小松，以金乡石室中汉人像有极似虚谷者，摹之以赠虚谷。今《授堂全集》前冠虚谷像，即黄所绘也。余复倩友人摹一幅，装潢悬于斋壁。

虚谷奇男子，见其像使人不敢生苟贱之心，妄自菲薄。纪文达笔记言有蓝田叔画陶渊明图，神似某君，某因乞去。与武事颇相类。

江艮庭先生不习楷书

江艮庭先生声，不习楷书，俱用小篆。曾见先生《与焦里堂书》，同《王西庄书》，合为一册。光绪癸未，在扬州□司街刘姓书店，见之索价二元，时无以应，至今日论值则数倍矣。案《吴志·张纮传》裴注引《吴书》："纮既好文学，又善楷篆，与孔融书，自书。融遗纮书曰：'前劳手笔，多篆书。每举篇见字，欣然独笑，如复睹其人也。'"今见先生与焦书，善效张子纲，如王高士之于顾亭林也。先生书药方亦用小篆，市人不识，改用隶书，亦不识。先生叹曰："隶所以便徒隶者，乃亦不识邪！"先生有篆书《释名疏证》，毕秋帆制府刻之。

七品官归田故事

朱竹垞先生斥出翰林，为学士牛钮所劾，后补原官，再罢。长州韩文懿公菼谓人曰："吾虽贵为尚书，何如秀水朱十，以七品官归田，多读数万卷书？"此语人艳称之。江阴缪艺风先生，昔在史馆，与掌院徐东海不合，投劾自免。镌一小印曰"以七品官归田"，钤于书籍之上。余叩得之，欲赋一诗，以备词林掌故。今追纪其事云："七品归田昔所称，金风故事艺风能。弹文私幸无牛钮，物论终嫌附孝征。日下著书同轨辙，吴中读画辨淄渑。摭言嘉话皆千古，休道流传出爱憎。"案竹垞《咏古》第二首："海内文章有定称，南来庾信北徐陵。谁知著作修文殿，物论翻归祖孝征。"隐诋高澹人，由是为其所挤。艺风在国史馆，亦有忌之者。竹垞著《日下旧闻》，艺风亦纂修《顺天府志》，于京师坊巷考定尤详。竹垞当宋牧仲开府吴中，往来苏州，辨别书画；艺风于溧阳署抚时，即为之评书估画，及为江

督，艺风且为之撰《销夏记》焉。前后略无不合。若附之定保《摭言》、韦绚《嘉话》，必不以出爱憎之见也。

药裹慵谈

责任编辑　周　骋

装帧设计　郭宝林



ISBN 7-80643-273-6

ISBN 7－80643－273－6
Z·19　　定价：6.50 元